藝文洋海

7

1977

華山仙掌峯（國畫）　　任真漢作

利銘澤典藏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9 2026

海洋文藝 第四卷 第七期 目錄

封面設計：夏果

元散曲家張可久（下）（評論）　羅忼烈　二

聶華苓和《失去的金鈴子》（評論）　葉如新　三

魯迅留日的事蹟（譯文）　（日本）細野浩二作　岑春草譯　四

初識魯迅（譯文）　（日本）增田涉作　林桐譯　一〇

漢賦與賦家（文學講座）　思嚴　二六

意大利的朋友們（旅行記）　何達　三

非洲幾個國家的出版事業（非洲文訊）　柳玲依　一〇〇

藤森成吉逝世及其他（日本文訊）　岑春草　三

每月茶座　藝術作品中的「我」與「他」　白繁茹　四五

真實的細節　章玉　四六

談恐懼（雜文）　錢歌川　九四

嫁不出去的女兒（上）（中篇小說）　金依　三八

虎山行（短篇小說）　劉於斯　六一
純白的苣芽（短篇小說）　海辛　七三
分歧（短篇小說）　文丹　一〇五
二房東與三房客（短篇小說）　懷儉　一一八
汽水的風波（短篇小說）　瞿明　一二五
黃媽（短篇小說）　陳不諱　一三三
懲罰之劍（翻譯小說）　李昕譯　一三七
（印度）卡華渣・亞馬・亞巴斯作

線，最好不要斷（詩）　舒巷城　八四
第一個早晨（詩）　韓牧　八八
苦與樂（詩）　浩泉　八六
堂畔漫寫（詩）　凌亦清　九〇
睡（詩）　黃花　一三〇
帆外一首（詩）　鄭遠安　一三五
新加坡河畔（詩）　康靜城　一三五
游民（詩）　黑白　一三六

月亮的奇蹟（散文）　余盈　一四
風起萬葉歌（散文）　秦松　一三
蟬鳴（散文）　唐民　一九

爸爸，我們不要你（散文）　伊犁　一〇三
鴨寮街（散文）　阿也　一一三
母與子（翻譯散文）　穆川譯　四八
（菲律賓）艾倫瓦洛・馬爾狄尼茲作

三人小品

釣魚的啓示　林楓偉　一三
點化之功　阮娓娓　一三
朝族的梨子　張茅　一三

外國文訊

索爾・貝羅再獲文學獎金　喬桑　四四
美國恐怖小說迷的活動　王迅　七二
倫敦追尋拜倫用過交椅　童曼　七五
英出版非洲小說選　郭杰　一〇二
英國家圖書館接受罕有古版藏書　童曼　一〇四
牛津大學出版巴基斯坦詩集　艾常　一一二
《大白鯊》作者新作《深深深》又告暢銷　華茵　一一七
美作家華拉斯夫婦的近作　寒濤　一一三
莎士比亞戲劇在日反串演出　艾常　一一四
印度作協出版印尼詩選　禾子　一一四

畫頁

華山仙掌峰（國畫）　任眞漢　封二
蔴坡河口與蔴坡橋畔（速寫）　育杉　封三
天外奇峯排玉筍（彩墨）　陳迹　插頁
文藝書訊　本刊　三五

魯迅留日的事蹟

〔節譯〕

（日本）細野浩二 作
岑春草 譯

譯者案：本文原著者，最近參考到「弘文學院」文獻中，有關魯迅的從未公開的資料，其重要性是無可懷疑的。其中所提供的魯迅拒赴湯島聖堂祭孔、參預弘文學院罷課，以及曾學柔道的資料，都可補魯迅年譜之不足；此外魯迅不入成城學校，著者也有推論。限於篇幅，只能譯出二分之一，有興趣的讀者，請逕讀著者原文。（細野浩二，早稻田大學講師）

魯迅留學日本的事蹟中，弘文學院時代，被認爲是「魯迅傳記中最弱的部份。正因如此，要全面寫這時期的魯迅精神面貌，也近乎夢囈。」（尾崎秀樹《與魯迅的對話》①）近獲閱覽講道館②所藏有關同學院資料的機會，得到若干魯迅關係的資料，於是，加上了這些，希望能重新追尋魯迅留日的事蹟。

領「南洋礦路學堂畢業生奏獎五品頂戴」資格，與張邦華、顧琅、伍崇學一起，作爲江南督練公所派遣的留日

學生的魯迅，抵達橫濱三日後，在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七日的信中告其弟周作人說：「不日進成城學校。」（見周遐壽《魯迅小說裏的人物》所載《舊日記裏的魯迅》）③，但在二十日左右的通信却報告了「已進弘文學院」的消息④。從這裏可窺見魯迅也是那樣，「既到日本留學，進什麼學校呢？這是一個大問題。」（吳玉章《辛亥革命》⑤）但明白了成城學校的性質，則無疑是魯迅自己所否決的，這是說魯迅爲追求「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學問，因未感滿足，心想「所餘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而作爲陸軍士官學校預科的成城學校，在課程上，對他來說，只不過屬於他自己已否定過的「兩處茫茫皆不見」的範疇（《瑣事》⑥），因爲魯迅認識妨礙「啓人智而發其性靈」的「罟獲戈矛，不過以御豺虎。」（《文化偏至論》⑦）魯迅這一認識，與清公使蔡鈞阻止希望就讀成城學校的私費生入學，因而與抗議的留學生對峙，即所謂成城學校入學事件所產生的觀感是共通的，這事件的抗議運動領袖之一的南洋公學教習、廣東大學堂顧問吳敬恆（稚暉），曾是弘文學院學生，又《宏文學院沿革》（講道館所藏文件）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年）八月〔七日〕一條說：

> 本學院學生吳景恒（「景」字照原件抄錄）與清國公使的衝突事件，因爲吳被命離境，大大的動搖了私費學生，前日以來續有申請退學者，翻譯范源廉氏亦不上班，有辭去之意，因此本日起休學一星期。

如此說來，入學未幾的魯迅，也是不能倖免於事件餘波所及之一人，但在明瞭成城學校性質的魯迅眼中，只是「不根本之圖。而僅提所學以干天下。」「以習兵事爲主。」（《文化偏至論》⑧）的抗爭而已，無疑反映出這是值得輕蔑的事件。「無聊的打諢，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這是聽「這時却正在和公使蔡鈞大戰，名馳學界」的吳敬恆「排滿演說」的感懷（《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⑨），同時可看到他對成城學校入學事件的感想。

驚邪於參拜孔子廟

且說，魯迅否決了成城學校而另選的弘文學院，以「爲清國學生講授日語及普通教育，希望培養成材」（《弘文學院章程》第一條）爲目的，是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所經營的，那兒是依派遣團體編班，魯迅與一起入學的張邦華、顧琅、伍崇學屬於日語普通科

（三年制）的南京班，又以寄宿爲原則的日課規定如下：

午前六時起床。六時半行禮。七時早餐。八時至十二時自修。

正午午餐。午後一時至五時上課。五時半至九時入浴。九時半行禮。十時熄燈。（≪宏文學院沿革≫明治三十五年十月之條）

在這樣的日課下進行學習中，「這是有一天的事情。」魯迅寫道：

學監大久保（高明）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爲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裏去行禮罷！我大吃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裏想，正因爲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奇怪。（≪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⑩）

到湯島聖堂參拜是否眞實的議論，想是沒有意思的。從魯迅「所寫的事蹟，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我怎麼做起小說來≫⑪），「大概由於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文藝與政治的歧途≫⑫）的創作態度來看，這一記叙想也有投影，弘文學院的教育理想與引起前說的可疑性，不是值得注意嗎？導致魯迅留學日本，是以義和團事件爲契機，「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西太后政府再採用的「派留學生出洋去留學」政策也是其中之一（≪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⑬），推行這一次「維新」的是西太后政府，不消說，是以那一次「維新」作爲清政權延命的基本路線；另一方面，把這次「維新」評爲清朝的「覺醒」的嘉納治五郎，以「清國的保存和發展，非獨爲清國自身。」「假若歐美諸强國爲清國的瓜分而及至相爭，與清國有脣齒相依關係的我日本國，必然掩入紛爭的漩渦，禍及我國之大，可以想見。」這樣的認識爲基礎，爲了廻避那樣的政治軍事的危機，非表明了主張「我國就從自己的利益上看，也要用力爲清國。」不可的，所謂「中國保存」論的立場，而且，於「保存」清朝政權的態度方面，認爲「儘其全力，一當有應該扶掖的機會，必須儘其全力扶掖之」的嘉納治五郎看來，西太后政府認爲有利於延續她的政權而派遣留日學生的政策，正是「儘其全力」「應該扶掖的機會」的奇貨（≪國士≫，明治三十五年五月號所載的≪清國≫）。在這樣應爲日本的利益而擁護清朝政權利益的不正當理論之下，與≪弘文學院約束學生章程≫（弘文學院學生規則）中明記的「學生必須尊重己國的政權及本院的體面」是貫徹的；不但如此，又以爲「中國是

採孔孟之道爲德育基本，日本的德育，孔孟之道也佔大部分。」從强調擁護清朝政權利益立場，至採取了「孔聖誕辰之日，晚膳時給予賀酒」的行動；可是弘文學院這樣的態度，相反地，在留日學生眼中看來，是把他們的利益犧牲於清國政府的利益的，難免不予接受。實際上，批判弘文學院爲清朝政府利益辯護的「代興教育」教育目的的學生不少，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十五日學生集體罷課所要求的，雖是爲了寄宿生生活待遇的改善，而不可忽視這根本上是潛伏着對「代興教育」批判的意識（《浙江潮》第三期所載《記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全班生與院長交涉事》⑭），在《弘文學院沿革》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之條中，列出這次一同罷課出校的學生四十八名，中有張邦華、顧琅、伍崇學，還有周樹人（魯迅）與許壽裳等。魯迅「覺得很奇怪」的到湯島聖堂參拜事，就是弘文學院「代興教育」的象徵，如文章後來所說：「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總而言之，可以說以「保存中國」論爲基礎的弘文學院的教育意識，全是爲清朝政府的「代興教育」而已。如果是那樣的話，抱着（因爲日本與中國不同）「所以到日本來」的期望⑮留學的魯迅看來，置身弘文學院，與置身清朝政權下無異，就讀於弘文學院，歸根到底，以「東京也無非這樣」（《藤野先生》⑯）一句話可以概括。順帶說明，有關留學本身的內涵而言，身爲留學生，背離母國的語言和習慣等的各種文化的範疇，而被留學國家所同化，强迫形成跨越兩國的性格，產生各不統屬的邊際人⑰的特性；魯迅所求諸與中國不同的日本，換言之，是爲求做邊際人，但清朝政權與無選擇餘地的弘文學院，明確地都是不能成爲邊際人的，於此，魯迅還要追求邊際人的位置時，必須以自己的力量設法與清朝乖離，換句話說：是設法確定自己是清朝政權中的邊際人，不消說除自律地追求日本的文化範疇，還有與清朝的實態對抗的意味。

魯迅曾學柔道

且說，據《柔道家嘉納治五郎》（《作興》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月號所載）說：「弘文學院中也建築了武館，即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年）三月，在院內建築了講道館牛込分館，收清國學生入門，並加以指導，這些清國學生之中，進昇至初段的有數名。」於弘文學院設立牛込分館，是在「代興教育」中，對決心要追求日本文化範

疇的魯迅來說，是有吸引力的；事實上，《講道館入門者名簿》「牛込分館・明治三十六年三月十日」一欄，有魯迅與許壽裳等其他三十一名成爲第一次入門學生的記載；魯迅自願選擇不是正規課程的柔道，最低限度也有與清朝乖離的意味，不單如此，還可注意學習柔道，是魯迅與清朝政權結辮的價值規範的訣別，如前述集體離校事件當中，四月二日寄周作人的書信裏，除敘述此事，與及鄒容、張繼等留日學生剪了江蘇省留學生監督姚文甫的辮子曝於清國留學生會館的事件之外，尚添上日前託回國友人携歸的物品目錄（《舊日記裏的魯迅》⑱）。而這目錄中包括有剪辮的照片一張，魯迅的剪辮，令人推測與這些事件，特別是最重要的集體離校事件一脈相承，但魯迅說過：「我的剪辮，……，也毫不含有革命性，歸根結蒂，只爲了不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⑲）所以是不能成立的。事實上，託附四月一日離日友人的照片，如果考慮及當時照相館平均需時十日才冲晒完成的話，攝影之時最遲應在前月二十二日左右，又從三月十八日寄周作人信中沒有提及剪辮看來，大抵可推定魯迅剪辮，是在三月二十日前後，集體離校事件之前，如果是那樣的話，應可斷言剪辮的動機是因爲「不（方）便」，魯迅舉例說：「一不便於脫帽，二不便於體操，三盤在顱門上，令人很氣悶。」⑳雖然這些不便，最低限度是弘文學院入學以來平常所感到的。總之推測魯迅特別選定在三月二十日前後剪辮，可說是欠缺說服力的，如果說魯迅的剪辮在三月二十日前後，則學習柔道已過了十日左右了。（節譯）

（原載《朝日亞洲評論》冬季號，一九七六年第四號，頁六六——六八。）

譯註

①南北社，日本・東京，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頁三十三。尾崎秀樹（一九二八——），日本文藝評論家，作家。

②講道館是嘉納治五郎（一八六〇——一九三八）在一八八二年創立的柔道館，嘉納是兵庫縣人，柔道專家，對日本柔道的發達有很大的貢獻，又是教育家，弘文學院的創立人兼校長。

③、④上海出版公司，上海，一九五四年四月，頁二七一。

⑤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一年九月初版，同年十一月北京第二次印刷，頁六十。

⑥《魯迅全集・2》，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六年十月，精裝，頁二六九。

⑦《魯迅全集・1》，參⑥，一九五六年十月，精裝，頁一八〇。在《文化偏至論》中，魯迅不贊成當時救中國必須以加强軍事力量爲第一的主張。

⑧同⑦。

⑨《魯迅全集・6》，參⑥，一九五八年四月，精裝，頁四五一。

⑩同⑨，頁二五〇。

⑪《魯迅全集・4》，參⑥，一九五七年七月，精裝，頁三九四。

⑫《魯迅全集・7》，參⑥，一九五八年九月，精裝，頁一〇五。

⑬同⑨。

⑭當時的留學生雜誌，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日刊，頁一——十。「代興教育」一語參此文。

⑮參⑨，頁二五〇。

⑯《魯迅全集・2》，參⑥，一九五六年十月，精裝，頁二七一。

⑰邊際人（marginal man），通常指移民，一方面不完全變成新社會的一份子，另一方面行動上又並不全依舊有的價值觀念（如祖國的習慣等），如這樣並不百分之百歸屬於任何一個社會集團的人，叫做邊際人。

⑱參③，頁二七五。

⑲參⑨，頁四五二——四五三。

⑳同⑲。

海洋文藝叢書

第一種：**湖光山色之間**　黃蒙田著
（遊記）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第二種：**現代中國作家選論**　余　惠著
（評論）　定價港幣五元五角

第三種：**塔爾卡的良宵**　杜　漸譯
（亞非拉短篇小說選譯）　印刷中

初識魯迅

增田涉作
林桐譯

第一次知道魯迅這個名字是在哪年哪月，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在鄉下高等學校當學生的時候，同班有一個台灣人洪君，常看中國的雜誌和小說，我和他頗爲要好，想起來似乎是從他那裏最初聽到的。但又彷彿是當時閱讀京都大學一些人辦的《支那學》雜誌，其中有青木正兒氏所寫《胡適及新文學運動》之類的文章，由此而得知的。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記不十分清楚了。

直接閱讀魯迅的小說，則是進了大學以後的事情。同班的辛島驍君利用暑假到中國去旅行，在北京見到魯迅，並獲贈當時魯迅他們出版的雜誌《語絲》等；回到東京以後，便找我們幾個同班生商量，計劃成立一個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會之類的小團體，第一次就要大家來討論魯迅的文學。因此我讀了《故鄉》，並在會上（其實只是四五個人的集會）說了些類似評論之類的話，論述了一下《故鄉》之牧歌式的抒情性。記得當時因爲一向沒讀過魯迅的文章，讀的時候覺得非常難懂，在會上肯定是似懂非懂地隨便胡扯了一通。那個研究會也只開了一次，就停了。

然而魯迅這個名字之深深印入我的腦際，使我難以忘懷的，却是由於他那本《中國小說史略》。我們一班同學在大學聽鹽谷温先生講授中國小說史。關於中國的小說史方面，當時是以鹽谷先生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中那一部份最爲詳盡，並被認爲是這方面的最高成就的。而這個時候，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來了。這部驚人的著作，不僅資料豐富，體系嚴整，而且對於一些當時誰也沒有注意的地方，給了許多新的研究方向的指示。鹽谷先生亦被此書激起決心，完成了明代小說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的研究，闡明了《今古奇觀》形成的系統。我和長澤規矩也君、辛島驍君充當研究的助手，到上野圖書館去查閱《醒世恒言》，或翻查《三言》作者馮夢龍的資料，頗効辛勞，但那也是首先以《中國小說史略》作爲指引而進行的調查研究。工作進行下去，終於使我深深感到《中國小說史略》實在是中國小說史的一部劃時代的名著。那時我剛入大學不久，對於本書的這位著者的崇敬之念，深植腦中，認爲他實在是這方面的一位了不起的學者。不僅我一個人如此，當時的同窗學友們，無疑也都莫不有此感覺。

離開學校以後（其實是在學校的時候便已開始了的），担任了一個時期佐藤春夫氏的助手，從事中國小說的繙譯等工作，心裏却不斷興起到中國去看看的念頭；終於在一千頁原稿紙左右的長篇繙譯告一段落時，下了決心到上海去見習一下。那時是昭和五年（一九三〇）的年底。但由於船期的關係，直到翌年昭和六年（一九三一）三月才到達上海。最初的打算是旅行一個月左右。當時我對於中國文壇的情形並沒有十分留意，事先也並不知道魯迅就在上海。因爲帶着佐藤春夫氏寫給內山完造氏的一封介紹信，有一天便到內山書店去，這才聽說魯迅恰巧也在上海，並且每天都到書店來。

我心裏想：這裏有一位了不起的人，好好地跟他學習點什麼吧。如前所述，我以前固然是由於《中國小說史略》而敬佩他，但也知道他作爲一個小說作家，是被認爲中國的第一人的。因爲我讀過上海出版的《現代中國小說集》，同時經常在看上海發行的文學雜誌《小說月報》之故。

最初和他見面時的印象如何，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倘若是一名短期的旅行者，和魯迅只見了一兩次面，那麼，至今也還會鮮明地記得當時的情景的吧。然而，自此以後十個月之久，每天都和他接觸，大概因此自然就把最初的印象冲淡而至遺忘了。

總之，我懷着想要跟他學習的心情，最初每天都計算着他必在那裏的時刻，就跑到內山書店去。我大概問過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看些什麼入門書好呢？他便給了我一本他自己寫的、才出版不久的《朝花夕拾》。我把那本書帶回住處閱讀，遇有不明白的字句和與內容有關的事情，第二天便到內山書店去向他請教。這樣繼續了一些日子。《朝花夕拾》是一本回憶他的幼年、少年時代（以及在日本留學時期）的生活及其周圍環境與人物的書，書中回顧了中國生活裏的風俗習慣，以及生長於其中者的幼年

的夢。我想他的用意是：對於從外國來而打算研究中國事情的我，首先應該使我了解一些中國生活的風俗習慣及其雰圍氣。那本書不到二百頁，一個星期左右就讀完了。接着，給了我一本他的散文詩《野草》。雖然說是散文詩，却並不是抒情的，而多是寄託了激烈憤怒之情的東西。是爲了什麼原故而寫出那樣的東西來的呢？老實說，我對於當時的具體情況所知不多，所以是並不理解的。不過，我却因此知道了眼前這個瘦削的、臉色蒼白的他，也能懷有像沸騰一樣强烈的憤怒的感情。

之後，便開始了關於《中國小說史略》的質疑。因爲最初就存了繙譯這本書的念頭（內山完造氏鼓勵我繙譯此書），所以幾乎是逐字逐句地請他給我講解的。講解時不在內山書店，而是直接到魯迅的家裏。在內山書店「漫談」（當時如此稱之）完了以後，就同他一起到他的家中，兩個人併坐在他的書桌前面，由我把小說史逐個字譯成日文讀出來。遇有難讀的地方，便請教他；遇有字句或內容不明白的地方，便徹底地問個清楚。他的解答，如果只是字句的解釋，那很簡單，但如果是內容方面的，就需要作種種的說明，花費相當的時間。我們大抵從下午兩三點鐘開始，一直到五六點鐘左右。當然，有時候也夾雜着閑談，或交換對於每天發生的時事之意見與批評。這樣，把這本書全部講完，大約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他在當時，與外界差不多完全隔絕來往，所以客人是幾乎少到沒有的。在那間寬敞的書房兼客廳裏，除了夫人景宋女士在稍微離開一點的地方作她自己的事情（看書、抄寫、或織東西）之外，就只有他和我兩個人，沒有人打擾（海嬰總是由保姆帶了出去），使我能充分地聽講受教。看許壽裳編的《魯迅年譜》，想是根據魯迅自己的日記，在民國二十年七月條下，有：「爲增田涉講解《中國小說史略》全部完畢」句。（按：《魯迅日記》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七日所記原文爲：「晴。下午爲增田君講《中國小說史略》畢。」）講完的時候，我和他兩個人都不覺鬆了一口氣。其後，又把《吶喊》與《徬徨》兩部小說集講完，那已是那一年的歲暮了。所以可以說，我那一年從春徂冬，幾乎每天都到他的書齋去，一日三小時，聆聽他的個別私人講授。景宋夫人每次都拿點心和茶出來招待，每星期大約還留我在他們家裏吃兩次晚飯。魯迅先生實在是誨人不倦地、諄諄然、把着手在教我。他的恩情，我是至今難忘、也無法用言詞來表達我的感激之情的。

（摘譯增田涉《魯迅的印象》中之一節）

聶華苓和《失去的金鈴子》

葉如新

聶華苓似乎特別喜歡她的中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在許多機會中，都很着意提到這篇作品，而且洋溢着感情，一種彷彿母親對待自己孩子的感情。在懷念她逝世的母親的時候，聶華苓多次提起這篇小說，這就更加有「代入感」了。她在《寄母親・第一信》中便這樣寫着——

……您走了好幾天了，日夜苦念您，但我總覺得您是出了遠門，不久就會回來的。您的屋子仍然收拾得乾乾淨淨的，花瓶裏仍然插着您喜歡的玫瑰花；床邊小几上仍然放着您那個紅色描花寶石小茶杯；枕邊仍然放着我的小說《失去的金鈴子》。……（註一）

在這本小說的《再版序》中，聶華苓把「母親」和作品之間的關係和感情，作了更形象化的描述。且看——

拿起筆，我就想起母親：她躺在病床上，從枕頭底抽出我的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拿在手裏，微笑着摸挲了一下，用沙啞微弱的聲音說：「別人都說這本小說好，我不懂，也就看不出有什麼好，但我還是喜歡。」說過之後，她把書「亮」給醫生、護士看，躺在床上一直微笑着，很滿足，很快活的樣子。

大概這也可以用心理上的錯綜來分析。在聶華苓筆下，母親差不多把《失去的金鈴子》當成了女兒的化身，而同樣，我們感覺到聶華苓對這本作品就有一份深厚的母愛，而且正像所有的母親一樣，不管在什麼人面前，都毫不吝嗇地表露出對自己孩子所特有的驕傲。

關於同一作品的文章，還有聶華苓自己寫的《苓子是我嗎？》；葉維廉《〈失去的金鈴子〉之討論》，其中又附有聶華苓就這篇討論給他的信。從這些材料，一再說明了作者對這篇作品的重視。因此談聶華苓的時候，先從《失去的金鈴子》說起，看來是適當的。

《失去的金鈴子》主角，是一位名叫苓子的少女。時代背景是抗日戰爭期間，故事發生的地點在長江岸邊三斗坪鎮的一條名叫三星寨的山村。

苓子在重慶讀書，正是考大學的時候。考過了試，還沒有知道是否取錄，她便到三星寨找住在那裏的黎家姨媽家裏的媽媽。在三星寨，苓子接觸到許多人，其中有：

黎家姨媽的弟弟尹之舅舅，一個在三斗坪傷兵醫院做事的醫生，還是個青年。苓子叫他舅舅，只是不知在哪一門子拉上的親戚。

莊家姨婆婆的媳婦巧巧，比苓子大五歲的不幸的女人。莊家有一個大兒子，因爲到外面娶了個寡婦，被父親攆走。二兒子抽鴉片烟，抽的皮包骨，臀腰駝背，又碰上當時國民黨政府揚言要禁烟，說抓到鴉片烟鬼就槍斃，於是把這位莊家二少爺開頭嚇瘋，其後嚇死，他的媳婦巧巧年紀青青的就成了寡婦。

這兩位是小說中和苓子佔有同樣地位的主要人物。

苓子天眞、活躍、熱情，是個「小太陽」。她對於山村的一切感到新鮮，對尹之舅舅有好感，並且暗戀上這位隨和的、然而有點高深莫測的年青醫生。

可是她後來才發現，尹之舅舅其實秘密地和巧巧是一對戀人。無名的妒忌咬噬着她。於是在一次窺伺到尹之舅舅和巧巧幽會的時候，叫嚷起來，暴露了他們的秘密，也引出了一場風波。

尹之舅舅被縣政府派來搜查的人在房子裏搜出了烟土，因爲有人告密，這是個死罪，他被逮捕了。然而苓子完全相信他是被人陷害，插贓嫁禍。

是誰做這樣的事情呢？苓子這時候既後悔，又着急。直到巧巧的公公——莊家姨爺爺臨終時才道出了秘密，是他主使人把烟土放到尹之舅舅的屋子裏去的，這顯然是對尹之「勾引」他的寡媳的報復。

苓子悔恨自己給尹之舅舅和巧巧造成了不幸，她轉而諒解、關心他們，而把曾經出現過的對尹之舅舅的「感情」，深深地埋在心靈的底部。經過了這些波折，苓子比初到三星寨的時候懂事得多也成熟得多了。小說結束的時候，苓子和媽媽一起，乘船到重慶去，作者這樣描述她的思想活動——

媽媽的眼睛盯在我臉上，搜索了一陣子，然後掠過一陣喜悅和驚異，還透着點兒憂鬱。

「嗯，長大了，真的長大了！」

我微笑着，沒有作聲。河壩逐漸模糊了。茶館，麵攤，小飯館，賣繩繩的鋪子，岸邊大大小小的木船，傷兵，縴夫，挑水夫……全模糊了。那一股霉濕、爛木料、枯樹葉、火藥、血腥混合的怪氣味也聞不着了。我在戰亂中走過許多地方，每離開一個地方，我都認爲我會再到那兒去。彷彿人生是可以自由安排的。只有這一次，我離開三星寨的時候，我知道永也不會再去了。生命有一段段不同的行程，走過之後，就不會再走了。……

這個十八歲的少女，在三星寨這個地方住了那麼一段日子，彷彿變成了一個智者，可見作者所組織的情節，是針對着苓子的思想發展而刻意經營的。不必諱言，苓子不能認爲就是聶華苓，却至少是個影子。有意也好，無意也好，用一個「苓」字也是個旁證。很明顯，作者是把自己放進了作品之中的。

在《苓子是我嗎？》這篇文章中，聶華苓說到了這個故事的來源。抗戰的時候，她曾住在三斗坪，那時十三歲（小說中的苓子十八歲）。有一家姓方的，老太太一年四季躺在床上；方老頭是大塊頭，白鬍子，滿臉紅光。大兒子在下江娶了個離婚的女人，方老頭不贊成，小倆口住在另一個地方。小兒子抽鴉片烟，後來死於神經病，他的妻子方家三嫂，

就是書中的巧巧。在丈夫死後，她剃髮爲尼，但在此之前，她差點和一位年輕的縣長私奔，可是沒有等到成功，縣長已經因爲販賣烟土的罪名而被槍斃了。

就以原始的素材而論，方家三嫂這樣的女人在舊日的社會中眞是車載斗量，不知有多少。其中較爲意外的，是要與年青的縣長私奔的一節。按那時的情況，年青的縣長很少，如果是，一定大有來頭，也必然有點什麼本事，能和一個寡婦私奔嗎？因販賣烟土被槍斃這種事雖不能說一定沒有，比較合理的是另有內因，販賣烟土只是表面的理由。聶華苓所得的材料是從母親的敘述中而來的。而不論是母親或聶華苓，對當時社會的實質恐怕都欠缺一點深入的分析，所以抓住了表面的現象，包括了一些傳說，却未能在這表象之下看出更多的東西來。

然而聶華苓是聰明的。她把縣長改成了年青的醫生，這樣便比較合理。更重要的，是她在這個故事中插進了一個十八歲的天眞少女苓子，這便把本來很一般的題材變得有了自己的特色，很有點鐵成金的意思。

這是因爲，她不滿足於說故事，而要創造一點什麼。應當看到，一個講故事的人和一個作家至少要有這樣的區別，也就是要有創作的衝動，一種要從內心表達自己某一種需要別人了解的意願的慾望。她說——

> 我聽母親講完之後，立刻就照着這個故事寫了個大綱。寫好之後，過了好幾個月，拿起大綱來看時，我的故事重心轉變了。我不想單單寫那麼一個愛情故事，我要寫一個女孩子成長的過程。成長是一段莊嚴而痛苦的過程，是一場無可奈何的掙扎。爲了要陪襯巧巧的個性，我必須加進一個狂放、野性的女孩子。

這是一個有根本性的改變。我們認爲，不是加進一個女孩子來陪襯巧巧，而是在這個女孩子成爲貫串整個故事的主綫之後，三星寨和其中的所有人物，都只能爲了陪襯她而存在。我不知道聶華苓在整個構思和創作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到主觀的設想和誕生出來的作品之間的矛盾。但可以證明一點：當一個作品逐步形成和誕生出來的時候，它往往具有作爲客觀存在的自己的生命或要求，不一定完全服從於作者原始的安排的。——現實主義的文藝尤其是如此。

聶華苓的創作手法，是比較現實主義的。在她相當細緻的（帶有女性那種比較敏銳觀察力的）描寫下，環境、氣

氛、人物都很形象、生動，有實感。如寫苓子坐着兜子去三星寨的時候——

> 我趕緊趁那當口兒踩住了脚下的木板，立刻覺得渾身輕鬆，心頭也輕鬆了。走上土階，就是鎮上唯一的一條長街。我在坡上回顧烟波蒼茫的長江，忽然想起一個女孩子顫抖、善感的歌聲。她唱着流亡的歌，唱得全班吞聲飲泣，那一晚的自修課出奇地安靜。而現在，我正一步步向媽媽身邊走，是真還是夢呢？力伕沒有穿過正街，抄小路走上通三星寨的山路。一離開鎮上，就聽見竹枝裏的蟬叫、水裏的蛙噪、洗衣女人的喧笑。獨木橋邊搖着幾朵小花。誰還相信在這個世界之外，還有一個血腥的世界呢？一百里以外的宜昌就是日本人，也許敵機剛來轟炸過。然而，在這兒，自然是堅韌的；生命是堅韌的。……

這是抗戰期間特有的環境和思想活動，不是在那個時候在那樣的地方生活過，是寫不出來的。讀過一些其他台灣作者所寫的涉及抗戰時期的作品，就沒有這個實感和深度。在其中，可以看出兩個問題。第一，我們有那麼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又有衆多的飽經憂患、備受鍛煉的人民，因此，雖然一百里外的宜昌有日本人，三斗坪的一條街也曾被炸成一片斷壁頹垣，可是氣氛還是那麼寧靜，人們還是那麼安詳；逃亡的學生還是流着淚訴說，但已經在課堂之中了。縱然這還不是什麼積極的現象，却說明了這是一個不可戰勝的國家和衆多的不可戰勝的人民。然而還有第二，不論在三斗坪還是在三星寨(甚至可以估計到在重慶)，抗戰的氣氛又是如此薄弱。苓子是重慶來的準大學生，尹之舅舅是傷兵醫院的醫生，這兩個是應當有一些認識的人，而且又是青年，在那麼一個偉大的時代中，什麼都談到了，就是沒有一句話涉及抗戰。至於三星寨的其他人，除了力伕們說了幾句如前引的有關抗戰的話之外，日常接觸的是打麻將，娶新姨娘，巧巧偷戀尹之舅舅，另外一個小姑娘了了和鄭連長私奔……。我們相信這是作者當時所接觸到的現實，但這又是多麼使人洩氣的現實啊！

這應當也有原因。

可以理解的一點，是即使那時候提出的口號是全民抗戰，但在有些地方，並沒有眞正地、深入地開展抗戰的動員與宣傳。抗戰是進行着的，然而不積極，冷冷清清，只要日本人不進攻，飛機不來「痴疤疤」，便萬事大吉。如果說，縣長也會販賣烟土，勾引寡婦私奔，問題就不難得到說明。能夠從這個方面深入地刻劃一下，必將大爲增加作品的社會意

義和歷史意義。現在只是無意地暴露了一個情況，便停留在表層上了。

另外一點，是作者的實際生活，局限在不勞而獲的那一個階層。這些人在那麼艱苦的日子裏，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做什麼，是人們口中的「體體面面人家」。還是在力伕們的口中說過一下這些人的情況——

「那樣的子孫非敗不可，」後面的力伕喘吁吁地接着說。「聽說衛老三死的前兩年，賣田寫字的時候，一杯茶潑在桌子上，他就撩起狐皮袍子擦水，想想看，狐皮袍子呀！我們這輩子哪裏見過？」

「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有的佃戶反而發起來了。莊大爺還不是一樣？不說別的，就說往年清明上墳吧，一盒盒的菜往墳場抬，一擺就是幾十桌，連不相干的人也要趕去吃他一頓。那個派場，嗨！如今也垮下來了。日本鬼子一打仗，家當丟的丟，炸的炸，兩個兒子……」

「還有兒子？撇的撇了，瘋的瘋囉！」

這就是接觸下層勞動者的時候，同樣接觸到比較眞實的社會狀況。可惜作者（或者說是苓子）的生活圈中這一方面只佔很小的、不成比例的分量，因此一到了三星寨，便再也聽不見這些議論。當然，即使這些力伕所說的話，也還有不盡不實的地方，如「有的佃戶反而發起來了」，恐怕不見得有什麼事實支持，因爲在莊大爺之流和佃戶之間，除非整個情況改變，否則是不會「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麼簡單地互換位置的罷。

我們可以想像到，如果聶華苓對當時中國社會情況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或者接觸面更廣一點，那麼在她的作品中將會更好地反映那個時代。但也很難說，因爲她到三斗坪的時候才只有十三歲，而她的家庭條件大概也未能讓她和更多的貧苦孩子做朋友，所以也不能强求。

在人物的塑造上，凡是作者所熟悉的角色，不論外型的描繪或內心的刻劃，應當說都有其成功之處。聶華苓善於以細膩纖巧的筆觸，展示人物的特點。有時是側面的烘托，有時是正面的介紹，都能使讀者感覺到鮮明的印象。如想到就要到達三星寨，見到久違的媽媽時——

我的心卜卜跳了起來。媽媽就在那兒。我已經五年沒看到她了。漂流在外，每逢想起她，就會想到閃亮高大的銅床、半開的百葉窗、湯裏紅艷圓水仙盆、和枯皺的佛手。媽媽斜靠在床上，有板有眼地吟誦着《再生緣》：「……回頭連喚西宮媳，莫須憂慮不懷妊。你爲人，玲瓏幸喜多忠厚，略有三分妒忌心……」我總是在這樣一副幽黯美麗的背景上想像媽媽的樣子。但是，現在，在那烟霧迷濛的山崗上，媽媽是什麼樣兒呢？她正在做什麼呢？我實在想不出來。

這是用典型的環境以表現典型的人物。你可以知道芩子的母親不會是勞動階層的婦女，也不是小康之家的主婦，甚至也不是暴發的富豪太太，而是所謂「詩禮傳家」的、安份守己的仕宦之家的女人，自然也不見得是高官巨宦。這樣的女人，使人想起的是很舊式的、懂點事而又不太開通，被認爲是純善的那一類人。

介紹巧巧的時候，是直接的描寫——

我一轉頭，看見門口站着一個女人，一隻手掀起花布門簾。她穿着寶藍滾白韭菜邊的褂子，黑布褲子，罩着荷葉邊白圍裙；鬢邊簪着一朵小小的白絨線花；頭髮在腦後梳成一個緊緊綦綦的小髻，托出一張尖俏的臉；兩頰大概是灶火烤紅的吧，因爲嘴唇並沒血色。

在芩子眼中並沒有立刻突出强調巧巧的美麗，這在後面用她的說話表現出來。這裏重點突出的是巧巧作爲小寡婦的身份，並且不明顯地引起人們對她的關心與同情。這一點，在後來情節的發展中，對於巧巧的行爲是否爲人們所接受，是很重要的。

作者還善於以動態和對話來表現人物，在這方面，顯示出她在語言運用上的成功。而且還可以指出，處理人物和運用語言，聶華苓受中國古典小說技法的影響是顯著的，或者說，她仍然繼承着中國文學的一個優良傳統。

但是恰恰與此相反，在人物的意識上，我們却感覺到作者在她的角色中，代入了與時代及人物本身很不相適應的觀念。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母親，可以和隔別了五年而又只有十八歲的女兒談論自己對改嫁的看法；巧巧和尹之的幽會被揭發後除了莊大爺之外，不見得引起很大的震動，反而有很多的同情；母親多少知道了女兒對尹之舅舅有些不太尋常的

感情，不以爲異；丫丫跟鄭連長私奔之後又跑回來，也不受那個社會的排擠……等等，都顯得太開通了。雖然說是抗戰期間是「非常時期」，有許多看法會被迫改變，可是人們仍然照舊生活着的三星寨並不見得有把封建道德觀念一掃而空的條件。這樣，就產生了人物的現實性和人物思想的超現實性的矛盾。莊大爺在臨終時對大兒子的原諒，以及對陷害尹之舅舅的懺悔，使人覺得突兀，其原因也在於此。其所引起的後果，就是使那些本來在當時是無法解決的矛盾，順利地得到調和；本來是糾纏在一起的悲劇的死結，却以可能每個人都有完美的遭遇而結束。有人認爲，「極不當的一節就是作者爲黎家及莊家所安排的『大團圓結局』」（註二），我們以爲，這不是處理的手法問題，而是作者的主觀意圖（也就是作者賦予人物的思想）與她所創造的人物本身，處在完全不協調的狀態。這便很大程度地削弱了作品的說服力與感染力，降低了作品本來可以起的作用。

會不會聶華苓由於比較長期生活在國外，因而用外國的道德觀念「代入」三星寨人物之中呢？

會不會聶華苓從客觀的現實取材，而未能注意避免主觀的創作方法呢？

當然只有她自己才能確定問題和提出答案。

但是，從《失去的金鈴子》及其他的短篇創作（指集在《翡翠貓》和《一朵小白花》中各篇）看來，聶華苓是一位有才華的女作家（她大概不很喜歡這個名稱，見收在散文集《夢谷集》中的《女作家》一文）。但正如多數的台灣作家一樣，題材的狹隘與思想欠缺深度，是使人頗感不足之處。幸而聶華苓實際上已經衝出了那個圈子，視野的廣度和思想的深度都應當亦必然有所加强，這樣，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她獻給讀者以新的更好的創作。

註一：本文收在《夢谷集》。

註二：葉維廉：《〈失去的金鈴子〉之討論》。

羅忼烈

元散曲家張可久

（下）

四

由於以上的引述，我們讀過二十幾首小山散曲，爲了進一步體會他的風格特色，似乎還要多讀一些。

小山散曲，元人早有評論。阮元序刻《天一閣書目·詞曲類》說：「《小山樂府》一册，鈔本。卷首延祐己未（一三一九）春、北亭貫雲石序。卷後有劉致時中跋，又有海粟馮子振、曹鑑及至正丁亥（一三四七）不署名人跋。」貫、劉、馮三人是小山友好，上文已作介紹。這個鈔本我們現在還看不到，料想他們的序和跋，一定會有所論列的。我們所見的最早材料，是馮子振《紅綉鞋》「題張小山《蘇堤漁唱》」云：

東里先生酒興，南州高士文聲。玉龍嘶斷彩鸞鳴。水空秋月冷，山小暮天青，蘇公堤上景。

「玉龍」三句，一方面寫景，同時也比喻小山散曲風格，是雙關的，和司空圖《詩品》的表現手法相似。玉笛聲清越悠揚，傳說中的仙禽鸞鳳，叫聲清亮高遠；秋月照水，暮靄籠山；這種景色是多麼的清雅秀麗。曲風正是如此。高栻也有「題小山《蘇堤漁唱》」的《殿前歡》曲云：

小美奴，錦囊無日不西湖。才華壓盡香奩句。字字清殊，光生照殿珠，價等連城玉，名重長門賦。好將如意，擊碎珊瑚。

同樣稱讚他詞華像珠光那麼清麗，「價等」二句，說他文名極盛，與「南州高士文聲」相似。又大食惟寅《燕引雛》「奉寄小山先輩」曲云：

氣橫秋，心馳八表快神遊。詞林誰出先生右？獨占鰲頭，詩成鬼神愁，筆落龍蛇走，才展山川秀。聲傳南國，名播中州。

大食惟寅生平不詳，阿剌伯帝國古稱「大食」，也許是阿剌伯人，名叫「惟寅」。「心馳八表快神遊」，是曲中仙才的意思，後來朱權、李開先論小山曲的張本。這曲子的寫作時間似比馮子振、高栻爲後，這時候小山的名氣已經「聲傳南國，名播中州」，在曲壇上「獨占鰲頭」了。

《錄鬼簿》論屈子敬說：「樂章華麗，不亞於小山。」又論曹明善說：「有樂府，華麗自然，不在小山之下。」因小山風格清麗高華，文名極盛，才會有此一比。李祁《跋賀元忠遺墨卷後》，說小山詩：「其詞雅正，非近世所傳妖淫豔麗之比。」這話移用於他的散曲，也是確評。清麗、秀勁、雅正，是小山樂府一貫的作風。

明人論小山散曲，意見也和元人相似。朱權《太和正音譜》論列元雜劇和散曲作家一百八十七人，爲《古今羣英樂府格勢》，頭十名叫做「前列」，是分等第的。馬致遠居首，關漢卿在第十，小山排名第二。評說：

張小山之詞（散曲）如瑤天笙鶴。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艷，有不吃烟火食氣，真可謂不羈之材，若被太華之仙風，招蓬萊之海月，誠詞林之宗匠也，當以九方皐之眼相之。

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序》引用了朱權的話，接着說：「若是可謂詞中仙才矣，李太白爲詩仙，非其同類耶？」要領悟這二人評語的意味，我們可以從下面三首《水仙子》來印證。

山頭老樹起秋聲，沙嘴殘潮蕩月明，倚闌不盡登臨興。骨毛寒環佩輕，桂香飄兩袖風生。攜手乘鸞去，吹簫作鳳鳴，

回首江城。（吳山秋夜）

蠅頭老子五千言，鶴背揚州十萬錢，白雲兩袖吟魂健。賦莊生秋水篇，布袍寬風月無邊。名不上瓊林殿，夢不到金谷園，海上神仙。（次韻）

兔毫浮雪煮茶香，鶴羽攜風採藥忙，歌壺敲缺悲歌壯。蓬萊水雲鄉，羣仙容我疏狂。即景詩千韻，飛空劍一雙，月滿秋江。（青衣洞天）

清曠幽雅的景物，配搭着高逸疏爽的情調，有「飄飄欲仙」之概，就是所謂「不吃烟火食氣」，所謂「詞中仙才」了。

自李開先序刻小山和喬吉的散曲集，比擬於唐詩中的李白、杜甫，後人論元代散曲，因而標舉喬、張爲代表。而一般的評價，多是張在喬上。如明王驥德《曲律・雜論》，說「喬多凡語，似又不如小山更勝」。清劉熙載《藝概・曲概》，說「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此外，如《四庫總目提要》，說他「遣辭命意，實能脫其塵蹊」。清許光治《江山風月譜・自序》說他「儷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唐宋之秀」。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說他「專重典雅」，「宛轉多風」。這些評語，多指修辭藝術而言。小山散曲用字造語，確是千錘百鍊，不作「凡語」，「騷雅」，「典雅」，多秀句，工對偶，這是他在文字方面的特色，但因語言過於精鍊，離開自然的口語就很遠了。

曲的體裁比詩詞更活潑而自由。什麼事物都可以做題材，可以板起臉孔來體物詠志，像傳統的詩詞那樣子；也可大打其油，詠「胖妓」，詠「胖妻夫」，寫「王大姐浴房內吃打」，像王和卿那樣「滑稽佻達」。曲的語言，可俗可雅，用俚語俗典固可，融化唐詩宋詞亦無不可。但在過去，一般文學批評者總拋不開傳統思想的包袱，他們要奉最早出現的作風爲「正宗」，企圖把各種文學體裁「定於一尊」。例如認爲「婉約」才是詞的「正宗」，因爲那是「花間派」一脈相傳的作風；而以蘇軾、辛棄疾一路的「豪放」作風爲「別調」。曲也不能倖免，「五四運動」以後，還有人認爲「超脫疏放，乃曲體之特長」[2]。這是說，曲以疏放爲「正宗」，清麗秀雅不是當行本色。這種看法，本由於傳統文學觀念作怪，和歷史上所謂「正統論」一樣，是毫無理由的。元人散曲多姿多采，有粗豪的、疏放的、俚俗的、文雅的……何必要「定於一尊」，不讓它百花齊放，爭妍鬥麗呢？「曲體之特長」，在於能夠解放，不僅限於「超脫疏放」一端。朱權說小山散曲

「清而且麗，華而不豔」，是適當的品評，彷彿百花中的水仙和紅梅，清雅而明麗，別具一格。

小山散曲，題材廣泛得很，山水、園林、名勝、遊賞、懷古、述懷、宴集、唱和、次韻、分韻、贈答、題寄、詠物、行旅、閨情、豔情……林林總總，別的曲家不是沒有，但是種類不多，不像他包羅萬有。這裏不能一一舉例，只選錄一些比較典型的。

遠是非，尋瀟灑。地暖江南燕宜家，人閒水北春無價。一品茶，五色瓜，四季花。（《四塊玉》樂閒）

興亡千古繁華夢，詩眼倦天涯。孔林喬木，吳宮蔓草，楚廟寒鴉。數間茅屋，藏書萬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釀酒，春水煎茶。（《人月圓》山中書事）

清泉罩椀茯苓香，暖霧晴絲楊柳莊，微風小扇芭蕉樣。興不到名利場，將息他九十春光。夜雨花無恙，鄰牆蝶自雙。笑我疏狂。（《水仙子》山莊即事）

讀書、喝酒、看花、煎茶，這種「小隱」的生活情趣，斷乎不是非地主士大夫階級可以享受到的。所以魯迅先生說：「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已經有了『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屢，又那有吸煙品茗，吟詩作文的閒暇？」㉝小山正是這種「有名的隱士」。不僅是他，許多歷史上的失意文士也如此，特別是元代的曲家。

黃庭小楷，白紵新裁，一篇閒賦寫秋懷。上越王古臺。半天虹雨殘雲載，幾家漁網斜陽曬，孤村酒市野花開，長吟去來。（《醉太平》登卧龍山）

墓田鴉，故宮花。愁烟恨水丹青畫，峻宇雕牆宰相家，夕陽芳草漁樵話。百年之下。（《撥不斷》會稽道中）

美人自刎烏江岸，戰火曾燒赤壁山，將軍空老玉門關。傷心秦漢，生民塗炭，讀書人一聲長嘆。（《賣花聲》懷古）

他登臨懷古，也出自遊賞心情，只是低徊微喟，不像馬致遠、張養浩等那樣心情激蕩，這正是所謂「雅正」的一種表現。

釣錦鱗，棹紅雲，西湖畫船三月春。正思家，還送人，綠滿前村，煙雨江南恨。（《迎仙客》湖上送別）

倦垂楊畫舫徜徉，一片秋懷，萬頃晴光。細雨鷗鷺，長雲小雁，亂草寒螢。難兄難弟俱白髮相逢異鄉，無風無雨未黃花不似重陽。歌罷滄浪，更引壺觴，送別河梁。（《折桂令》湖上飲別）

像這類應酬之作，詞藻雖然美麗，但缺少深摯的感情，顯得平淡無奇，不及一般寫景抒情之作。

雲冉冉，草纖纖，誰家隱居山半崦。水煙寒，溪路險，半幅青帘，五里桃花店。（《迎仙客》括山道中）

絕頂峯攢雪劍，題崖水掛冰簾，倚樹哀猿弄雲尖。血華啼杜宇，陰洞吼飛廉。比人心山未險。（《紅繡鞋》天台瀑布寺）

山擁玉皇香案，煙籠翠羽仙鬟，兩袖天風倚高寒。鶴歸蒼樹杪，犬吠白雲間，蓬萊微望眼。（《紅繡鞋》越山即事）

洗黃塵照眼滄浪，古道依依，暮色蒼蒼。遠寺松篁，誰家桃李，舊日柴桑。紅袖倚低低牆院，白蓮開小小林塘。客過徜徉，題罷新詩，立盡斜陽。（《折桂令》蓮華道中）

青苔古木蕭蕭，蒼雲秋水迢迢，紅葉山齋小小。有誰曾到？探梅人過溪橋。（《天淨沙》會卿庵中）

猿嘯黃昏後，人行畫卷中。蕭寺罷疏鐘，涇翠橫千嶂，清風響萬松，寒玉奏孤桐。身在秋香月宮。（《梧葉兒》湖山夜景）

無論寫鄉村、寫山、寫水、寫夜景，都清幽美麗，絕不荒涼冷落，也不繁華熱鬧。他「清麗」的風格，不僅表現於字面，同樣表現於取材。

落紅小雨蒼苔徑，飛絮東風細柳營，可憐客裏過清明。不待聽，昨夜杜鵑聲。（《喜春來》金華客舍）

門外好山雲佔了，盡日無人到。松風響翠濤，擲葉燒丹竈，先生醉眠春自老。（《清江引》山居春晚）

碧桃花下簾旌，綠楊影裏旗亭，幾處鶯呼燕請。馬嘶芳徑，典衣索做清明。（《天淨沙》清明月郊行）

綠樹當門酒肆，紅妝映水鬟兒，眼底殷勤坐間詩。塵埃三五字，楊柳萬千絲，記年時曾到此。（《紅繡鞋》春日湖上）

這類抒情小曲，善於融情入景，使人有清新之感，因「清麗」風格與濃郁的情感不相容，抒情寫意自然是輕描淺畫了。

「清麗」的筆觸寫柔情倒很相宜，小山在這方面也有傑出的表現。例如寫離情：

惜花人何處？落紅春又殘，倚遍危樓十二闌。彈，淚痕羅袖斑。江南岸，夕陽山外山。（《金字經》春晚）

黃鶯亂啼門外柳，細雨清明後。能消幾日春，又是相思瘦。梨花小窗人病酒。（《清江引》春思）

自從玉關人去也，寂寞銀屏夜。風寒白藕花，露冷青桐葉。雁兒未來書再寫。（《清江引》秋思）

幾場秋雨老黃花，不管離人怕，一曲哀絃淚雙下。放琵

琶，挑燈羞看悼屏畫。聲悲玉馬，愁新羅帕，恨不到天涯。（《小桃紅》離情）

並沒有「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雲雨未諧，早被東風吹散，悶損人天不管」；「想着雨和雲，朝還暮，但開口只是長吁」㉞……那樣露骨的意思。只是惆悵盼望，含思淒婉，又是所謂「雅正」的作風。就是寫兒女風情，他也很含蓄，例如：

秋千院，拜掃天，柳陰中躲鶯藏燕。掩霜紈遞將詩半篇，怕簾外賣花人見。（《落梅風》春情）

薔薇徑，芍藥闌，鶯燕語閒關。小雨紅芳綻，新晴綺陌乾。日長繡窗閒，人立秋千畫板。（《梧葉兒》春日書所見）

雲鬆螺髻，香溫鴛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聲雪下呈祥瑞。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卻是你。（《山坡羊》閨思）

從動態中寫出在舊禮教束縛下的少女少婦率眞活潑的一面，結句都刻意求新，可說是「未經人道語」。甚至寫豔情，他也有個分寸，不流於狎褻，例如：

與誰，畫眉，猜破風流謎。銅駝巷陌玉驄嘶，夜半歸來醉。小意收拾，怪膽矜持，不識羞誰似你！自知，理虧，燈下和衣睡。（《朝天子》閨情）

喜又驚，笑相迎，倚湖山露華羅袖冷。誰慣私行？怕負深盟，偷步錦香亭。尋尋覓覓風聲，潛潛等等芳情，粉牆邊花弄影，朱簾下月朧明。輕，吹滅短檠燈。（《朝天子》春思）

前一曲似從唐無名氏《醉公子》脫胎換骨而來㉟，但這種輕嗔薄怒的燕嬉之情，比原作曲折而細膩，不只推陳出新，簡直化腐朽爲神奇了。後一曲寫等待和幽會的情景，和《西廂記》第一本第三折《鬥鵪鶉》、第三本第三折《沉醉東風》諸曲，有點兒相似，但他不會毫無保留地說出「柳腰款擺，花心輕折，露滴牡丹開」（第四本第一折《勝胡蘆》）；也不像關漢卿的「碧紗窗外靜無人，跪在牀前忙要親」（散曲《一半兒》）。他只是恰到好處，那話兒不說也罷。

本節所引錄的二十幾曲，大都透過「清麗」的詞句，表現出一種「婉約」的風格。然而這不是說他的面目只限於「婉約」一路，另外還有「清麗」而「豪放」的。例如：

一方明月杏花壇，劍氣霞光爛。回首蓬萊自長嘆，佩秋蘭，黃精已够山中飯。勞心又懶，千名不慣，歸伴野雲閒。（《小桃紅》山中）

貂裘敝誰憐倦客，錦牋寒難寫秋懷。野水邊，閒雲外，儘教他鷗驚猜。溪上良田得數頃來，也敢上嚴陵釣臺。（《沈醉東風》釣臺）

劉伶不戒，靈均休怪，沿村沽酒尋常債。看梅開，過橋來，青旗正在疏籬外。醉和古人安在哉？窄，不够篩；哎，我再買。（《山坡羊》酒友）

爲了適應各種不同的題材，應該採用不同的風格體裁，才不至犯「格止於此，不知變也」的毛病㊱。小山散曲雖說以清麗爲主，却也變化多端，有清潤的、婉秀的、幽倩的、疏俊的、豪邁的、爽利的，並不是止於一格。像這三曲，以及上文第二節曾引錄的和馬致遠、貫雲石諸曲，都是豪放一路，只因經過雕章琢句的工夫，那「豪辣瀚爛」之氣不易察覺罷了。他的詩，《皇元風雅》中載有《次韻酸齋〈君山行〉》、《天劍歌》二首，《日下舊聞》所載除了這二首以外，還有《早起口占寄玉山》、《題顧仲瑛芝雲堂》兩首，作風也是爽朗豪放的。

在修詞上，小山特別善於對偶、鍊字和融化成語。

對偶是中國文學的特產，駢文和詩詞中常見的。曲的對偶原來比詩詞更多，《中原音韻》有「逢雙必對，自然之理，人皆知之」的說法。兩句相對是很普遍的現象，而三句相對的「鼎足對」，四句或多句相對的「連珠對」，詩文中是沒有的，詞中偶然有之，很少見。曲裏却相當普遍，尤其是小山，凡是字數相同的句子連在一起，他幾乎都用對偶；有時字數不同，他也添上襯字，使成字數相同的「鼎足對」或「連珠對」。上文曾引錄的許多曲子中，便有不少好例子，從三言到七言的都有，例如：

「策短藤，乘暮景，放吟情。」

「一品茶，五色瓜，四季花。」

「夜氣清，酒力醒，寶篆銷，玉漏鳴。」

「孔林喬木，吳宮蔓草，楚廟寒鴉。」

「文魔賈島，詩窮孟郊，酒困山濤。」

「細雨閉鷗，長雲小雁，亂草寒螢。」

「青泥小劍關，紅葉溢江岸，白草連雲棧。」

「溼翠橫千嶂，清風響萬松，寒玉奏孤桐。」

「欠伊周濟世才，犯劉阮貪杯戒，還李杜吟詩債。」

「青苔古木蕭蕭，蒼雲秋水迢迢，紅葉山齋小小。」

「六一泉亭上詩成，三五夜花前月明，十四絃指上風生。」

「半天虹雨殘雲載，幾家漁網斜陽曬，孤村酒市野花開。」

「愁煙恨水丹青畫，峻宇雕牆宰相家，夕陽芳草漁樵話。」

「美人自刎烏江岸，戰火曾燒赤壁山，將軍空老玉門關。」

限於現成的材料，所舉的只有「夜氣清」四句是「連珠對」，其他都是「鼎足對」。這種多句互相對仗，三四言的還比較容易，五言以上的有如排律詩，易流於板滯，故元散曲家除喬吉等有限數人之外，多用「兩對」，讓其餘一句單行。而小山則善用「三對」，不但工巧貼切，也自然渾成。他的鍊字，有若宋人詩話所謂「詩眼」，「響字」，作品中到處可見，李開先說《南呂一枝花》「湖上歸」套曲，「瘦至骨立，而血肉銷化俱盡」，便是鍊字的好例。至於融化成語，詞曲裏是常有的事，但小山不僅融化得多，融化得也很自然，不露痕迹，像宋詞中的周邦彥和辛棄疾，手段十分高強。如《紅繡鞋》「湖上」的「信人生行樂耳」；用的是《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又如《山坡羊》「酒友」的「沿村沽酒尋常債」；用的是杜甫詩：「酒債尋常行處有。」又如《滿庭芳》「客中九日」的「一年好景橙黃」；用的是蘇軾詩：「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在此不再多舉了。

曲是音樂文學，配合樂譜歌唱的曲詞，有了美好的文字還是不夠，必須「協律」。即曲詞字聲的抑揚緩急，必得和樂曲的抑揚緩急若合符節，才是「合作」。小山散曲對音律也很講究，北曲樂譜雖已不傳，但從《中原音韻·作詞十法》第十法「定格」裏，看周德清舉他的作品爲格式，並加評論，就可以看出他是知音協律的作家。例如小山《紅繡鞋》「次崔雪竹韻」[37]：

噗孔子嘗聞俎豆，羨嚴陵不事王侯。百尺雲帆洞庭秋。醉呼元亮酒，懶上仲宣樓，功名不掛口。

周德清說：

評曰：二詞㊀對偶、音律、語句、平仄俱好。前詞務頭在「人」字。後詞妙在「口」字上聲，務頭在其上。知音傑作也。

小山《醉太平》「無題」[38]：

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水晶丸入鍋糊盆，才粘拈便滾。文章糊了盧錢囤，門庭改做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鋸鈍。胡蘆提倒穩。

周德清說：

評曰：「窘」字若平，屬第二着。平仄好。務頭在三對，末句收之。

據《中原音韻》和《太和正音譜》，北曲曲調共有三百三十五個，大部份是戲劇用的，散曲適用的不到三分一。而常用的只有三十曲左右，即《中原音韻》「定格」所收的。小山散曲，除套數外，只用了四十個曲調，這些曲調的格律，多數見於《中原音韻》。如果我們仔細比對，就發現小山散曲絕大多數合於音律的要求。

他的作品，有點兒像詩中的杜甫，詞中的周邦彥和姜夔，不是思想內容相似，是他們都最講究文字和音律的功夫，得到最高的成就。

五

文學史上開始以唐詩、宋詞並稱，似乎出自元人羅宗信，他在《中原音韻序》說：「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信哉……」他是當代人，故稱元朝爲「大元」；那時候通稱散曲爲「樂府」或「詞」，不習慣稱「曲」。「大元樂府」專指散曲，可沒有雜劇的份兒，和後來一般人對所謂「元曲」的概念不同。爲什麼戲劇不能算是「大元樂府」？這自然由於封建文人士大夫的正統文學觀作怪，他們認爲戲劇文字粗俗，內容又非「言志」，是「倡夫之詞」，是「小道」，不配加入正統文學的行列。

然而在散曲初起的階段，也沒有取得宋詞的承繼權。因爲那時的作者如元好問、楊果、商政叔、杜善夫、劉秉忠等，作品既少，也不成熟。而商政叔的「嘆秀英」、「寄遠」，杜善夫的「美色」、「莊家不識勾欄」之類，却又很不「騷雅」。繼起者如白樸、胡祗遹、王惲、徐琰、關漢卿等，雖然漸入佳境，還是雅俗相兼。只有盧摯和馬致遠作品較多，內容偏重寫景、抒情、言志，漸趨「雅正」，對於延祐以來的曲壇影響很大；但這兩人的文詞仍以自然豪放爲主，不重雕琢，和稍後的張養浩相似。以清麗峻潔的詞藻，配合「騷雅」的內容，達到「士大夫歌詠，必求正聲」的境地[40]，還要有待於張可久及其同路人。他成名早，作品多而又「盛行於世」，活躍曲壇的時間很長，成爲延祐、至正時代「騷雅派」的領袖人物，是很自然的事。《錄鬼簿》評曹明善和屈子敬的作風，以小山相比擬，就是有力的證明。在許多大同小異的「騷雅派」作家中，喬吉和小山齊名，合稱「喬張」，其實喬雖先死，生年却不一定比張早。《錄鬼簿》說喬：「江湖間四十年，欲刊所作，竟無成事者。」而小山的《今樂府》

等集，那時候已經「盛行於世」了。可見在「騷雅派」中的影響力，喬是比不上張的。從小山開始，「騷雅派」非常鼎盛，喬吉而外，有曾瑞、劉致、徐再思、曹明善、趙善慶、任昱、楊朝英、周德清、王仲元、呂止庵、查德卿、吳西逸、王舉之、鍾嗣成、倪瓚、汪元亨、吳仁卿……等。因散曲風格自延祐以來普遍地「雅正」起來，回復到宋詞的一般境界，也就堂而皇之地和唐詩、宋詞並稱，成爲詩歌文學體裁的承繼者了。

可以說，元散曲如果沒有張可久等「騷雅派」的努力，仍然是抬不起頭來的。這種努力是功還是過，我們不打算在這裏加以討論。但是這一派特別是小山，影響非常久遠，明代人如陳鐸、楊愼、金鑾、沈仕等，清代人如吳綺、朱彝尊、厲鶚、吳錫麒、吳藻、許光治等，都是小山一派的緒餘。

附註

㉜任中敏說。見《散曲叢刊》《小山樂府》「諸家評紀」最後的按語。

㉝見《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北京）第六卷《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一文。

㉞「蕩子」二句見《古詩》十九首，「雲雨」三句見秦觀《河傳》詞，「想着」三句見關漢卿《沈醉東風》散曲。

㉟詞云：「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階，寬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自睡。」

㊱語見《苕溪漁隱叢話》引《遯齋閒覽》所載王安石論李白詩。

㊲《中原音韻》題作「隱士」。

㊳按《紅繡鞋》的前一曲爲無名氏《朝天子》，周氏一起評論，故說「二詞」。所謂「務頭」，是曲中某處必須用陰平聲字、陽平聲字、上聲字、去聲字，或是上去相連，或是去上相連等等。小山此曲，末句最後二字是去上相連。

㊴此曲《中原音韻》題作「感懷」，他本或作「失題」。

㊵見廖集《中原音韻序》。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初稿

藤森成吉逝世及其他

（日本文訊）岑春草

《高橋和巳全集》刊行

六年前病逝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作家高橋和巳(1931—1971)的作品，在日本一直流行不衰，前已有集，今次由“河出書房”出版的全集共二十卷，更爲詳盡。

藤森成吉逝世

藤森成吉(1892—1977)的作品，三十年代間曾被介紹到了中國。藤森在東大畢業後，與界利彦等從事進步文學活動，並寫作歷史小說。今年五月六日，因被貨車撞倒，不治逝世。

關於川端康成之死

文藝評論家兼作家臼井吉見（1905－），本年五月在《展望》月刊發表的文章《事故的顛末》，中說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川端康成之死，原與女傭有關，一時成爲話題，《展望》交由筑摩書房出版前，川端家族以“內容全非事實”，要求中止出版，但書還是印行了。《展望》創刊時臼井任總編輯，是筑摩書房發行的雜誌。這次成爲話題的一期，有些書店還特別在當眼處貼出了海報，一些雜誌和報刊上，則不斷見到討論的文章。

島崎藤村的《家》的原稿

島崎藤村（1872—1943）的代表作《家》上卷的原稿，最近由在舊書店服務的尾山藤贈予“日本近代文學館”。據云此爲尾山在舊書店工作的義兄加藤鍾太郎所購入的。加藤死後，其母把原稿放入銀行保險箱，去年七月，加藤母又去世，尾山不擬據爲己有，乃捐贈出來。這份原稿的發現，引起研究家的注意。

相馬黑光《黙移》再版

相馬黑光（1876－1955）是女作家，如果曾經留意愛羅先珂生平的人，都會知道她的名字。《默移》一書，如其副題所示，是談明治大正時代日本文壇的軼事，其中有寫與愛羅先珂交遊經過。

何達

意大利的朋友們

一

吸引我到意大利去的，不是威尼斯的情調，不是翡冷翠的美，也不是羅馬的豐富與雄偉。

是一種精神，是一種力量，是一種頑强的意志，是一種絕頂認眞的同時又是不知疲倦的情操，這精神，這力量，這意志，這情操，都來自一個沒有見過面的朋友的身上。

沒有徵求過這位朋友的同意，不想寫出他的名字，就用T字做爲代號吧。

在巴黎，一位畫家朋友向我提起T君。把T君寫的文章，介紹給我看。並且談到一些T君的事跡。

他的文章，是一篇完整嚴正的批評文字，評的是一部被視爲經典的「電影藝術史」。

看了這篇批評文字，使我感到作者的功力和作者的見識，以及精密透闢的分析。而在這些的後面，我看見一團强烈的火。

這一團火，沒有烟，沒有燄，沒有劈啪的響聲，也沒有閃動的光芒，只是一團默默地穩定地持久而堅定地燃燒着的高熱。

畫家朋友告訴我，T君這個人，對工作有高度的熱忱。那一次，來巴黎，每一分鐘都放在工作上，連巴黎的鐵塔、聖母院，盧孚宮許多名勝都沒有去。

「你們一定談得來的，」畫家朋友說，「你可以到意大利去找他，或者叫他來巴黎找你，如果他有時間的話。」

「不，我可以去找他。如果他願意，我可以跟他談三天三夜。必要的時候，我也可以不去威尼斯和翡冷翠。」

這次遠行，時間雖久，但遊覽的地方並不多，結識的人倒眞不少。

幾個月的行程，大部的時間，都花在跟許多新朋友見面，傾談，交換着心得和經驗，討論各式各樣的問題，使大家都感到快慰，振奮，大有可爲。

比這更爲美妙的是，讓我發現了這麼多樣美妙而强烈的人格，多少音容笑貌，多少使人欣然嚮往的情操。多少樣式的才能，在各樣的工作崗位上，開花結果。或者在精神領域中，開闢出廣大的良田。或者在堅苦的山川裏，建立起發電的基地。各樣的美，各式的善，各種的機智與風華，在每一站，每一程，源源不斷地灌溉着我的心靈，洗清了我多年的積鬱，鼓舞了我更加旺盛的激情。

二

過了大約一個多星期，那位畫家告訴我：T君來信了。

他怎麼說？

「他說，他歡迎你去，要談幾天幾夜都可以。」

這樣一來，意大利，我是去定了。一直就在猶疑不決，去不去意大利。這樣一來，一切的疑難，迎刃而解。

去找一個朋友，比去看一個地方遠爲重要。

立刻，我直接給他去信，表示我的眞誠，也請他指點我的行程。

他的回信來了。密密麻麻地寫了四張打字紙。單是這一封信，就看得出他是多麼細緻，多麼認眞。

他估計了我的各種可能性，畫了四個詳細的地圖，還列舉了幾個應用的意大利文。

看了他這一份細緻精密的來信，無論我先到米蘭，或是先到羅馬，或是直接飛去波命亞，都可以依照他的提示，步步爲營節節前進。

班期，票價，行程，到站時間，進餐地點，行走路綫，以及可能遇見的困難，他都替我想到了。動身到意大利時，他這一封信就是我寸步不離的羅盤鍼。

我看到，在這封長信中，蘊藏着極其堅定，同時又是極其穩健的力量，看了這一封信，去意大利的決心，就更强了。

然而，在這信中，還顯露出他性格中，更令人欽佩的一面。

在米蘭，在波命亞，在羅馬，每一個地方，他都開列了兩個朋友的名字和他們的電話號碼。

他還簡略地介紹了每個人的生活情況和他們的性格爲人，使我對他們有一些最基礎的了解，以便我有必要去找他們時不會發生困難。

這六個人中，有三個是中國人，一個是法國人，一個是意大利人，一個是英國人。那就是說，在沒有見到他以前，我已經在意大利有了六個朋友，而這六個朋友，都是可以信托的。

我細心一想，如果這六個人，都願意爲他，去接待、照顧、幫助一個大家都不認識的朋友，那麼，這六個人也一定都對他有足夠的信心，有誠懇的關切，有深厚的感情。

有了這麼多的友誼，在意大利等待着我，使我看到一個陽光燦爛氣候溫和的明天。而他這一封長信，將是我永遠珍貴的紀念。

三

飛到了羅馬，根據他信中的圖解，很順利地找到了火車站，買了車票，乘車北上。

火車誤了點，很晚才到波命亞，沒有預期有人來接車。因爲我離開日內瓦時，T君並不在波命亞，到米蘭去了。

可是，車剛到站，我剛下車，就有兩個人迎上前來。一個就是T君，一個是他的意大利朋友，路易基·伏爾他——波命亞大學的副教授，教的是文學。

T君中等身材，留着鬍子，說話的聲音沉着，堅定。

路易基身材高大，精神飽滿，和善中帶着點天眞。

他們兩個在火車站等了兩個鐘頭了。而T君却是在米蘭接到他朋友的電話，急忙趕回來的。

這樣深厚的友誼，對於一個陌生的旅客，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路易基有車，把我們帶到他的家，他的妻子莉達，早就做好了晚飯，等着我們回來。

感謝他們這盛情的接待。使我更加振奮的是他們三個都是生動的活躍的生命力充沛的人。

T君準備着寫一部中國電影史，和一部電影理論史，在我們談話之後，他又打算寫一部電影批評史。敘述影評工作的建立與發展。

這些都是十分繁重艱巨的工作，而他不只是有這種魄力和決心，事實上他已付出了經年的努力，做好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和準備工作。

這對我來說，是只有欽佩的份，好像在戰場上，碰見一個帶着精銳的部隊去遠征的將軍。

路易基對於語言學，有濃厚的興趣，他自學了多種文字，現在正在翻譯俄國詩人瑪耶珂夫斯基的詩。

目前，他正在自學日文和中文，他見到了我很高興。他要把我的詩，譯成意大利文。而且要我朗誦我的詩，給我做錄音。這，我自然都答應了。

莉達在大學裏，教德國文學。她是一個高大健康的女性，臉上永遠掛着愉快的笑容。她不大說話，但却很注意聽別人的談論。此外，她還是一個烹調的好手，她爲我們做了好多道美味的菜。

吃完了晚飯，路易基開車送我們回家，從這天晚上，我就以T君的住處爲基地，前往別的城市。

T君的房間，堆滿了書報，一張大寫字枱，只剩下小小的一片地方，來安置紙筆和茶杯。

我們有很多話要談。隔着寫字枱，我們相對而坐。在燈光下，我們毫無倦意。我們對於文藝的見解，大致一樣。而我們對文學的事業，同樣地具有莫大的熱忱。在交談中，我們發現彼此都是互相支援的力量。我們也互相提供，足以增加互相了解的資料。

我們沒有想到時間，或者說想到了而故意不去管它。至少，我們不覺得時間過了許久，時間也沒有來打擾我們。我們誰也沒有看錶，誰也沒有打呵欠。

當我第一次回頭時，我嚇了一跳，窗子外面，已經是白色的了。

「天亮了！」他說。

這是怎麼回事？六、七個小時，我們就這樣坐着，沒有起過身。六、七個小時，那麼長的時間，怎麼只像是一個滑翔。

四

在意大利，我仍然是活在友誼裏，就跟在瑞士，在巴黎，在西柏林，在英國美國一樣。

幾個月來結識了多少新交，重逢了多少故友，給我這正在老去的生命，增加了大量的活力，注射了無限的青春。接受了這麼多的信托與期望，安慰與鼓舞，我的血液，每刻都在沸騰。

而且，親身的經歷給我證明，眞誠的友誼，是無所不在的。它不分地區，不分國籍，眞誠的心，都在共同嚮往着一個公平的世界和美好的未來。

一路上，友情加上友情，信念加上信念，一程程，一站站，像火炬一樣，把我送到了意大利。

在意大利，沒有一刻身邊沒有朋友。沒有單獨地在街上行走，也沒有單獨地走進餐館，也沒有單獨地住在旅舍。

意大利本是個陌生的地方，但因爲有朋友相伴，就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看到了許多不可不看的藝術瑰寶和著名的建築。

朋友們爲我做了極精密的安排，盡可能地讓我看到意大利的精華。

陪我到威尼斯的是T君。

陪我到翡冷翠的是W君。W君又給我介紹了翡冷翠的一些朋友。第二天，我們一行七個人，浩浩蕩蕩地去訪問意大利詩人但丁的故居，在巨大的簽名冊上用中文簽上自己的名字，並且都簽在一起。

W君又帶我去羅馬。在羅馬火車總站，有一位L君已到車站相接，他一早就接到了T君的電話。

什麼時候，我能夠有充分的時間，細細地描繪他們的音容笑貌呢？我還需要磨練我的筆，把我認識的朋友們，畫在紙上，或者寫在書中。我要寫出這一連串的友誼，和在這友誼中蘊藏着理想和熱力。從最本質的地方看來，這友誼實在也是世界人民友誼的一部分。

在T君處，又認識了兩位意大利朋友。這兩位意大利朋友，都會說些中國話。他們在我的紀念冊中，簽下了他們的中文名字，一個叫「亞歷山大·魯索」，一個叫「鮑

察娜」。他們不久以前，剛從北京回來。他們還要再到中國去。我們談了許多有關中國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和W君從翡冷翠回來，還沒有吃晚飯。還是亞歷山大·魯索，到廚房去，給我們炒了一大碟的中國菜——芥藍炒肉片。他在中國學會了好幾樣自己喜歡吃的中國菜。

本來在羅馬，我預計有兩天的時間，但路易基邀我到他家錄音。對這件事，他具有很高的熱忱，於是我說：「不要緊，你比羅馬更重要。」

在他家錄音，用去了好幾個鐘頭。一直拖到最後，他才開車送我們趕到車站，剛剛跳上火車，車就開行了。

我爲他錄下了很多作品，包括在《海洋文藝》中發表過的《長跑者之歌》、《一對對眼睛》、《時間》、《批評》和《換》。

我告訴他說，《換》這首詩，表現了中國的智識分子力求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情。在日內瓦，好幾位朋友都叫我抄了這首詩，貼在牆上。

這是那首詩的最後幾行：

讓我們的心靈深處能夠相通
讓我們嚮往着那閃着金光的高處
讓我們勇敢地再一次出發
去攀登那善意與美德的高峯
讓我們把全部的生命
都獻給正義的事業

我也很願意把這詩獻給意大利的朋友們。

一九七七、六、十六記於香港

海洋文藝叢書預告

第四種 逆弟（中篇小說集） 金依著

第五種 黑姑娘（亞非拉小說選譯） 李昕譯

中篇小說（上）

金依

兒女的去出不嫁

下午兩點鐘，一輛的士在醫院前停下來。

郭蓮拄着她那特製的金屬手杖，鑽出的士車廂，拖着一隻高一隻低的特製鞋子，忽忽忙忙的走進醫院。

看見她的人，就知道她小時是個小兒痲痺症的患者，她這種體態，是小兒痲痺症最普遍的後遺症。

但是，她忽忽忙忙跑進醫院，並不是爲了看病，她這腿，筋肉萎縮，看過很多醫生，想過很多辦法，用了不少的錢，已是沒辦法完全治好的了。她也不再爲此花費精神，而準備與這手杖和鞋子，相伴一生。

此刻，她是來看她的媽媽。

郭媽媽得了個肺氣腫，兼有其他病症，已不止一次要住醫院了。這一次，病得分外沉重，給搬進只有一張床的特別病房。

郭蓮特地請了半天假，來探望母親。此時，她身上還帶着一條一條的線頭，顯示她是從製衣廠出來的。

搭電梯，到得樓上，探病時間剛剛開始。她一直就走進郭媽媽的特別病房。

別看她是三條腿，可走得挺快，看出她是十分靈活的。

郭媽媽沉沉的睡着了，郭蓮到了門口，就放慢脚步，

悄悄的，走到母親床邊。

但是，她的金屬手杖却「叮」的一聲碰到母親的病床床沿上，郭媽媽眼皮動了一動。

「蓮嗎？」郭媽媽低低的哼了一聲。這輕微的「叮」的一聲，使她熟習地知道，女兒來了。

「媽，是我。」郭蓮帶着微笑，聲音也是歡快的，她希望由她輕鬆的態度，會使病重的母親寬一點心。

「唉，你來做什麼呢？」郭媽媽又是嘆氣。聲音仍很小：「又是請假嗎？」

「不要緊的，」郭蓮道：「最近工夫也很淡，而且不好做呢。媽，你好一些嗎？」

「好不了的！」郭媽媽搖了搖頭，喘着氣，微微的睜開了眼睛。她面前展現的，是女兒蓮花一般的臉龐，白中透紅，玉雪可愛。她梨渦淺笑，一雙晶瑩的大眼睛，含着歡快地看着她。

女兒是可愛的，郭媽媽伸出右掌來，想撫摸女兒的手，但是，她乏力，她的手掌伸不到女兒的手上，却摸到郭蓮金屬手杖的護手圈。

冷冰冰的，一陣凉意透進郭媽媽的心。她的手縮回去了。

郭蓮忙伸出一隻手，拉住母親的手。

「媽，別心急，會好的。」郭蓮安慰母親：「別再說話了，不說話，就不會氣喘，待好些，再說吧。」

「我不說，恐怕再也沒機會說了。」郭媽媽喘定了，又說了：「蓮，我的心事——」

「我知道了，」郭蓮道：「還是男朋友的問題，對不對？媽，你別担心吧，總會解決的。」

「你說了多少年了。」郭媽媽抽出被郭蓮拉住的手，反過來拉住郭蓮：「老是總會解決，但是，你二十七了。蓮，我這口氣斷不了，就是這件事，放不下心呀。」

郭媽媽又氣喘了。

又是這件事。每次，郭蓮探望媽，沒有第二件事。人家來探郭媽媽，郭媽媽也只說這一件事。

她說，她只有這件事放不下，郭蓮要是嫁不出去，她死了也合不上眼。

她說：「我阿蓮那樣漂亮，勤勞能幹，她雖然脚不方便，却是個好女子。你們幫幫她吧！」

她又自疚：「那次，她發高燒，我帶她去打退燒針，怎知道，她患的是小兒痲痺症，後來人家說，小兒痲痺症最忌打這種退燒針。打到那邊腿上，那邊腿就殘廢，我眞不

"還是男朋友的問題。"郭蓮道："媽，你別担心吧，總會解決的。"

了，而且危在旦夕，除非她馬上帶一個男朋友，到母親跟前，說："我們快要結婚了。"

這件事，儘管使得郭蓮內心如焚，然而，在病重的母親面前，她不願意使母親看見她有一點點的焦急。

郭蓮把母親的手放回床上，輕聲向母親說："媽，你爲我担心什麼呢？我自己能夠謀生，跟別人完全一樣。我也有許多好朋友，我不會孤獨。你是知道的，我還是一個樂觀的人。我會好好安排我的生活的，結婚不是人生唯一的事情，而且，這個問題，也不是可以草草解決，總要爲今後的幸福着想。我有我的主意，媽你好好養病，不要老在替我操心吧！"

這番話，郭蓮已準備了很久，現在母親病得沉重了，她才說出來安着母親的心。

但郭媽媽仍是皺着眉頭，搖頭嘆息。

"媽，你也是希望我往後幸福的。"郭蓮又說："我並不以爲自己身上有缺陷，就降低條件，隨便找個人嫁了該帶她去打這一針，害了她一生呵！"

這件事，郭蓮也很煩。

每次，她都對母親說："你別担心吧，總會解決的。"這句話，確實已經說了很多年。對爲此事而担心的老母親來說，眞的只是一句空話了。

她該說些什麼呢？

看來，再說什麼也不會有用，母親已經病得很沉重

就算。當然我也並沒有孤芳自賞，以爲很清高，總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互相不嫌棄——」

「好了，好了，」郭媽媽好像不願聽下去：「你別跟媽媽講道理，都是媽對不起你，不該帶你去打這一針……」

說到這裏，郭媽媽哭了。

郭蓮也很心酸，因爲媽媽老是負疚，恐怕死了，也不會原諒自己，認爲自己悞了女兒一生。

但是，郭蓮强忍住悲酸，她偷偷的擦乾了快要淌下來的淚水，又露出了笑容。

「媽，不關那次的事，」郭蓮平靜地說：「我問過幾個醫生，他們都推翻了那次的說法，根本是當時對這種病還沒有一個妥善的治療辦法，我能活下來、長大，已經很幸運的了。而且，現在我能做工，人家也不嫌棄跟我交朋友，你別再提這個了，我都不當自己是個殘廢人呢，你提起了，反而使我——」

「好，媽不提。」郭媽媽又拉住郭蓮的手：「你不用常常來看我，有時間，就去找朋友，媽大概還死不了，希望能等得到一天，你帶一個男朋友到我身邊來，那時我才閉上了我的眼睛。」

郭媽媽又流下了眼淚。

郭蓮替媽媽輕輕拭淚。她心裏更苦。有一件事，她還不願意說出來。男朋友，男朋友，說易不易，說難不難。

剛才，李銘就說要陪她上來，一起看看郭媽媽。但是，郭蓮拒絕了。

李銘，就是送她到醫院來的的士司機。

有那麼巧，郭蓮要到醫院，去搭巴士，李銘剛剛把的士駛過來。

李銘，曾經是郭蓮的工友，在製衣廠做過，還跟郭蓮同做一個部門，後來，轉行去做的士司機了。

在同做工友的時候，郭蓮還是一個不大開朗的女孩子。是李銘，這個調皮的青年人，常常跟她開開玩笑，逗她開心。

起初，郭蓮覺得李銘只是個愛玩的渾小子，但漸漸，發覺他不止愛玩那麼簡單。

這是一天收工時候，李銘跟郭蓮一起走出廠門，突然問她：「你爲什麼總是含愁脈脈，像個林黛玉的樣子？」

「不見得吧？」郭蓮認爲他又在開玩笑：「你別又胡說八道，好不好？」

「這一次，不是我胡說八道，」李銘說：「你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有點不夠開朗？」

郭蓮沒說話。不錯，她是不大開朗的。

「蓮姐，一個人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李銘道：「一個精神樂觀的人，他的愉快，會掩沒掉他自己表面上的一些不圓滿的東西。」

「你不要諷刺我，好不好？」郭蓮給觸及了痛處，她很惱火：「而且，轉彎抹角，你不如說：你這個跛妹——」

「蓮姐，別誤會。」李銘却認眞起來，誠懇地把郭蓮截在路邊：「我不是諷刺你，如果我要諷刺你，何必這樣說呢？我只是想說：我們年青人，人殘志不殘，我們要用旺盛的精神意志，來補足我們的缺陷。蓮姐，我是個不會說話的人，而且，一向慣開玩笑，但我這番話是誠懇的，說得如果不對，希望你原諒。我是友善的，不是惡意的。」

郭蓮怔住了。

她看着這個年青人，此時果眞不是開玩笑的樣子，而是很嚴肅，很誠懇。

「我有個朋友，是個侏儒。」李銘道：「而且很醜陋。但是，他一點不自卑，他不怕人笑話，他說：人家笑我，是免不了的。怕笑，並不能使人不笑。於是，人家笑，我也對他笑，我跟他做朋友，人家見我不介意，也就跟我做朋友。果然，他有許多朋友，還結了婚。他妻子並非也是個侏儒，而是個正常女子，人家都說他妻子難得。你看，這是不是精神勝於和重於外表的例子？」

郭蓮很感動，她覺得李銘跟她說這樣的話，不簡單。她十分感謝李銘，因爲從來沒一個人這樣關懷過她。

漸漸，她對李銘有些特別的想法了，腦子裏，常常浮着李銘歡快的笑容。

但是，她在警惕自己：「我配不上他。而且，他只是鼓勵我，人家可沒有這個意思的。」

奇怪的是李銘漸漸也喜歡接近她，常常跟她一起放工，送她一程，談天說地，十分開心的樣子。

李銘還半開玩笑地對她說：「我的媽媽老是催我找對象結婚，說什麼我家兩代單傳，要早一些傳宗接代，而且說我長得俊，一定要找個登對的女子。你說：這不是笑話？」

雖然說是笑話，但郭蓮聽了，心中却不很舒服。李銘媽媽要給兒子找的，是一個「登對」的女子。那麼，她肯定的，不會是他「登對」的對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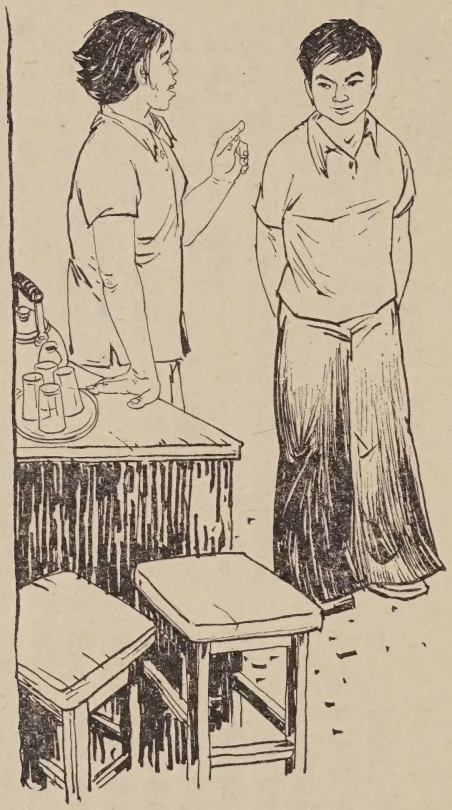
然而，李銘又說：「我說，好的，我一定找個登對的，但不是相貌儀表，而是志同道合。」

李銘帶了郭蓮參加旅行，多是本行的工友，郭蓮去多了，也認識了許多工友。

後來，他們所做的製衣廠，由於發生股權問題，而至關廠了。郭蓮就憑這些工友介紹，轉了廠。

李銘也轉了行，他早已有車牌，考了個的士牌，去做的士司機。

他們仍有來往，這事，讓李銘母親知道了。



李媽媽對兒子說："聽說你識了一個殘廢女子，我告訴你，我不要這樣的媳婦。"

李媽媽對兒子說：「聽說你識了一個殘廢女子，我告訴你，我不要這樣的媳婦。」

「媽，怎能這樣說？」李銘說：「郭蓮是個好女子，勤勞，有手藝，而且，人也開朗了，我跟她是很要好的。」

「你眞是千揀萬揀，」李媽媽道：「那麼多好女子不要，偏要一個跛脚妹！」

「這有什麼關係呢？」李銘道：「只要人品好。她的腿有一點缺憾，並不妨礙她去做工，也不妨礙你說的什麼傳宗接代！」

「總之，我不要這樣的媳婦。」李媽媽道：「如果你要娶她，你就不要認我做媽！」

「我既要娶她，也要認你做媽！」李銘笑道：「媽，你見見她，就知她是個好女子！」

「我不要見她！」李媽媽道：「我的性情你知道，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李銘把這番話，坦白對郭蓮說了。這還是最近的事。郭蓮雖然知道，李銘很坦誠，很堅心，但是，她不由又想：「我何必使他母子不和呢？」

她又想：「我會自立，不結婚也沒關係的。」

她慶幸這事沒讓母親知道。

但是，這一次，母親確是病得太沉重了，又提出了這個問題。

李銘說要探望郭媽媽，郭蓮只是拒絕。因爲她不知道，她和李銘往後將會怎樣發展。

也許，她和李銘是不會有結果的，那麼，見了媽媽，又有何益？

郭蓮對着媽，心有點亂，腦子不時浮起李銘的影子，她內心很苦。然而，她還是安詳地對着母親。直到探病時間結束，郭媽媽說：「你走吧，不必多來看我。除非——」

郭媽媽沒有說下去，郭蓮知道，又是那麼的「三幅被」，她安慰了母親，走出病房，哭了。

一直哭到醫院大門口。

同到醫院探病的人，還以爲她是爲所探的人的病傷心。誰知她的滿懷心事呢？

一輛的士，停在醫院對面，司機按響了號，喊：「蓮姐！」是李銘，他還在等候着她呢。

插圖：阿立

索爾・貝羅再獲文學獎金

喬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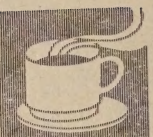
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美國小說家索爾・貝羅（Saul Bellow），今年四月間又前往英國愛丁堡領取了蘇格蘭國際文學獎金。這項獎金稱爲"尼爾。甘恩獎金"（Neil Gunn Fellowship），是一九七三年爲紀念蘇格蘭小說家尼爾・甘恩而設立的。

貝羅領到的獎金爲一千英鎊。蘇格蘭藝術委員會還熱情安排他在蘇格蘭訪問三週。貝羅在愛丁堡作了一次講演，還出席了記者招待會。

貝羅原爲加拿大人。他寫的作品有的是描寫城市中掙扎過活的一些人物。其最新一部小說爲去年出版的《漢波爾的禮物》（Humboldt's Gift）。

外國文訊

每月茶座



藝術作品中的「我」與「他」

白繁茹

幾個朋友在茶座上，談到了畫。當談到一位畫家的畫時，甲發表了意見，認爲這位畫家現在正遭受着一個局限：

「他作畫的時候，被一個『我』字縛住了，……」

乙插口，說：

「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覺得，縛住這位畫家的是一個『他』字。」

經過熱鬧的談論，弄清楚兩人意見的實質。甲所說的「我」，指的是那位畫家作畫的時候，不是進入了忘我的境界。他認爲，一位藝術家，應當對生活有深切的感受，而且迫切要求把它表現出來。當達到這樣的境界時，創作者常是忘我的，只在熱心地思考創作，被那個火熱的主題攫住了。這時會「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並不考慮「我」這幅畫畫出來後受不受歡迎，專家會怎樣批評，一般人喜不喜歡，——甚至賣不賣得出去。

乙所說的「他」，指的是那位畫家被別人的影響束縛住。他很迫切地要搞出自己的風格，但是顯然他尚未達到自己產生獨立風格的地步，因而只能做到從A大師那裏汲取某一特點，從B大師那裏搬來某一特點，從C大師那裏又借取某一特點，這樣來拼合出形式上的獨立面貌。表面上在追求「我」，實際上是受制於

「他」，許多個「他」。同時，還生怕「被有識者譏」，力求一筆一劃都有所本，不敢眞正有自己的創造。這也是受制於某一些看不見的「他」。

這麼一談，兩人的意見倒是可以統一的。

話題是從這一位畫家談起，其實這種現象，倒不只限於一位兩位畫家，也不限於畫家，從事各種藝術創作的人，往往在某一個階段上都會經歷着這樣的困擾。跨得過這一階段，才能夠獲得自己的風格，條件是：到達了自己眞正能有所創造的境界。

這裏的「我」字和「他」字，其實是一回事。爲了急於在形式上獲得「我」，而生硬地借助於「他」。這是創作方法上的問題；又爲了從「我」的角度考慮作品的功利後果，便担心着許多「他」的議論與目光。這是創作態度上的問題。前者關係到一個人的藝術素養，後者有時關係到生活上的實際境遇。一個從事藝術的人要攀登高峯，要衝破生活事務的束縛，才能夠有寸進，可眞是不容易的事。

藝術創作上成熟了，必然帶來個人的風格。那是水到渠成時必然產生的結果。「只問耕耘」的精神在這裏是必要的。不過，也要當心另一個傾向，就是孤芳自賞，只搞自己的一套，脫離了社會。那可能像獲得了「我」，擺脫了「他」，實際上恐怕却不然，還是給困在這個圈子裏，只不過換個形式而已。

真實的細節

章玉

藝術作品就是要寫得眞實。

寫得眞實，帶有藝術魅力，這樣才能夠感染讀者，把作者所感受的，也强烈地帶給讀者。

眞實，得來自生活。

一本寫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說，寫到居住高原的印第安人到外地買種子。他們一路上經歷着自然界的多種險阻，他們幾個人，必須渡過一道河，河水急，而且是泥水，是泥石

流。

三人中，有一個是有出遠門經驗的。他等待這地方的當地人過河時，叫大家照那人的辦法過河。那個當地的印第安人，過這道河也不是容易的，他選擇適當的地點下河，目光不離對岸，一直向前走。

三個過河的印第安人，帶着牲口，依着剛剛看到的榜樣，勇敢地下水。帶頭的是有經驗的曼努諾。

「他們到了中流的當口，只聽得一聲石頭的低沉撞擊聲，曼努諾的一頭騾子被水流捲住了。只見一個黑浪升起，那頭牲口一下子就被淹沒。……曼努諾悲痛地大叫一聲。他只注意到自己受的損失，沒有看到危險。他離開隊伍，投入洪流，去打救他的牲口。可是，他只走了幾步就失掉平衡，倒了下去。」

這時，比他經驗不足的阿希阿利驚叫一聲，不敢放鬆他騾子的繮繩。這一驚叫，使前面走的那個當地人回過頭來，他：

「看見了曼努諾在浪裏翻滾着的身體；他猶豫了一下，好像想去救，可是緊接着却更快地向前走，因爲他知道得很清楚，停下來就是死亡。他上了岸，不去管遭難的人，而是叫喚着給其他的人指路：『向前走！別停下來！……』」（玻利維亞・阿格達斯著：《青銅的種族》）

這裏的描寫，樸素簡單，沒有染，但是給人强烈感到那自然環境的威力。生活在那裏的强壯的印第安人，憑着他們世代積累的經驗，知道怎樣應付那條危險的河流，那個當地的印第安人能成功地走了過去。但是，他們也知道在什麼情形之下，個人的力量是無能爲力的，所以那個當地印第安人對陷於危境中的曼努諾望了一眼之後，只能硬起心腸不去救他，不是冷酷，是不得已。上了岸，他忙着指點其他的人上岸。這是他在那情況下所能盡力的全部的事。

通過這些細節描寫，我們能夠多少想像到那泥石流河流的兇險。這些細節，不是坐在房子裏能想像出來的，想像力再强也沒有用。眞正動人的細節來自生活。

不通過這樣的具體描寫，只用許多抽象、概括的字眼來形容，有沒有用呢？大概也不能說全沒有用處，不過用盡了形容詞之後，再描寫第二道河時怎麼辦呢？

母與子

（菲律賓）艾爾瓦洛・馬爾狄尼茲
穆　川　譯

艾爾瓦洛・馬爾狄尼茲（Alvaro L.Martinez）是菲律賓當代作家，他出身貧寒，由於自己的勤奮學習，終於成爲作家。他在高中畢業後，無力升大學攻讀，就出來當店員，後來又做了七年教師。在離開教職之後，當了中學的秘書，以後又成了學生中心的總秘書，這時他已在全國性的刊物發表著作。他最著名的作品有《破爛的十字架》、《不速之客》、《不需要的孩子》、《窮人的聖誕節》和《棕黃色的皮鞋》等。《母與子》譯自《菲律賓散文詩歌選第三卷》。

——譯　者

狄娜站在帕戈車站的一個角落，一個小衣箱用繩子小心紮好放在她脚邊。在它旁邊是一個小竹籃，上面塞滿了成熟的果實，還有兩隻綁住脚的鷄。她正在睜大眼睛讚賞着這座大車站，它跟二十年前那座只有細小樹皮頂的車站有多大的不同啊，那時她因爲一個親戚病了趕來馬尼拉時曾見過。

很快她就清醒過來，目前她正面對着麻煩。她向經過的路人的面孔掃視一番，希望能認出個熟人，但她現在是處身在一個大城市，從她上次見過它以後早已完全變了樣了。她正要尋找一個只在偶然收到的信中聽說過的地方。

在來往的人中，她認不出一個熟人，他們連看也沒看她一眼呢，於是她感到疲倦，就在小衣箱面前蹲了下來。她伸手進裙子的一個寬大的口袋，小心地掏出一個檳榔包，把上面的石灰掃了掃，再把它包好，一把放進口裏去。

她一邊嚼着檳榔一邊沉入深思，有好一陣她因爲不知身在何處，憔悴萬分而幾乎不知所措。現在她回想起令她來到馬尼拉的所有事情來了。

他們是心地單純的鄉下人，想的只是在他們細小的農莊盡力多長些稻米。她丈夫是個老人，滿腦子鄉下佬的思想和方法。他以從十五歲起耕種父親留下的土地而自豪，那土地是家族的一份財產，父子相傳，有戒律規定要親手耕作。他也以娶到一個鎮上最漂亮的美人而誇耀，狄娜年輕時確是個美人兒呢。

後來，他們生了個兒子，一個獨生子。她丈夫對這兒子愛極了。他長得很像他爸爸，親戚朋友都認爲他將來一定會長成一個像他爸爸一樣的好人，因爲比朗先生人人都認爲他是個一等好人。鎮長成了這孩子的教父，這孩子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

比朗先生會對鎮長說：「教父你看，他是個多英俊的小伙子啊！他將來一定會像父親一樣當個好農民，按照傳統結婚的。」

他們以自豪和寵愛看着這孩子成長，雖然他們對他各有不同的期望。狄娜夢想能送他進學校，盼望有朝一日他成爲一個大醫生或者著名的律師。而她的丈夫却有着根深蒂固的想法，希望他們的兒子能繼承父業，經營農莊，盼望這孩子長得身體强壯，成爲一個熱愛農村生活的小伙子。他夢想有那麼一天，能把農莊的活計交下來給孩子，自己好躲到鬥鷄場或威斯丁的理髮店裏，跟老人們談天說地，過比較清閑的日子。他還希望兒子能討一個鎮上的姑娘成立了家。

狄娜回想起第一次帶兒子上學時的情景，不禁微笑起來。他哭得多兇啊，拉着她的裙子不放。她安慰他，答應他好多事，吻他，拍着他的背，一直到他被迫留下來讀書。以後，他讀了幾個禮拜，背書給她聽時是何等自豪啊。她一個字也聽不懂他讀的英文，但一想到他在用心讀書，就使她滿心快慰了。

一切都過得很平靜，直到孩子長到十五歲，有一次他舅舅到馬尼拉去做生意，他跟着去旅行了一番。那孩子見識到那美麗的城市，它的建築物和學校，就經常向母親談及自己希望到馬尼拉讀書的抱負了，但他却一句話也沒對他父親提起過。在城裏所見所聞，是他連作夢也沒想到過的，那兒的現實跟他們那寧靜的小鎮，眞有天淵之別啊，這一切更激起了他到馬尼拉去的慾望，甚至比到那兒去讀書盼的更起勁。在他跟舅舅做完生意回家來，這種渴望就更迫切了。

危機在小伙子小學畢業後終於出現了。

有一天，他父親對他說：「艾京，按年齡現在你已足夠自己去管理農莊了。」他指着前面的一片土地，金黃的稻谷已經成熟轉黃了。「你已經受過足夠的教育，中國糧商來買米時你能跟他們討價還價啦。」

艾京沒有作聲，但他把父親的決定講給母親聽時，却像個小孩子般哭泣起來。她呢，也爲他和爲自己感到失望，因爲他的希望破滅也就等於她對他的期望破滅了。

在那以後，艾京變得守口如瓶，一遇不須下田幹活，就單獨一個人到處亂逛，這樣過了好一段日子，有一天早上狄娜和她丈夫起床，發現兒子跑掉了。經過一番調查，知道他上了一輛卡車到馬尼拉去，他把自己所有的積蓄全都帶走了。

過了好幾個月，他媽媽才收到他的信，信中向她訴說生活的艱苦和貧困，還說他在一個同鄉的牙醫家裏打工，夜裏就上一間高級私校去讀夜學。她看了這信哭得好心疼啊……

她把這信給她丈夫看，再一次爲兒子求情。

「可比朗，他是你的兒子……你的親生骨肉啊，」她哭着說。

「我的……我的兒子？」他叫喊道，「我沒有兒子！」

「可是，比朗……！」

「我不是跟你講過了，沒有兒子！狄娜，」他的眼睛閃露出憤怒的光，「我不准再在這家裏提起他的名字，你聽明白嗎？」

他又加上一句：「你要記住，我不希望發現你再跟他通信，不准再接他的信，你回他這封信時就把我這番話告訴他好了。」他把信扔還給她。

她哭得那麼傷心，只有做母親的才會這樣哭的，可是那老農民仍舊執拗己見，不過他的威脅也並沒有嚇住她，她繼續和兒子通信，她的姪女兒麗達幫忙她寫信給艾京，把她要講的話告訴他，她托話安慰他，給他出主意，鼓勵他。他回信來說，會記住她的話，努力上進。麗達把他的信一字不漏地唸給她聽。有一次他這樣寫：「媽媽，我多想回來見你，我多希望能得到爸爸的原諒啊。我知道你的計劃破滅是會多麼難受的，不過，媽媽……！」

她注意觀察她的丈夫，希望看到他會心輭下來。有一次，艾京跑回來向他請求原諒，可是那怨恨滿懷的老人追趕他，手裏拿着棍子，如果不是鎮長干涉，眞不知會出什麼可怕的事呢。

他再來信說：「我在渴望把你接出來，媽媽，不過，我知道那是有困難的，等將來……」

狄娜想到這兒，眼淚盈眶。老人死了，他到死時也不肯原諒兒子，而且還遺言死後不要通知艾京。故此她兒子對不肯原諒他的父親去世一無所知，狄娜突然決心到馬尼拉來了。

狄娜站起來，由於兩腿蹲得發麻，咬着嘴唇。她向四週望望，猶豫了一陣，背起了小衣箱和那籃子水菓，手中提着那兩隻鷄，走出了車站。她怎樣才能到達目的地呢？她所有的錢，在丈夫葬禮和買火車票時都花得七七八八了，現在口袋裏只剩下三角錢。

她向車站站長打聽：「先生，請告訴我，怎樣才找得到伊薩克珍珠街？」

他提議：「你最好僱一輛車，司機會把你車到那兒去的。」

「請你……請你告訴我，要付多少車錢？」她胆怯地問。

「你跟他講講價錢，大約要一個比塞塔吧。」他有禮貌地答道。

她離開了站長，望了那一排車子好一陣，車都泊在車站前面，一個司機看到了她，走上前來，問她是不是要車。

「到伊薩克珍珠街要多少錢？」她怯怯地問。

「伊薩克珍珠街在哪兒？」

「這兒……這兒是那地址，」她說，一邊伸手進口袋

掏出一片紙來，「那……那是地址，你看看好嗎？」

那司機看了那地址後，答道：「三角錢吧。」

她說：「一個比塞塔吧，我就坐你的車。」

那司機猶豫了一下，同情這老太婆，就同意了。他幫忙狄娜搬行李，罵了一陣另一輛碰撞了他車子的司機，就開車上路了。

對於狄娜來說，路途可眞遠，當她來到一間美麗的住宅門前時，她的心卜卜亂跳，快活得不得了。

「那間就是你要找的房子啦，」司機說。

她望着那座房子，簡直不敢相信，難道它眞的會是她兒子的家嗎？當然，他在信中曾提到過它，不過他沒告訴她那房子竟會是這樣巨大。他在信中也提過他跟一個城市姑娘結了婚，這件事曾使他父親更加暴跳如雷。

她恍恍惚惚地走下車，又渴望又害怕走向前去。但她對重見兒子的思念使她振作起來，她付了車錢給司機，把東西放在路邊，前去敲那緊閉的大門。一個傭人來把門打開。

「艾京……是住在這兒嗎？」她口吃地問。

「你是說艾京·迪馬薩先生嗎？」他反問道。

「是的……是的……，」她迫切地回答，由於發現找對了地方而高興萬分。「我可以見他嗎？」

傭人答道：「我的主人和太太都出去了，你不在乎就等一等他們吧？」

她點點頭。那僕人打開門讓她進去，指了張椅子讓她坐。她對客廳裏豪華的擺設和值錢的傢俱帶着欣羨的目光看了又看，她根本不知道原來兒子有這樣好的一個家庭呢。

她坐不多久，又開門了，但當她看到進來的人的面孔時，不禁失望地坐回椅子上去。原來這只是艾京的朋友來拜訪他罷了。他們留下來坐了一會，望望她，低聲地講着話。有時他們笑起來。這一切都使狄娜覺得他們在議論她那身鄉下打扮和土氣的舉止。等看到他們走掉她才鬆一口氣，但內心的痛苦却開始襲來。

「我想，他們是他的朋友，」她對自己說，「他們笑我，因爲我是個鄉下來的老太婆，艾京的妻子……她又會不會笑我，看不起我呢？她是個城市姑娘，一定以爲她丈夫的母親不會像我這樣土里土氣的，這樣一來艾京就會不快樂了，也許他會以我爲恥呢。」

她是個鄉下女人，一個窮老太婆，根本不懂城市的那一套，她只會講鄉下話，她從小就只會講鄉下話，不會講別的語言了。她不懂得禮儀，聽說在馬尼拉是很注重禮儀

的，她兒子現在是個出名人物了，他有好多朋友，會因他有一個無知無識的鄉下婆母親而嘲笑他的。

她俯下身去拿起了她的小衣箱、那籃水菓和鷄，慢慢地從打開的大門走了出去。她覺得自己很渺小，很渺小！她不能使自己最心愛的兒子蒙羞啊！

她站在街上，不知何去何從。誠然，在這個她什麼人也不認識的大城市裏，叫她又能到哪兒去呢？要回鄉下去，她又沒有錢。問她兒子要錢？不，她連想到同他見面也忍受不了。突然，一聲汽車喇叭聲把她嚇愣了，可也已經太遲了，她閃避不及，被汽車的護板撞着，倒在地上。車上的兩個人發出一聲驚叫，狄娜躺着不動，她那籃子水菓，她的衣箱和那兩隻鷄，向四處飛散開來。汽車發出尖銳的聲音剎住了掣，一個男子從車上走出，向那俯伏地上的女人跑過來。他輕輕地把她扶起，跟着發出一聲悔恨的驚叫，他認出她來了，他抽泣着喊叫：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老太婆張開雙眼，望着那年輕人的面孔。

「艾京，艾京……是你嗎？」她低聲說，一面摸着他的面頰，「不要緊，艾京……不要緊……沒有關係，我的孩子啊……」

文藝書訊

希臘神話與英雄傳說 鄭振鐸編著。本書根據幾種著名的希臘神話和英雄傳說的古籍編成，作爲《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中的戀愛故事》的續編。現將其中個別字句及譯名作了適當修改，重印出版。三十二開本，精裝。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定價港幣十八元。

古傳奇新編 唐棠編著。從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國古傳奇中擷取精華，分別聯系故事的社會背景，發掘其中的含義，引伸而爲各個較有生活趣味的語文中篇小說。第一輯分《聶隱娘》、《崑崙奴》、《虯髯客》和《南柯記》四種。定價按序分別爲港幣：四元七角、四元、四元七角、四元四角。三十六開本，直排。香港宏業書局出版。

點與綫 （日）松本清張著，晏洲譯。長篇推理小說，天地叢書之一。作者松本清張，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說家，本書亦被譽爲世界十大推理小說之一。故事情節引人入勝，內容也有一定的社會意義。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定價港幣四元。

小徑 莎克著。散文集。收輯的文章共三十二篇。新加坡而今出版公司出版，定價坡幣一元二角。

月亮的奇蹟

余盈

那月亮使我滿心都柔和下來了。

本來，已經是夜半了，輾轉反側，情緒很亂。然而，突然發現窗外高空那一輪明月，心情就立刻變了樣。

月亮眞是一個奇蹟。

它美得那麼簡單。線條簡單，內容也簡單。

然而，它的感染力眞大。千古以來，多少人爲它神魂顚倒，多少文人雅士，嘔心瀝血，絞盡腦汁，用多樣的情感，織就數不盡的佳句，翻不盡的詩篇，吟之誦之，對月亮讚歎個不完，描寫個不完。

有情人要選月下來談心。離家的人，看見月亮，便興起無限的鄉思。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做月餅、做燈籠，不厭其煩，大家想盡辦法去助興，爲的只是，那天晚上，月亮分外圓，分外亮。

年年月月，月亮總是用同一的面孔和我們相見。雖說它時圓時缺，但變化並不大。雖說它時明時暗，但光度與色澤是大同小異。總不外是那麼柔和地發着似白非白的光。

然而，就這樣，它就能顚倒衆生。

就這樣，它就能操縱你的情緒。

它要你愛它，但不許你狂。它與你相離遠之又遠，然而，你仍然覺得和它十分親近。

它對你毫無敵意，它接受你一切的愛，還給你的，永遠是寧靜、和諧與撫慰。

它時時挑逗你的回憶。當你在它的光華的沐浴下，回憶起來，一切事物，都彷彿披上了輕柔的乳白色的薄紗，一切都變得柔美了。

我本來和月並不熟悉。我住在都市的時候居多。我和月之間，常常有重重房屋之隔，還有種種世務之隔。房屋阻隔了我的視線，世務阻隔了我的心靈的投射。

然而，只要偶然有機會與明月相見，它就總是毫不吝嗇地，爲我灑下無限柔情。

今夜，它又默默無言地向我注視，使我寧靜，使我的疲勞悄悄地從我身上撤退。

它用最輕盈的、最不着痕迹的語言，給我鼓勵，祝福我明天的工作。

我終於明白了，明白了月亮的魔力何在了。

它總是在夜晚出現，總是給你隱隱約約的光芒，總是給你和諧的啓示，圓滿的希望。

想像一個爲正義而戰的勇士，拖着滿身的重創，臥倒荒野，這時，這短暫的時刻，他不是正需要一個月亮，和一種月亮式的看護麼？

想像一個顚連困頓，被不平等的生活磨折得喘不過氣來的可憐人，他也不是偶然地需要一個月亮，和月亮一樣慷慨、一樣不取報酬的撫慰麼？

想像一羣不辭勞苦、勤懇工作的人，付出了一天的血汗，他們不是也需要一些月亮下的集體遊戲，不是也需要一場像月亮一樣寧靜的安眠麼？

離情需要月亮來安撫，煩惱需要月亮來疏通，抑鬱需要月亮來消解，憤怒需要月亮來調節。

溫暖的親情，志同道合、和諧無比的友情，一切和諧已極的情緒共鳴中，一定含有「月亮」的成份在內。

生活使人興起千般情萬般情。這些情緒的激盪，猶如種種抒情音樂的轟鳴。然而，音樂中有月光曲，有無數抒發月光一樣的情懷的樂句。

我們的生活，有需要月亮的時刻。

在工作中奮戰的時候，我們需要太陽般的抱負，然而當我們休息，我們需要月亮。

今夜，月亮在我疲倦中出現，疲倦把我啃嚙得不能安眠。但月亮不着痕迹地攝走了我的煩躁，把我的疲倦，溶解在乳白色的寧靜中。

無聲的嚮往，無影的神移。

我彷彿移入了月亮，月亮又彷彿移入了我。

無聲，無影！奶白色的安眠，月亮式的安眠！

思嚴

第四講：漢賦與賦家

李白《白頭吟》詩中說：「此時阿嬌正嬌妒，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

宋代愛國詞人辛棄疾的《摸魚兒》詞，其中也有一段這樣說：「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

上面所引的詩和詞，都提到一個相同的故事，就是長門和司馬相如的賦。這是漢初傳說的有關漢武帝和陳皇后的愛情故事。據說：陳皇后失寵，被漢武帝冷落，住在長門宮中，知道司馬相如善作賦，遣人送百斤黃金給他，請他捉刀，代做一篇賦。漢武帝看後，大受感動，又和陳皇后恩愛如初。阿嬌就是陳皇后的小名。傳說的來源，是因爲司馬相如有一篇《長門賦》，序文中提到這一回事。

這裏並不是想講愛情故事，也不考證陳皇后後來是不是和漢武帝恢復恩愛。這裏想講的，是古典文學中的漢賦，和司馬相如這個吸引人注意的人物。

漢賦的來源

顧名思義，漢賦是兩漢時代盛行的一種文體，這種文體來源自楚辭，但又與楚辭不同，它是一種以散文和韻文相結合的，以鋪陳敘事爲主的文體。爲了講述的方便起見，想抄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關於賦的釋義，來作說明。《詮賦》篇說：「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又說：「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這兩段的意思，是說，賦本來是詩的表現形式之一，以鋪陳寫物敘事，它來源於詩，而受楚辭的影響，在楚辭的基礎上再予拓展。最早的賦，有荀況的《禮賦》、《智賦》，宋玉也有《風賦》、《釣賦》，可說是漢賦的祖先了。

但在戰國時候，還是詩和楚辭的時代，賦是很少見的。《漢書藝文志》有雜賦十二家，首列「客主賦」十八篇，所謂「客主」，是採用兩人問答的形式。荀況的《禮賦》，宋玉的《風賦》，都是這種形式。甚至漢初枚乘的《七發》也還是這種形式。這一類的賦，還是騷體的變種，也可以說是漢賦的雛形。

司馬相如和賦家

漢賦的形成和大盛，要到漢武帝以後，也就是以司馬相如爲代表的時代。司馬相如是漢賦的大家，與他同時的賦家，還有淮南羣僚、嚴助、枚皋、東方朔、朱買臣、莊忽奇、劉向、王褒、張子僑等，但以司馬相如聲聞最著。據說，漢武帝讀到他的作品，大加賞識，還以爲是前人的佳作，恨不與此人同時，後來還是狗監楊得意對漢武帝說，此人是他的同鄉，漢武帝才召見他。所以，後人一提到漢賦，很自然地就以司馬相如爲代表人物。

司馬相如（前一七九——一一七）字長卿，小名犬子，四川成都人。少好讀書擊劍，景帝時爲武騎常侍，不大得

意。漢武帝對他賞識後，曾一度奉使西南，後爲孝文園令，不久病卒。儘管他的賦很有名，但在政治上，他還是受排斥和不得意的。

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有一段對司馬相如的評價說：「蓋漢興好楚聲，武帝左右親信，如朱買臣等，多以楚辭進，而相如獨變其體，益以瑋奇之意，飾以綺麗之詞，句之短長，亦不拘成法，與當時甚不同。」可見，魯迅先生對這位在漢代文學形式「變體創新」者，也給予肯定的評價。

如果把漢賦的發展，用一條分界線把它劃分的話，從陸賈到賈誼、枚乘，那是漢賦的誕生階段，賈誼是漢初的賦家，但他作賦不多，留給後人的只有《鵩鳥賦》和《弔屈原賦》兩篇。枚乘作品，《漢書·藝文志》載他有賦九篇，但留傳下來的，只有《七發》、《柳賦》、《菟園賦》三篇而已。後兩篇還疑是後人假托的僞作，實際可靠的只有《七發》一篇。

這一時期，漢賦的形式，還沒有它自己獨特的風格，基本上是因襲楚辭的形式，詩的氣質比較重，而散文的成份比較少。例如以賈誼的《弔屈原賦》來說，和騷體是很接近的。「彼尋常之汚瀆兮，豈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這一類的詞句，和屈原的《離騷》，是沒有太大的分別了。

但到了司馬相如時，漢賦的基本形式被固定下來了。司馬相如是一個富有文采和想像力的作家，他採合各家的特色，加上他自己的創造，爲漢賦建立了獨特的形式。後來的賦家多得很，但都是摹擬和追隨他的形式，沒有人能越過他的藩籬。可見，他對於漢賦確實有很大的影響力。後期的揚雄稱讚他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這個評語誠不過分。

漢賦的特點

漢賦這種文體，究竟好不好？還是要引劉勰《詮賦》中的一段，來作說明：

「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繪畫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穀者也。」

這一段話，可說對漢賦一針見血的褒貶了。本來賦是要用來寫物抒情的，首先要求有明雅的義理，配以巧麗的文詞，內容和形式相結合。這樣，就如織品之有朱紫，如繪畫之有黃黑，新的文詞而有好的內容，色雖柔和又有所本，這才是賦的主要體裁。但後來捨本逐末，沒有內容只重形式，變成了長篇累牘空洞無物的廢話，雖有巧麗的文詞，又有什麼用呢？讀了千篇，愈讀愈不明它的要旨，這就是「繁華損枝，膏腴害骨」了。連揚雄也說：作賦是「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

由於賦家這種作風，使漢賦變成了專事誇張而缺乏眞實性的一種文體，這種文體一味講究瑰麗堂皇，拉長篇幅，專用一些奇文僻字，表現自己的詞章和學問，所以，漢賦不但是一種沒有內容的作品，而且是難讀難懂的文章，那些賦家每一個都是文字學家，但讀者却是望而生畏了。

借用鄭振鐸先生的話，使讀者對於賦體有更深的了解，他說：「漢賦是體製弘偉的，是光彩輝煌的。但內容却是相當空虛的。我們遠遠的看見了一片霞彩，一道金光，却把握不到什麼。……所謂賦者，遂成了徧搜奇字，翦稽典實的代名辭。」（《中國文學史·辭賦時代》）

這種文體，無論如何不能留傳久遠，難怪漢賦只在兩漢時代，盛行了一下，後來就不很爲人們所重視了。

漢賦產生的社會背景

大名鼎鼎的賦家司馬相如，《漢書·藝文志》載他有賦二十九篇，但大都失傳了。現存者只有《子虛》《上林》《大人》《長門》《美人》《哀二世》六篇而已。現在試舉他的《子虛賦》首段爲例，讓讀者欣賞一下文字學家的傑作：

「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峯萃，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雄黃白附，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

夠了，不必抄得太多，連排字工友和校對先生都要有意見了。《子虛賦》借三人對話，描寫諸侯、天子的游獵盛況和宮苑的豪華壯觀，儘量用誇張的描繪，不管是否和主題有關，不理是否符合實際，只憑作者的生花妙筆和最大想像力，什麼都可以扯上去。這開首只不過要寫雲夢地方，就不惜使用那麼繁瑣的字句，說個不完，其中的難字僻字又那麼多，試想想，這種文體，除了統治階層文人學士欣賞外，一般人還有什麼興趣讀下去。

當然，漢賦的產生，是有它的一定社會背景的。劉勰說：「秦世不文」。其實何只秦代沒有文采，就是漢初文、景之世，也不是很有文采的。漢初幾十年中，學術思想方面，還是黃、老的道家學說佔統治地位，在這種思想控制下，像漢賦這類文采太多的文章，是不受賞識的。所以，司馬相如在景帝的時候，只做個武騎常侍，是武的不是文的，可見他的文采並沒有受到賞識。只有到了漢武帝時候，政治、學術、經濟，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正如司馬遷的《史記・平準書》中所說：「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這是漢代的鼎盛時期，統治者的驕奢淫逸，也跟着滋長起來，大興土木呀，求長生不老呀，田獵巡游呀，這一切也都發展起來了。統治者需要一批御用的文人，爲他歌功頌德，誇張他們的享受，這一來，漢賦的作者也就應運而生了。漢武帝愛好文學，重視詞賦。漢賦這種文體，正是適合宮廷的需要，獻賦與考賦的制度也跟着產生了。由統治者以爵祿爲號召，推動了漢賦的興起，漢武帝之後，很多賦家都是因作賦而踏上了做官之路的。

代郵

泰國石秀先生：

惠稿《狼》，已於本刊第四卷第六期刊載。請示尊址，以便寄奉薄酬。

編輯室

劉於斯

虎山行

早上出門的時候，看見家居對面的虎豹山山脚圍了一大堆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上前趁個熱鬧。當我的視綫透過人羣觸及地下那草叢，我全身像觸電，一陣痙攣，口裏「吁」地驚呼了一聲。

草叢中躺着一副男屍，作「大」字形仰臥，渾身都是血漬，屍體的頭，被扯掉了一綹頭髮，連頭皮的一角也撕去了；他的一隻眼球，突了出來，幾乎完全脫離了眼窩，隨時都會掉下來似的。他的下巴，歪向了一邊，焦黃的牙齒露了出來……

他的死狀，十分可怖。

一個掃街道的清潔女工坐在一塊石頭上按住胸口喘氣，她向人們申訴說，這屍體是她剛才發現的，她被嚇個半死；這時候，心還卜卜跳呢。

「這是誰？死得這麼慘！」有人問。

「好像是劉松，經常在這區出沒的白牌車司機。」附近的一個看更答。

劉松?!我一聽，又像受到電擊，全身震慄。我不顧一切，撥開人羣，走近那屍體一看，果然是劉松！雖然，他的臉部血肉模糊，但我認得出他那鼻子。他的鼻子，比常人大，鼻孔兩個窟窿分左右展開。他曾經幾次向我講，說他看過相，相士說：憑他的相，是應該發財的，可惜他的鼻孔太大，全漏掉了。

劉松因此向我感嘆，他生成荷葉命——不聚水。所以，一生裝裏撈來水裏去，到頭來荷包照樣穿。

第一次認識劉松，大概在兩年前。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是週末中午。我在家居樓下候的士，但等了一、二十分鐘，都候不到一輛空車。

連平時經常停泊在附近候客的白牌車也不見了。我們這裏是半山區，除了一線巴士外，便沒有其他公共車輛抵達。平時，常常有一些白牌車停在附近接客。白牌車是非法的，不能像的士那樣在街頭招載人客，但在我們這樣的高尚住宅區接送一些熟客，是不成問題的。因此，我們這一區經常有三、五輛白牌車停泊候客。日子一久，白牌車司機與本區的居民也混熟了，有的還與搭客約定，按搭客的要求，每天固定時間接人們上班上學，大家稱便。這些白牌車，可叫做「公衆私家車」。

可是，今天一輛白牌車也不見！

我等得不耐煩，抓抓後腦杓，突地記起，今天是賽馬的日子，怪不得候不到車子。凡是這種日子，有關當局必採取特殊的交通措施，使通往馬場的道路暢通無阻，方便上馬場的賭客。以外的地區，交通便因此更加緊張和擠迫。

那些白牌車，大概也是接賭客去馬場，或許司機本身也忙着去下注吧？

正當我心焦意煩的時候，一輛銀灰色的平治汽車在我的面前停下來。車子雖是名牌，但款式殘舊，一看就知道是「走白牌」的。

司機探頭問：

「到哪裏去？」

「我不是進馬場的。」我首先聲明，因爲在這個時間，有些司機只願接上馬場的搭客。

「上車吧。」他說。

我打開車門，鑽了進去，對他說了目的地。

車子開動了。我一邊抹汗，一邊感嘆：

「每逢這種時候，眞是找輛車子也艱難，車子都載賭客去馬場。」

「去馬場的道路暢通，客人又不在乎多付幾個車錢，我們揸車找飯吃的，當然樂於載他們。」

「一到跑馬時候，一切交通措施都是爲馬場服務。」

「有啥辦法？人家馬場是政府的聚寶盆。」他聳聳肩，「你沒看報紙說的嗎？馬場去年爲政府賺了幾億元。這生意，眞是一本萬利！」

「人們賭生賭死，最大的贏家原來是政府。」我笑道。

「最大的贏家是政府，其次是馬會，還有馬主、練馬師、騎師……所謂過水濕脚，輪到你賭客，已經是寡母婆死兒子——沒指望。所以說：進馬場，十人去，九輸光。」

「十賭九輸，這是擺明了的。如果你還要撞進去，那是直鈎釣魚，願者上釣。」我說。

突然，他把車子停下來，問：

「你要我把車子開快一些，或者開慢一些？你想我走遠路或者抄近路？」

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令我瞠目結舌。我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我知道，個別的的士司機有時會故意開着車子兜圈子，以期收多些車費，因爲的士是按行車哩數收費的。也正是因此之故，有些司機當需要避開塞車的道路而繞路走時，往往會先向搭客解釋並徵求搭客的同意，以免有欺詐之嫌。

可是，我坐的是白牌車，車費是議定的，並沒有「咪錶」可看，他爲什麼要這樣問我呢？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只有連聲說：「無所謂，無所謂。」

「你要我開快一些是不是？」他又問。

「哦……是是。」我莫名其妙地點點頭。

「好吧！」他說着，踩動油門，「上波」，車子的速度加快了，呼呼地奔跑起來。

當我還不明白他在玩什麼把戲的時候，他又把車子的速度減慢了，並問：

「你要我把車子開慢一些嗎？」

「哦……無所謂，無所謂。」我再一次莫名其妙地點

點頭。

車子的速度果然大大減慢了，在馬路上爬行，使得後面的車子不斷按號催趕。

接着，他又加快了車子，回復了正常的速度。

他洋洋自得說：

「看，車子控制在我手上，我要它快，它就快；我要它慢，它就慢。跑馬，還不是一樣的玩意兒，哈哈哈……」

我恍然大悟。原來，他玩這個把戲，是爲了比喻跑馬。

他接着說：

「馬場上那些畜牲，跟我這車子還不是一個樣？汽車需要人駕駛，馬兒需要人騎。那匹馬明明跑得快，眼看就要贏了，騎師把繩一拉，馬兒便慢下來，結果輸個馬鼻，爆出隻大冷門。至於一般馬迷，又是看晨操，又是刨馬經，又是討貼士，結果還不是輸到扑街？馬操在人手上，人家要它快就快，要它慢就慢，你奈何？況且，騎師背後還有練馬師，還有馬主，他們在幕後也拉線。」

「十賭九騙。」我搖頭說。

「是呀，就是這個道理。」

十賭九輸，十賭九騙……這些道理，我已經聽得很多了。但是，從來沒聽見這樣形象生動的講解。我不禁對坐在我前面的這位司機端詳起來。他是位壯年人，年紀大概在四十五歲左右吧。我坐在車後座，從側面看他，他粗眉大眼，五官端正，鼻子又高又闊，向左右展開，說話時帶有很重的鼻音。他剪了平頭裝，一條條頭髮又粗又硬，倒豎起來。他擱在舵盤上的兩隻胳膊，渾圓粗壯，像兩根鋼條。

我心裏想：如果道德重整會一類的組織請他去演講，勸人戒賭，以他生動形象的言詞，一定能夠打動聽衆的心。

這位司機，令人好感。在車上，他一路上和我聊着，老朋友一般。因而，我問：

「老兄貴姓？」

「小姓劉，單名一個松字。」他答。

我此行的目的，是要探一個朋友。朋友給我的地址，是一條小街名，我從來沒到過，只約略知道街道是位於這一區。或許是這條街道太偏僻吧，連劉松也不大了然。他開着車子，在這一區兜來兜去，放慢速度，眼睛不斷地探索那些街道名牌。他看了看手錶，臉上突然露出焦急之情，車子隨即在馬路旁停下來，說：

「先生，請你下車自己找找吧！」

我雖然有點不願意，但也只好如此了。

當我付了車資，打開車門跳出車廂，他回過頭來，帶點歉意地說：

「眞對不起，因爲我要趕時間。下次請多坐我的車子。」

他頓了一下，露出一絲神秘的笑容，說：

「場外孖寶的投注就快截止了，我得趕到投注站去！」

「你趕着去投注?!」我不禁一愕。

「賭就輸實，不賭就窮實！」他一邊喊着，一邊駕着車子走了。

劉松的車子，加入了我們家居附近的那一羣白牌車的行列。於是，我經常有機會搭到他的車子。每天早上，當我出門上班時，他每每已在門口等我。而我，也樂於搭他的車子。我喜歡他的健談和風趣。坐他的車子，路上是不會寂寞的。從上車開始一直到下車，他都和你聊個沒停。在一般汽車上，常常可看到一條規例：「行車時候請勿與司機談話」，但這條規例對於劉松是不適用的。

我是劉松的熟客，劉松也無形中成了我的朋友一樣。從聊天中，我知道他是一名單身漢。幹「走白牌」這一行，是因爲這是「自由職業」，不太羈身。

每次搭他的車子，也總要聽他說：

「昨天那匹『白馬王子』眞是不爭氣，牠一路帶頭，但抵達終點時突然慢下來，跑出個梗頸四，要不然，我便中了一條『三寶』，派彩二千六百大元。哎，要是中了，我便自己放大假，去遊埠！」

他當然沒有中，否則，我今天便坐不到他的車子了。

有時，他喪氣地說：

「昨晚那些狗仔，又全軍盡墨！」

偶爾，他也會興高采烈地告訴我：

「我中了一條連贏位，是熱門，派彩不太多，呵呵呵……」

當我付車資給他的時候，他慷慨地說：「我贏了錢，今天免費載你！」

他經常和我說，昨天的「馬仔」如何如何，昨晚的「狗仔」如何如何，談的多是他自己的輸贏情況。在我的眼中，他可是一個標準的馬迷、狗迷。然而，奇怪的是，他與一般的賭客不同，他絕少研究報紙上的狗馬經，也不相信狗馬評家的貼士。他認爲十賭九騙，研究什麼晨操、狀

態，都是徒勞的，他下注完全靠撞彩。

有時，我挖苦他說：

「既然你認爲十賭九騙，爲什麼還要自甘受騙？」

「呵呵呵……」他總是憨直地笑了。

去年九月，我那個三歲的小女兒咪咪入學了，須要請白牌車接送。我首先想到劉松。他也很樂意地接受了。

每天上學的時候，咪咪由我家的娘姆三姐帶到樓下，劉松的車子已經泊在門口了。放學的時候，劉松把咪咪載到我家樓下，把她交給預先在那裏等候的三姐。

這樣一來，劉松和阿三也混熟了。

阿三是個三十七、八歲的婦人，生得白白淨淨的，一張圓圓胖胖的面孔很惹人好感。她也是獨身的。聽說她年輕時結過婚，後來丈夫癌症死了。她一直守到今天。

不久，我們得知：劉松和阿三在「拍拖」了。我們背地裏都說：論人品相貌，論年齡，劉松與阿三都是很登對的。因爲阿三的關係，劉松還上過我家來。那天，他穿得特別整齊，還捎了一盒巧克力糖給咪咪。在我們面前，他不敢正視阿三，而阿三的雙頰，也泛起了紅暈。

劉松和阿三有了來往之後，與我之間的談話也更多了。我幾乎每天都是坐他的車子上班的。他一踩油門，話匣子也跟着打開了。

但漸漸，我發覺他的脾性好像有點改變了。以前，他對我講投注的結果，語氣基本上是輕鬆的。輸了錢，雖有點惋惜，但並不太難過。他不說「賭」，而說「玩」。我想，他那時候確是帶着玩的心情去賭狗賭馬的。況且，他是單身漢，日子容易打發。他常說錢財是身外物，「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强求」。但自從認識了阿三之後，他沒有那麼「灑脫」了。每當輸了錢，他便很懊喪，埋怨自己的運氣不夠。對於報紙上那些狗經、馬經，他也着意研究起來。

有幾次，我曾經勸他：

「老劉，你安安份份的，不要賭了，儲蓄點錢，早點與阿三結婚吧。」

「嘿嘿，我也是這麼想。」他咧嘴一笑，「只要我中它一次四重彩，得它十萬八萬彩金，我就從此洗手不賭了。」

他還向我透露了一點心事。原來，他覺得自己這麼大年紀才結婚，一定要有點事業基礎和生活保障，否則會累了對方一生。他的野心是把白牌車變成紅牌車。的士太貴，一部超過二十萬，他不敢奢望。但紅牌車一部也要十

萬元，即使分期供付，也要有幾萬元首期，對他來說，確是不易辦到的。他只好寄望於中四重彩之類了。

他有沒有中呢？我沒聽他提起，不知道。說也奇怪，他漸漸沒有那麼健談，也少在我的面前提到下注的事情了。我想，也許是「愛情的力量」改變了一個人的性格吧。

數月前的一晚，阿三躲在她的房中嚶嚶地啜泣着，咪咪首先發覺，好奇地跑來告訴我們。我和妻子跑去看個究竟。在我們的再三詢問之下，阿三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訴：

「太太，我總算識錯他了。從今天起，我要死了這條心了……」

我們知道，阿三口中的「他」，是指劉松。

阿三抽抽噎噎地繼續說道：「……一個星期兩次賭馬，三次賭狗，他賭足五次，把賺了的錢都付給了投注站。唉，此時此地，打工仔有誰不賭賭狗馬的，所以我也就由得他了。誰知道他越賭越兇，最近竟賭到大檔去，還欠下人家的錢。人家迫債，我拿出私己錢代他還了。他答應我從今以後戒賭了。誰知道，他債沒有還，把我的錢也拿去輸光。我……我算是死了這條心。今後，他求我，拜我，跪我，我也不再理他了。」

我搖頭感喟，勸阿三說：

「你好好跟他說說，再勸勸他。劉松可是個好人，我知道，以前他也玩玩狗馬，當是娛樂解悶。但近來，他求贏心切，所以越賭越兇，結果越輸越多，輸了又想翻本，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我知道他的心事，他是想把白牌變紅牌，可以合法載客，以便日後和你結婚後，生活有個保障，以免累你吃苦。」

「他手裏沒得一根麻繩，心裏就想打十二張網！」阿三抹一抹眼淚說。

「男人有志氣，總是好的。嫁個沒志氣的癟三，可就吃苦了。」妻子安慰她說。

「他呀，是猪八戒背破被套——人沒人，貨沒貨，憑什麼去建基立業？」

此後阿三和劉松鬧成怎樣，我們不便詢問。在那幾天，我每次坐劉松的車，總是見他心事重重的，偶爾露出點笑容，也很勉強。

可是，一個星期後，阿三忽然喜孜孜地對我和妻子說：

「蕭先生，太太，劉松想請你們吃頓便飯，就不知道

你們肯不肯賞臉？」

「是不是你們的佳期近了？」我立即敏感地想到。

料不到阿三雖是三、四十歲的人了，竟然害臊得像個大姑娘，唰地滿臉通紅。

我們帶了咪咪，和阿三、劉松在一家粵菜館子晚飯。席間，我們才知道是這麼回事：原來劉松剛剛中了「六合彩」，雖是三獎，但也有五千多元的彩金，樂得他幾天幾夜沒睡好，加上他和阿三已重歸於好，高興之餘，便請我們吃這頓晚飯。

席間，劉松喝了酒，躊躇滿志，聲音宏亮，更顯得他的豪獷。

我照例勸他，趁這機會，早點結婚。

「快了快了！到時一定請你們喝喜酒。」他爽快地說。

咪咪天眞地問：

「三姐，你嫁了松叔之後，就不再理我了？」

我和妻平日都要上班，咪咪自小就交給了阿三，是阿三一手帶大的。阿三一天不在，咪咪就嚷着要找她。

阿三儘尷尬地笑笑，沒有回答咪咪。劉松却搶着說：

「咪咪，將來叔叔把那架老爺車換了紅牌車，嶄新嶄新的，車中還裝冷氣、收音機，接你們這些小孩子上學放學，也不會半路拋錨了。」

「到那時候，我們咪咪恐怕坐不起你的車子了。」妻子笑道。事實上，專門接送孩子上學放學的，多是些白牌車，沒有人用合法的紅牌車或者的士來做這種收益不大的生意的。

「不不不，我一定繼續接送咪咪。蕭太太，我劉松不會過橋抽板的。」他連聲說，同時舉起杯來和我相碰，「來來來，蕭先生，我們再來一杯。」

他說罷，自己已一飲而盡。他紅光滿面，有點醉了。

劉松中「六合彩」不久後的一天早上，我如往常那樣，挾着公事包來到樓下候車。站了好一會兒，都不見有白牌車到來，連劉松也不見。許多如我一樣平日搭白牌車上班的鄰居，也等不到車子，有的只好步行下市區改搭別的公共車輛。我等了半句鐘，都等不到車子，也只好步行了。

當我走了一段路，突然一輛車子在我的身邊停下來。我一眼就認出這是劉松的車子。

「快上來！」他對我說。

在車上，我才了解到是這麼一回事。昨日，有兩個便

衣警探到我們這個區來，假扮搭客，付了做有暗號的鈔票做車資，當場拉了兩個白牌車司機。所以，今天，白牌車都暫時不敢開工了。所謂白牌車，本來就是私家車，載客收費，便屬犯法，被捉到了，不但罰款，而且取消駕駛執照。不過，我們這裏是高尚住宅區，平日警察很少管到的。白牌車在這裏，也只是接載本區的住客。在街上，他們並不接客。載了客出去，便空車回來。

料不到，如今連這樣的營生也不被允許。

我又舊事重提，叫劉松早點結婚。我說：

「你不如找份別的工作幹幹，結了婚，兩公婆總不至於餓死。」

「呵呵，所謂做慣乞丐懶做官，做慣這一行，轉行便難了。況且，我的年紀也不小了。如果我供下——」

「如果你供下一部紅牌，你就結婚了。」我截着他的話說。

「呵呵……」他苦笑，「泥水佬開門口，過得自己還要過得人。雖然人家願意嫁給你，你可也不能連累人家，令人家一輩子受苦。」

「你不是中了六合彩嗎？」

「嘿，六千塊錢，還了債，便完了，不濟事。要是中他媽的六萬元，那可好了。」

我們說着，車子已經抵達目的地。我下車之後，回頭望了劉松一眼，倏地發覺，他好像老了，那一叢倒豎的頭髮，夾雜着銀絲。

有一次，我又搭他的車子。當我下車之後，他突然喊住我：

「蕭先生……」

「怎麼啦？」我駐足問。

「蕭先生，我……我……！」他吞吞吐吐地。

我沒想到他這個硬錚錚的漢子，這時候竟變得如此怯生、靦腆！

我有點錯愕，說：「老劉，有事則管說吧！」

「我……我……我最近手頭很緊，想向你借點使用。」

原來是借錢。我把身上的三百元都給了他。

阿三接咪咪放學回來，一進家門便一頭栽倒在梳化椅上，傷心地哭泣，還嚷着要生要死。

我和妻子都吃一驚，又是按住她，又是安慰她。咪咪也被嚇得在一旁呱呱大哭。

「……他這個人，已經不可藥救；我再不死了這條

心，就是自己吃糞。太太，你叫我今後怎麼辦呀！我半生的積蓄，全叫他輸光。我……我不如死了乾淨。」

阿三嘆着，一邊掙扎着有所動作。我們連忙按住她。後來，聽她斷斷續續地申訴，我們才知道：——

原來，前些日子，劉松告訴阿三，他正在洽購一輛紅牌車，價錢還算便宜，但他手中的錢不夠付首期，還缺一萬多元。阿三中年入情關，把心都豁出去了。對於劉松，她是死心塌地的。因此，她把自己半生的大部份儲蓄，加上首飾，湊夠了一萬多元，交給了劉松。

連日來，阿三不斷追問劉松，買紅牌車的事辦成怎樣了？劉松總是說：「就快辦好了，就快辦好了。」但只聞雷聲，不見雨點，紅牌車連影子也不見。阿三不禁起了疑心。

剛才，阿三在門口接咪咪。當劉松的車子載着咪咪在樓下停下來，突然有兩個惡漢趨前，把劉松從車上拉下來，喝問：

「喂，姓劉的，你什麼時候還債？我們大哥等得不耐煩了。五千元，再不歸還，利上加利，下個月就要還六千了。」

「恐怕到那時候，他有錢也沒命還了。」

兩個惡漢說罷，便左右開弓，在劉松的腹部狠狠地打了幾拳，然後揚長而去。

阿三和咪咪被嚇呆了。

惡漢走後，阿三向劉松追問因由。劉松只好坦然承認：他在御准的投注站賭輸了，又到大檔賭，因爲大檔可以欠債。結果越賭越輸，輸了又想翻本，賭得更大。最後，本翻不來，還欠下一筆閻王債。前幾天阿三給他一萬多元，他用來還債之後，還剩下幾千元。用阿三的積蓄來還賭債，他很痛心、難過。他狠一狠心，把剩下的幾千元又押到賭枱上。他心想：這是最後一次了。贏了可以把錢還給阿三，可以買紅牌車，可以與阿三結婚……

不幸得很，他又輸了，而且再欠下一筆新債。

……

我們說好說歹，阿三還是不能止住哭泣。她的傷心，是可以理解的。

這次，我對劉松也不再同情，而且有點氣憤了。事後，當我見到劉松的時候，我便不客氣地說了他幾句。

他表情木訥，溫順得像個犯了過錯的孩子，站在老師的面前。

「那是最後一次了，最後一次了……」他喃喃地說。

眞沒想到，就在一個星期之後，劉松出事了。

他死得眞慘呀！

辦案的警察人員、法醫官、C·I·D、採訪新聞的記者，紛紛到來。現場一片忙亂。

看熱鬧的人議論紛紛，有的說劉松是被刼殺，也有的說是黑社會尋仇……

阿三也聞到一點風聲，趕來了。當她見到我的時候，已經哭成一個淚人兒。

——一九七七年六月

美國恐怖小說迷的活動

王迅

美國作家荷活·菲立斯·羅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出生於一八九〇年。一生專寫超自然的恐怖小說，鬱鬱不得志。一九三七年死於貧病交迫中。幾十年來，他的作品漸已被人遺忘，可是最近美國的一些人，却掀起一個羅夫克拉夫特熱潮，將他的作品找出來重新出版，且尊之爲"愛倫·玻二世"。有人竟要求將這個作家列入科學院文學院士之列。

搞這種運動的，大多是年輕一代的美國人。有一個名叫馬克·米曹的十七歲青年，辦了一間出版社，專門翻印出版羅夫克拉夫特的作品，搞了一年，已出版有七巨册合集和四本小册子。據說，他也跟很多羅夫克拉夫特迷一樣，是近年才偶然發現這作家的作品的。

另一個十九歲的大學生祖舒，本已考到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但他放棄了，跑到羅夫克拉夫特的故鄉，進入白朗大學。他的母親以爲他瘋了，他却說要生活在羅夫克拉夫特生活過的地方。現在他在專心寫其《羅夫克拉夫特評傳》，而國立肯特大學出版部願爲他出版。他還編了一本有關這個作家作品歷來所受批評文章的選集。

今年三月十五日，是這個作家去世四十週年，有人在羅夫克拉夫特鎮舉行了一次燭光遊行，並齊集在這個作家的墳場，誦讀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說。

其實，羅夫克拉夫特所寫小說，古怪詭奇，充滿血腥和恐怖，只不過是流行的恐怖小說而已。借此可見今日美國青年精神空虛程度之如何。

外國文訊

辛海

芽荳的白純

一

鬧鐘鈴鈴地在耳畔鳴響……

她從床上轉了個身，伸手向着床頭，準備按止鬧鐘，可她按到的不是掣扭，而是一碟用瓦碗覆蓋的炒麵，碟邊還放着一雙竹筷子。竹筷子在她的右手拍打下，跌到地面去。

「鈴鈴鈴……」鬧鐘繼續以尖拔的聲音，執行吵醒任務。

今天——星期六。座鐘的短針指向八字，長針指向十二。她本來沒什麼要緊任務，要在指定的時間起來執行的。但是每天晚上睡前，她坐在睡床邊，定必習慣性地伸手到几上，拿起鬧鐘自問：

「明天，我該在什麼時候起床？」

天台木屋裏，近窗邊的衣車檯上——堆放的一綑、兩綑等待車縫的童裝，會馬上向她說：

「要趕緊交貨，你明天應該在八點鐘起床。」

她會依從地點點頭，把鳴鈴掣扭轉向八字，便安然躺下，尋好夢去了。

夢，能尋嗎？夢這玩意，說是虛幻也很眞實，說是容易尋找，也很難以捉摸。就以她慧秀來說，自出娘胎，來到這世界，就沒快快樂樂、開開心心過多少日子。就是發夢，也充滿了淚與嘆息，也有驚心動魄的駭人場面。可以數手指，計算得出來的嘛！——七歲那年，在街邊販賣牛雜、豬雜的爸爸，因爲走鬼，讓幾個皮靴踐踏地板咯咯有聲的差人，追逐得走投無路，自行失足掉到海裏去，從此不知去向。本地的報紙登過消息，說他已逃到天堂裏去！

八歲那年，媽媽放下衣車針線，拋掉悲痛和柔弱，讓慧秀自己管理自己。她是自己去上課；自己過斑馬線；自己攀登七層樓的梯子回家；自己燒水冲茶；自己煮飯吃……媽媽却去建築地盤做泥工，到晚上七點多鐘，才帶一身泥垢、帶一身疲倦和一綑木柴回來……她知道，媽媽這樣做，爲的是捐起爸爸卸下來的破担子，讓母女倆有屋住，有飯吃，也爲了讓她慧秀有書讀。

九歲那年，她患小兒麻痺症，急急送入醫院。醫生責備用泥垢衫角揩抹眼淚的媽媽：

「你算是什麼媽媽，不管好孩子，讓她時常鑽進污染海邊的下水道去，檢拾廢銅器、髒錢幣，下水道有多危險和骯髒，什麼細菌沒有？」

媽媽當然是自責自罵，她但求醫生能救回慧秀一命！——她只有那麼一個親女兒，落在富有的人家，會說是顆掌上明珠。而不幸的媽媽，至少也當女兒是一團心頭血肉呀！

醫院和醫生，還有護士，是救回慧秀一命了的。但她的雙腿呢？它們好像已不屬於她，不聽她指揮。它們擱置在自己身上，簡直多餘……

媽捨不得買輪椅，天台木屋鄰居老王伯送一張改裝的，在輕便籐椅下加四個輪子的「輪椅」上門，母女倆感激涕零，謝不絕口。

不能讀書，不能過斑馬線，不能攀樓梯，不能跟天台木屋的孩子們去檢破爛，不能在家裏燒燒煮煮，整日坐在籐椅上……眞不知日子怎麼過？她記得媽媽每天早上去工地上班前，一定要流着淚看看她的雙脚，伸手摸捏摸捏，說：

「望你的死鬼父親顯靈，扶持你站起身來！」

慧秀說：「也許爸爸還沒死呢？」

媽媽說：「他未死，早該回來啦！」

爸爸沒有回來，也不曾顯靈扶持她。倒是她在十三歲那年，老王伯、趙義叔介紹個針灸醫生，替她針灸。——

是那些銀針顯靈，把她從殘廢的輪椅扶持起來……她堅持舉步，咬緊牙關移行……一年的時光，經過幾個療程，她終於不用輪椅，不用柱杖，可以一瘸一拐地正式走路……

能走路，能做點輕便工作，她已很滿足，那是新生！當然，她的左腿仍不曾完全揮灑自如。畢竟，那雙腿已聽自己指揮啦！她從此不再是一個廢人。

兩年課程的脫節，她不可能回到原來的學校讀書了。只好去讀夜學。後來，她年紀稍長了，就去職業學校學插花、裁剪、車縫。她不喜歡插花，心想——插花，只不過是餘閒無聊的玩意，花朵原本已很美麗，何必花時間和心機當一門學問去研究呢？眞傻。她最有興趣的，是裁剪、車縫，把全部精力投放到這門手藝上。

職業夜校的同學良莠不齊。有人很關心她、幫忙她，都說——慧秀了不起，能戰勝殘廢病魔，堅持續續求學，還在家裏車縫、刺綉，不做坐着吃飯的廢人，可敬！對這些同學，她感激心領，和她們親近往還，稱姊道妹。

也有些人「跛女」、「跛妹」的呼喚她。自己不幸殘廢，後來又大幸能走路，只不過走起路來有點不自然吧了，聽到別人行前立後叫「跛女」、「跛慧秀」，她並不生氣。她憤慨的是——那些眼高於頂，心低於地的趕時髦同學，竟用種種讕言來中傷她，說她來職業夜校求學，只不過是當做一種化粧，打扮打扮自己，希望拿到一張畢業證書充彩裙，用以遮蓋自己的跛腿，好找到另一張安樂享用的長期飯票……

有個知道她身世的長舌女同學愛嬌，還向別的同學呱呱喇喇：

「你們知道嗎？跛慧秀的爸爸做牛雜小販，因走鬼掉到海裏去失踪；她媽媽在建築地盤做泥工，最近年老力衰，躲到街邊巷口摘銀芽！」

同學們有些聽了很藐視她。有些却不以爲意，都說：「做小販、泥工、摘豆芽，有什麼不好？」

「父母勤勞工作，養活兒女，使他們成人長進，就很動人。」

「難道打劫、販毒的父母，就值得稱讚嗎？」

愛嬌不服氣，還把慧秀感情上的瘡疤挖出來，她說：

「我還有內幕新聞哩！——她原本有個表哥未婚夫的。慧秀雖然殘廢，跛了腿，但仍有幾分姿色，表哥喜歡她，就在她十八歲那年訂婚，他對她不錯，時常扶出扶入，送衣服、食物什麼的。去年底，却倒瀉茶啦！那表哥推翻婚約，跟老板的女兒結婚去了！」

「老板的女兒？」

「什麼老板女兒？」女同學們在追問。

「他表哥在一家的士公司做管理，老板有個兩百幾磅肥豬女兒嫁不出去，願送出一輛的士、一層樓房做嫁粧。哈哈，那表哥見到的士和新房子，便把照顧殘廢表妹的諾言，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反正是表哥負她，又不是她負表哥！」

「慧秀是無所愧怍的！」

「那種男子才眞沒出息！」

「沒出息的男子，早走早着。」

「反正自己有頭腦，有手有脚，何必把自己的生活寄放別人身上！」

愛護、同情她的同學秋紅、雯雯、展思、青月她們在高一聲、低一聲維護她。她躲在學校的圖書室裏，聽着外面走廊姑娘們的談話，她很感激那幾個維護自己的同學。

「鈴鈴鈴……」鬧鐘仍在耳畔嘈鳴。該起床了！原來她一直在做夢，夢這玩意說是虛幻也很眞實，剛才的夢，確是她過去生活的翻印。那夢，大概已做了很久？總之是在鬧鐘鳴響之前，她已開始做起來的了。模模糊糊，似眞似幻，酸甜苦辣，酸與苦却接踵而來……枕頭上有片淚濕……

二

鬧鐘的鈴鈴聲告一段落，屋裏寂靜。她起床，俯身拾起地上的竹筷子，放回瓦碟邊。手背觸及瓦碗、瓦碟，覺着溫熱，那顆少女心也感到一點點溫熱。

媽媽，担泥婆，芽菜婆，她那份十八九年的教養之恩，有多厚多重？她將永不忘記。任令那些不安好心眼的女同學怎麼的醜詆，她仍然敬愛感激她媽媽，那默默地苦幹了大半生的媽媽。

「媽也眞是的，叫她不要留炒麵給我，仍留下那麼多！」她在嘴上呢喃。

沒有進廚房裏去洗臉、漱口，沒有對鏡梳理頭髮，她走到衣車邊，伸手輕摸那些等待車縫的女童彩裙，笑了笑，說：

「不要急，我等會兒會好好車縫你們的。」

然後走出木屋，向天台的石欄邊走去。晨風，吹拂着她的蓬鬆亂髮，吹拂着她的尼龍睡衣褲。她專心致志地伏在石欄上，往下邊打量。

展現眼前的，是一條寬闊馬路。在這上午八點多鐘，大小車輛來來往往，馬達聲帶來一陣陣空氣汚染。馬路靠

東邊是個菜市場，長長的橫街容納下兩行撐帳篷的，數不盡的攤檔。不少婦女携帶塑膠籃子，擠迫在攤檔前後左右……

大街口南北兩邊聳立兩幢建築物——北邊是一家放映本地片子的戲院；南邊却是朝開茶市、晚擺喜筵的酒家。

她的視線從酒家移動，直至戲院大堂旁邊一條向馬路的窄巷口。她見到十幾個上年紀的女人排成一字，坐在矮木櫈上。每個女人的身邊，都放着大膠桶的芽菜，而又在前面放個圓形大塑膠箕箕。女人們的雙手快速地活動着，從膠桶裏抓一把芽菜，把豆殼夾和根鬚摘去，剩下白嫩的莖芽，然後投到塑膠箕箕裏去。

這叫做銀芽。

此地的大酒家用以做菜料，比方什麼「銀芽蟹黃」、「銀芽鮮鮑」、「銀芽鮮菇瑤柱」、「帶子拌銀芽」……款式與名目繁多。

想不到，在這市場戲院橫巷裏，竟有這樣一個特別的行業——摘銀芽。

她曉得，這市場有個專門辦銀芽，賣給數十起酒家厨房的菜販阿蘇叔，利用這條橫巷，請來十數個女工，專摘芽菜，由上午八時到下午五時，中午有一小時休息。這可教附近一些婦女得到謀生覓活的一點小差使。

慧秀媽的年紀才五十歲，並不算老。但她體弱多病，高瘦身子，黑臉多皺紋，前些時，她每天早上去建築地盤招請工人的廣場門口等候工作，負責招請妮工的領班，多嫌她身子瘦弱，搖頭抱歉而去。她只好失業在家，和慧秀一起車點公仔衫，有時去樓下賣點批發回來的蒸餅，應付生活。後來，憑着天台木屋鄰居阿燈嬸的介紹，媽媽去那戲院橫巷做——摘銀芽。

媽媽是個閒不下來的人。她只要有工夫可幹，便高興的了不得。做妮工的時候，她賺錢比較多，每天可得到四五十塊錢，當隔壁的老王嬸說她又黑又瘦，提醒她要注意身體時，她說：

「我是鐵骨人，曬不死，做不垮的！」

現在，做了摘銀芽的工夫後，她又說——這工夫很舒服，十幾個街坊婦女，坐在一起邊摘邊談家常，既開心，又有錢賺，何樂而不爲？

「本地人的嘴，可越來越尖啦！好好一株芽菜，摘去根就是啦，還要摘去豆頭，剩下一條銀芽莖，然後做配菜。」媽媽說。

她俯伏在欄邊，見到坐在窄巷的女人隊伍第五名，就

是媽媽。媽媽在十幾個女人中，該是最年輕的一個吧？

媽媽說過：我們十幾個女人，眞是無所不談。談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家裏事——誰的兒子孝順；誰的媳婦也不錯；誰的兒子一結婚，就等如賣掉似的，兩口子飛到外面去，再也不回來啦；誰的女兒不幸嫁錯郎，大着肚子鬧離婚；誰的女兒因爲趕新潮，結果掉進新潮火坑，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她見到媽媽現刻坐在矮櫈上，旣在摘銀芽，也在掀動兩片唇瓣在講話。她想——媽媽，她會向那些大嬸、伯娘講着我的事嗎？會的，會的，她會講的，特別是我那負心的表哥，她會一五一十數給那些女人聽，多難爲情！

說起維興表哥，她沒有恨意，却有一點點怨結。後來，見到他捎起三個大包袱，那麼辛苦，那麼吃力，那麼可憐，她不但摔掉那點怨懟，反而同情起他來。

三個大包袱？

維興表哥有三個大包袱？

有，那三個大包袱是他自己找的，與人無尤，更同慧秀無關。他在跟那肥豬大小姐結婚前幾天，差遣自己的媽媽給她們派請帖來，叮囑早點到，喝多兩杯。然後，姨媽代替兒子道歉：

「慧秀，你見怪莫怪，多多原諒。維興說——他再三再四打過算盤，總覺得——他豁你也豁，加上你的腿不方便，他不會給你安樂茶飯！何必兩個人攪住死？」

侮辱，這是大大的侮辱！慧秀變聲說：「誰稀罕他的安樂茶飯？我自己不會找到安樂茶飯嗎？」

姨媽臉漾不自然的笑，她說：「是呀，像你這樣標緻，人又聰明伶俐，就是要找個富有的人家，享享清福。維興說——他是的士公司小職員，怕誤你的前程！」

媽媽委實按捺不住那股怒氣，罵：「二姊，維興自己見到摩登嫁粧——的士和房子，眼紅心發大，他要娶老板女就娶老板女，不必向我們說風涼話。」

「不要發怒，三妹，維興父親不生性，出門在外不顧家，他委實需要點物業扶持！」二姨媽委婉而坦率地說。

「反正那年是你們母子主動提的親，並不是我硬要把殘廢女兒塞給你們！」媽媽悻慍地說。

「像慧秀這樣女兒，最適宜找個有家當的人家。——她年青的過得安樂日子，你年老的也有個倚靠呀！」二姨媽說。

有家當的人家，有家當的人家！二姨媽的話句在耳邊響着。現今，維興表哥怎麼樣？他已是有家當的人嗎？

一輛的士、一層房子，確確實實是作爲粧奩，隨伴肥豬嫁給維興。母子倆隨即住進新居去。維興做起有家當的丈夫來。

人家的士老板岳丈，是個精通數目之人，對於處理物業一絲不苟。他是拿出一輛的士、一層房子做粧奩嫁女兒，但是車主證件、房子契據，都寫女兒的名字，由律師做證人。肥豬出嫁後，馬上着令丈夫辭掉的士公司差事，替她駕駛的士接送行客，每天收班回家向她交數。他甚至連應得的工資，也讓肥豬繳去大半，她說：

「你要給我家用！」

「家用不要那麼多錢吧？」維興不悅地問。

「你們母子吃的、住的、穿的，不要錢嗎？」肥豬說。「我做太太的，不要吃的、住的，和要錢用嗎？」

「房子是我們自己的，的士是我們自己的，你怎麼連我的工資也拿了？」

「房子是我的，的士是我的，不是我們的。你娶我做太太，不是娶我的物業，你替我打工，賺到錢，當然要付足三個人的家用啦！」肥豬說。

……二姨媽一把眼淚，一臉愧悔向她們母女倆訴說兒子上了「家當」的當，也講着肥媳婦的刻毒、分分鐘算死草，她說：

「那肥豬一天睡十幾個鐘頭，起床後就搓麻將，斟茶、煲飯、打掃，都由我來幹，她是一家之主，簡直當家姑是僕人！她呀！更迫丈夫開十幾個鐘頭的士，累得他金睛火眼！」

「都是你們母子自取的。」慧秀的媽媽並不留情地責備。

「人向高攀，水望低流，想不到維興這趟攀錯親了！他老跟肥豬吵架，又打不過她，肥豬動不動就嚷着——炒丈夫的魷魚！」二姨幽幽地訴說。

「不是我說你，二姊，索性拋掉那張奶奶、家姑面具吧！外面天大地大，跑去找份工做，自己養活自己！」媽媽說。

「我就是來跟你們母女商量，有份酒家的洗碗洗碟工作，十個鐘頭的活兒，工錢九百塊。我想——」

「比呆在家裏看肥媳婦面口，吃低頭飯開心得多了。」媽媽說。

「維興被困在圈套中，不知將如何是好。」姨媽嘆口氣。

「他有志氣，就應當掙脫那圈套！」慧秀插上一句

嘴。

「是呀！他何必怕那肥豬炒魷魚！」媽媽說：「的士、房子、肥豬都是大包袱，壓得他透不過氣。」

「慧秀、二妹，你們不究既往，眞是沒得說的。」二姨媽說，她把委婉的視線投向慧秀的臉上。

「二姨媽，請別誤會，我勸表哥——拋掉包袱，沒有什麼用心。我的事情，還是由媽媽去說吧。」慧秀說着，低頭車縫那些童裝彩裙。

「慧秀已找到男朋友啦！」媽媽欣悅地睨視着女兒：「是維新童裝工場的裁剪師傅！」

三

從天台走回木屋，進廚裏洗漱。然後走出來，拿起媽媽留在床頭几的那碟炒麵，也拿起竹筷子，掀開瓦碗，開始吃將起來。

有直升機在頭頂飛過的軋軋聲。

几上的座鐘，告訴她——時間已是八點半鐘。她必須在衣車邊坐下來，開始車縫那些彩裙了。她喜歡彩裙，在職業夜校星期三、五上課的晚上，她也在學設計這類童裝。她走在馬路邊、大街上，對女孩、男孩身上的衣服特別敏感。見到穿得美觀、樸素、可愛的女孩或男孩，她會一瘸一拐地跟隨走一段路，爲的是多看看服裝的款式。

——那算是一種對生活、工作和美好的追求嗎？一個半殘廢的姑娘，應該有她的追求嗎？

把一綑已裁剪的女孩子彩裙料子解開，呼吸到新布料的氣味，她的雙眉輕揚。等到拿起一條裁剪得巧妙的彩裙，在眼前仔細審視，她的臉，已揚開愜意的甜笑……

她想——媽媽向二姨媽說得對：慧秀已找到男朋友啦！他是維新童裝工場的裁剪師傅，一個很好的青年人。

媽媽說「找到」，不太恰當。其實說「遇到」，比較好些。天台木屋老王伯的女兒寶儀姊，在維新工場車縫童裝，她曉得慧秀正在車縫公仔衫，工夫細碎，收入有限，她向慧秀說：

「同樣是車縫，你何不車縫童裝，爭取多點收入。」

「你介紹一些給我車縫吧。」慧秀說。

「我們工場也發外簿的，我替你去領些回來車縫。」寶儀姊說。

從此以後，她每天由鬧鐘催醒，起來，開始車縫童裝。她自己學服裝設計，却暗暗佩服那設計、裁剪童裝的

師傅。因此，她常常向寶儀說起——那師傅的確有兩手。

那天傍晚，寶儀姊邀請工場修理機車男工友來家吃晚飯，也邀請了吳松人。寶儀姊跑過屋來，笑嘻嘻，把她拉到自己的家去，先介紹她認識自己的男友，然後鄭重地說：

「慧秀，這是你佩服的，手藝好、有頭腦、既設計童裝、也裁剪的青年師傅吳松人。」

她臉紅紅跟吳松人握手。寶儀姊忙不迭又誇讚起她來——「松人，她就是你敬佩的，從殘疾中掙扎起來，堅持車縫，堅持讀夜學的慧秀。」

吳松人的雙眼透露誠摯，粗糙的巴掌把她輕柔的小手握得緊緊，說：

「寶儀時常說起你。」

「她亂吹牛。」

「聽過你的不幸，聽過你的奮鬥，我和邱亮軒都想見見你。」吳松人說：「寶儀每次替你把貨拿回工場，我見到就敬佩！」

她——慧秀感激地溜視兩個來自工場的青年人，在心坎裏漾起異樣的感情浪濤。她想：這世界，這社會，太多的人以財富、地位、珠光寶氣與服飾、學位作爲才德去論斷一個女子，而他們，特別是吳松人，却以我的戰勝殘廢、爭取做工與學習爲衡量標準。她聽着他講的話，很受激勵，當然不會當作花言巧語。她從苦難、不幸、病苦、掙扎錘鍊出來的一種人生敏感，很理智地告訴自己——他跟那些輕飄浮泛的青年不同，他是另外一種型格，他跟維興表哥完全不同。

經過這一次會面後，吳松人常在傍晚下班，帶童裝料子來給她車縫，然後和她談談說說，比方交換服裝設計和裁剪的心得，也討論一些報紙上、書本裏的問題。他喜歡向她講述一些傷殘人士的不向困境妥協，掙扎站起來，幹出不平凡事業的人物。講猶不足，他還給她捎來書本，笑笑說：

「我並不是空口講故事，有書爲證的。」

多少日子以來，她在心裏、腦裏秤量着——他講着那麼些勇敢奮鬥的人物，當然在鼓勵我勇敢面向生活，但是，其中有沒有藏着喜歡我，愛我的成份呢？

那天假期，吳松人和她一起從九龍回到香港西區的家，一間山坡磚屋去探望爸爸和弟弟。

古舊的磚屋孤立在傾斜的石澗旁。在這夏日亢旱無雨的情形下，石澗乾涸見底，再也沒有嘩嘩啦啦奔淌的水流。松人的弟弟跟同學去旅行未返，他的爸爸却在家。

天外奇峰排玉筍（彩墨）　　陳　迹作

吳老伯，頭髮斑斑，高瘦個子，穿的是文化汗衫，藍短褲。在磚屋門口，他和悅地招呼兒子的女朋友，他是剛去市場送午市芽菜、荳芽回來的。

她訝異地問：「吳老伯你孵荳芽的？」

吳老伯說：「這行業我幹了幾十年啦。」

想起自己的媽媽，和十幾個女人坐在戲院橫巷口，雙手快速地摘着銀芽的頭和根，她不禁打從心裏笑到臉上。

「你笑什麼？」吳松人問，他正以手帕揩汗。剛才，他是扶着她攀行一百級以上的斜坡路，走上這磚屋的場坪來。

「我笑世事多巧合。」她的雙眉揚開。

「你說你媽媽摘芽菜？」吳松人笑問。

「對了。」她點點頭。

吳老伯甚感興趣，他說：「摘銀芽，這行檔是最近才有的。」

「孵荳芽的生意可好吧？」慧秀問。

「近年來，酒家開的多，需求量也多；今年天旱，菜蔬上市少，主婦們也紛紛購買芽菜、荳芽當青菜。」吳老伯說。

「說來臉紅，二十歲的人了，我就沒見過荳芽是怎樣孵出來的。」慧秀說。

「請到草棚看看吧。」吳老伯說。

草棚，是連接磚屋牆邊蓋搭的一間小茅屋，裏面排開十幾個瓦缸，瓦缸面却以濕麻包遮蓋。慧秀、松人跟隨吳老伯走近瓦缸時，老人家伸手掀開濕麻包，瓦缸裏密密麻麻地伸展着銀白色的芽菜，頭頂連着綠色荳苗，脚有根鬚，晶瑩潔淨。

「已經長成啦。」慧秀嚷道。

「這一缸芽菜明天可以送去市場。」吳老伯說，他伸手拿起一株白嫩的芽菜，說：「想不到吧，一粒綠荳，却溫出一株芽菜來。」

「你說溫？」

「內行人都說溫芽菜。孵荳芽，是拿筆的人說的。」吳老伯說。

「溫芽菜，要肥田料的嗎？」

「只要天天淋清水就成。」吳老伯說：「芽菜最清純潔淨。」

「瓦缸底有去水小洞，提防積水過多。」吳松人解釋着，「浸綠荳的時候，要用麻包分層隔開來，荳芽才會生

長。」

「你也懂得孵豆芽？」她笑望松人。

「松人未去做童裝裁剪，就是我的好助手。現在，是他的弟弟。」吳老伯說。

「把綠豆孵出豆芽來，要四五天嗎？」她問。呼吸到一陣陣豆芽的香氣。

「差不多，」吳老伯說畢再糾正她：「綠豆溫出來的叫做芽菜；要大豆溫出來的，才叫豆芽。」

吳老伯說着，掀開第二缸的濕麻包，那裏也密密麻麻地怒茁着一條條豆芽，銀白的莖頂着微黃的大豆粒，根鬚細碎。

「豆芽很有營養價值哪！」吳老伯說着，又伸手取出一條豆芽遞到她的手上，又說：「我喜吃豆芽做的湯。」

慧秀隨松人、吳老伯走回磚屋的時候，她講着自己車縫松人設計裁剪的童裝時，忽然有了聯想，笑嘻嘻說：

「我媽媽每天摘吳老伯孵出來的豆芽；我呢，每天車縫你設計裁剪出來的童裝，工種是不同，但是過程倒有點相似。」——奇怪的是，她從沒想到自己是個殘廢的姑娘。

四

腦子裏浮漾着那天——探訪孵豆芽之家的情景。耳畔仍響起嘻哈的笑聲……她坐在衣車旁熟練地車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她現在踏動的，是新置萬能摩打衣車，是她用幾年來的積蓄買回來的。

媽媽曾笑着說：「將來你出嫁，就拿這去做嫁粧吧。」

她也笑說：「你這古老頭腦，這時代，還作興什麼嫁粧的嗎？」

媽媽敲打自己的腦袋，說：「該死，我這食古不化的。你表哥，就是貪圖別人的嫁粧，弄得自己像隻被人牽着脖子走的狗！」

想起粧奩，慧秀又記起前天下午，二姨媽帶來一個穿西裝，胖個子，因攀登樓梯滿頭大汗的陳先生。他一壁用手帕抹着汗，一壁老說着自己是樓下開士多店的陳老板，跟太太意見不合分了手，有一兒一女，很想請位女子管家，聽說慧秀對此有興趣，他便和張太太冒昧訪晤。慧秀莫名其妙，她媽媽也莫名其妙，只好支吾以對。

晚上，二姨媽又上門來，她說：「那樓下士多老板很喜歡慧秀，他新近和太太離婚，不嫌慧秀跛脚，也不嫌她失婚，願送一層樓給她做嫁粧，另外有輛前妻留下的車子，也給你！」

慧秀笑着凝望二姨媽：「二姨媽，你兒子讓三個包袱壓得喘不過氣來；現在，你又來給我找包袱？」

二姨媽說：「人家士多老板跟我那肥豬媳婦不同，再說，你行動不方便，委實需要找棵大樹遮蔭。」

慧秀惱怒地說：「別用這種可憐方式對待我的殘廢！你爲什麼不勸我入慈善的傷殘收養所？」

媽媽也幫口說：「二姊，你母子嘗過苦，水浸眼眉，也該有所醒悟啦！」

「軋軋軋……」衣車的摩打聲。一件彩色的女孩裙子已完成，慧秀拿起來，喜悅地端詳着。

眼前又出現山坡草棚陳列着的大瓦缸。

她又見到那些晶瑩潔淨的銀白豆芽。

她又見到吳老伯握捏膠喉，在瓦缸上噴水花。

她又見到媽媽和那些街坊婦女在橫巷裏摘銀芽。

她又見到松人在長長的桌邊裁剪。

「軋軋軋……」她車縫得更快速了。

她想着明天假日跟松人的約會，她好像見到——自己和松人在孵着一缸晶瑩清麗的豆芽！

倫敦追尋拜倫所用交椅

童　曼

從倫敦巴克利斯銀行發掘出來的拜倫和雪萊手稿，於三月一日在英國博物館展出後，又有人在追尋拜倫的一件遺物——拜倫生前用的一把交椅，說是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就不知去向了。

這是展覽開幕時候，演員維克托·盧卡斯（Victor Lucas）在所作報告中透露的。據稱，珍藏拜倫手稿的戴維斯於一八二〇年逃債前往巴黎之前，曾在奧斯登(Ostend)一地的馬厩草房的頂棚中住過一段時間，當時他的朋友們曾送他一把拜倫的交椅。

戴維斯於一八五二年去世後，該交椅由法國運回英國，爲雜誌《建設者》(The Builder)編輯喬治·戈德溫(George Godwin)所購得。戈德溫喜歡收購名人的椅子，所購計有狄更斯(Dickens)、薩克萊(Thackeray)等用過之物。這一八九一至九三年間，戈德溫在牛津即將其所有收購下來的椅子一齊賣掉。

盧卡斯說：“從此該椅子即不明下落。現在，隨着儲藏拜倫和雪萊手稿的箱子的被發現，對這個箱子的主人和曾經落在他手中的拜倫用過的交椅也就引起了興趣。”

外國文訊

舒巷城

綫，最好不要斷

——讀海辛的《風箏——天空的浮萍》後

一

他說的
　風箏，天空的浮萍
這句話在我聽來
是那樣辛酸，又那樣甜。

二

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們家後面的巷口
有一個補鞋檔
兼賣自製的風箏
與特製的玻璃線；
那些三角或菱形的
將會騰空將會飛動的寵物
停在灰色的牆上；
打着鞋掌扯着皮鞋時
也不忘照顧它們的
是那個瘦瘦的補鞋匠。

那時在我們的街上
放風箏的季節
也是鋸風箏的季節；
在天高氣爽的秋日黃昏裏
巷尾對過的海邊
常常有好手們在角逐。

活躍於晴空上的
風箏，如果不幸給鋸斷了線
便往往飄落在海上
背着遠方的一抹斜陽。

而留在天空上的
威風凜凜的風箏
我們街上的孩子們
稱它做空中霸王。

倘若補鞋匠的風箏鋸贏了

第二天他的生意就特別好——
補鞋檔背後的牆上
掛着一個個的空中霸王，
　　倘若銹輸了呢
得想盡辦法
另製什麼藥水魚絲犀利玻璃線。

風箏啊
　　在生活的線上
竟是這樣奔波
　　這樣忙……

三

是的，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心愛的
那個瘦瘦的補鞋匠
他的風箏
線　最好不要斷
　　不要斷。

帆

（外一首）

（印度尼西亞）鄭遠安

剪下白雲一瓣
綴織起美麗的衣裳
穿在船上
讓它乘風翱翔
瞧它滿載理想
忘棄痛苦的昨日向前飛航

一瓣白雲呵一瓣
悠悠地在海上飛航
不斷地在波濤激盪
不斷地沐浴着陽光
那日子愈來愈燦爛
而歡樂早替代了蒼涼

愛情

萬隆的火山口
仍然在冒煙
沒人能想像出
沒人能體會到
更不必說起
千年之後的火岩漿裏
那鳳凰鳥
嘗用自身去餵火
以讓血紅直竄
沸盪着戀者的心胸
而她四靈五彩地載舞着
正紛鬱不少感人的瑞雲

浩泉

苦與樂

白旗

白旗者——「尿片」也。

白旗掛起來了
我們已經向生活投降

窗外「萬國旗」飄揚
對着它的主人
滿是揶揄嘲諷的神情
客廳和冷巷裏
白旗搭拉着腦袋
垂頭喪氣

房租　伙食　服裝費　醫藥費
電費　水費　交通費　應酬費
生活的重担壓下來
扁担還未折斷
可我的腰肩已快折成兩半！

白旗掛起來了
我們已經向生活投降

小生命

沒想到你來得這麼快
但既來之則安之
我們以既喜又憂的心情
迎接你的蒞臨——
可愛的小生命

世界因生命而延續
世界因生命而生氣勃勃
生命是那樣的神奇奧妙
生命是那樣的美麗無比

可是——
一個新生的生命
他需要多少陽光雨露
　需要多少培育的心血精力！

家

家裏再也沒有安寧
沒有我一個人清靜的世界
家裏再也沒有齊整

沒有有條不紊的陳設

我們的小寶貝
你像一條頑皮的小金魚
把清澈安靜的水族箱
攪得混亂一片

喜悅

你多吮一口奶
　多吃一口飯
　　多喝一點水
都會帶給我們一陣喜悅
你重了兩磅
就夠一家人高興了大半天

什麼時候你開始會笑
什麼時候你開始會叫
什麼時候你學着站
什麼時候你學着走
什麼時候你學着說話
……
一個個喜悅
點綴着我們辛勞繁亂的生活

照片集和錄音帶
紀錄着你成長的歷史
將來——
可記得上一代對你的疼愛？

育嬰知識

陞任了父親
我學會了冲奶
　學會了摺尿片
　　學會了燙奶瓶
這些育嬰知識
不是從書本上來
而是實踐中的速成

這是男人應該做的嗎？
爲什麼不？
女人能做的男人也能
父親這個榮銜
就非要你付出代價不成

苦與樂

難道眞的能爲買奶粉
　而多寫兩行詩？
如今——
把這沒有詩意的一切
　寫成了詩

這到底是苦還是樂？
是苦中作樂抑或苦樂滲半？
是苦楚無邊還是眞有苦盡甘來？
誰能回答我？
誰能夠？

——草於幼兒的啼聲中

第一個早晨

韓牧

驚醒　陽光在床上
遲到了　鬧鐘沒有響

昨晚鬧鐘沒有校
昨晚他失眠
一串問題是一條連環的鐵鏈
鋃鋃鐺鐺　鎖在他脚上
他走不出這個惡夢的邊界
三十年了　每天摸黑上班
就是假期也一早就起床
這是習慣　他說他是辛苦命
別人都怨生活刻板單調
說什麼「兩點一線」
他說要吃飯就得如此
做到老虎就要吃人

做到人　就要吃飯——
做人如果不需要吃飯就好了
近幾天來胃口減少
從兩碗　到一碗半
但每隔六七個鐘頭總要吃一次
穿是沒問題的
這套睡衣穿了十年還在穿
就只穿衣櫃裏已有的
以後一件也不買
也可以挨過這一輩子吧
但妻子不可以　妻子可以孩子也不可以
住呢　房子天天要住
每一分鐘都得納租錢

那天老板的代表對他說
工廠生意差　請他轉換環境
又泛泛而論他工作不主動
最後暗示如果不識趣
就一紙佈告　砌罪開除
他明白這兒的決律
解僱　毋須理由
只要七天前通告
他明白　經濟不景是事實
但也成爲他們終於等到的藉口
他明白自己眞正的罪名
是多年來揭露廠方欺壓工友的技倆
是挺身維護被强姦後不敢申訴的
女工
是——還有很多　他不願再去想
多少年了　他戰戰兢兢
走在金錢與正義的圍牆頂
他經常要作出抉擇
投身牆內富有的一小撮呢　還是
投身牆外貧窮的一大片呢

他想起昨天中午他離開工廠
差點忘了帶走他那隻飯碗
從開廠吃到現在吃了三十年的
已經崩裂的飯碗
他小心翼翼的把它帶回家
千萬個小心　千萬不能打破
打破就是個最不祥的預兆
飯碗　是物質生活的象徵
物質生活　是生活的基礎
他還要生活

早晨的街上人來人往匆匆忙忙
他也匆匆而行——
趕什麼　自己和人家不同啊
自己的時間不值錢啊
他回想昨天這個鐘點他在做什麼
他的昨天　還值幾十塊錢
現在開始就無限期的浪費時間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了

他越想越急
以前他常說　吃粥容易吃飯難
其實吃粥也要錢
白粥一碗兩毛
報紙一份三毛
空着肚子　連看報也看不成

古廟前的廣場的陽光
是免費的食物　可惜吃不飽
一堆一堆的人　坐着蹲着躺着
無言在職業之外
報上聘請欄小廣告　一片片蠶食
他要找一個職業
却有一千個職業找人幹

一千個職業在找一千個年輕人
年輕人力氣大　又沒有負担
最好昨天那件事發生在二十年前
那時還年輕　可以轉行
以前他常說　吃粥容易吃飯難
現在想吃粥　人家也不要

人家不要工作經驗
人家要一副機器　要新的
機器老了就當廢鐵秤
十塊錢一斤
最好昨天那件事發生在二十年後
他根本不用去想
他知道自己沒那麼長命
長長的石櫈上
誰的收音機在報告本港新聞
說立法局對遣散費問題還在辯論
今天　他沒心情去聽

大街上兩排商店全開了門
他感到自己走在兩排牙齒間
孩子還沒放學　妻子在做飯
他噓一口氣　往床上一躺
那個自動日曆錶還在床頭
停了　停在昨天

一九七七年五月，香港。

凌亦清

堂畔漫寫

清晨，漫步在中區一座大教堂畔。

誰能告訴我
一座古老的教堂
怎樣盤據了一個山坡
又是怎樣地無損於
一百多年來的拆遷風雨
在這狹窄的小島
在這都市的心臟
誰不知道
這心臟的心房
尺金寸土
它總是披着簇新的外衣
它的最高處
總是那樣地尖
連四邊的牆緣
拱門之頂端
都像套了鞘的劍
它黑色的頁窗
又是那樣地窄窄長長
像眯起的眼
畏懼燦燦的太陽

白的雪白　黑的漆黑　灰的淡灰
沒有黑
如何能襯托出白
祇有灰
最能提示你去抉擇
黑的是魔鬼是地獄
白的是神靈是天堂
人生本來就是一片灰色
充滿罪惡
但可以祈求死後會
「擺脫黑暗
重見光明」

記得小時候「聽耶穌」就在隔鄰
那一間是教堂也是店舖
白天賣布　晚上佈道
爲了分得半幀有七彩圖畫的咭片
和小伙伴交換　高興好一會兒
跟着別人唸背面的字
用藍墨水寫的
叫金句
聽不懂也想不通

長大了才知道
原來有這樣多的教堂
原來有的這樣大這樣老
供奉着不老的形象
或許是釘在十字架上的兒子
或許是手抱嬰兒的母親
一樣的全不像我和你的血統
一樣的頭戴光環
或許是你俗眼看不到的
會隱身的神
傳播着大同小異的故事
創造萬物
犧牲性命
死而復生
神話總離不開人間

如果一個人
爲了更多人
慷慨捐軀
遂成壯舉
但歷史的巨輪
是不是一個人就能推動
前進每一步 每一步
是不是無數人無數人的犧牲
可以有萬能的人類
沒有萬能的個人
而萬能之神呢
誰見過
像不像
可以隨意捏造的傀儡
醜惡的變成善美
殘酷的變成慈悲

一間百年的教堂
怎樣與山坡上百歲的老榕並坐
誰能告訴我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從衝突看角色的內心表現（編劇經驗談）……楊 憶
故事（詩）……舒巷城
美國的故都費城（海外瀛談）……錢歌川
人體動物園（詩）……秦 松
探足屈辱的前代（詩）……韓 牧
叢林部落人（翻譯散文）……李 昕
清與濁（翻譯小說）……沈逸文
委內瑞拉遊札（散文）……唐 民

秦松

風起萬葉歌

——風起樓手記之一

一

旅居海外，雖居無定所，也不能隨波逐流吧？也要在紐約擁擠的樓與樓的高樓大廈中，擇一小樓，匆忙的生活之外，邊寫邊畫，也自成「天地」。天地中的一個觸覺，一盞紅燈，一顆不是流星的星。

還未到落葉歸根的歲月，也不是隨遇而安的時代，自在並非自足的存在，容易具體在外在的生活上，較之內在的精神躍動，就不是易於完成的。要在精神的躍動中工作也好，創作也好，我之小樓與我之自擇，應給他一個完整的精神面貌，有一個動態的空間，乃把我之樓呼之爲「風起樓」。摘劉禹錫之詩句「松間風未起，萬葉不自歌」，動化成動態的「松間風起萬葉歌」，題我之小樓並作此手記之題記。

二

「松間風起萬葉歌」頗能道出現在的個人之我，也能說出現在的衆人之我的時代，在海外的情狀。誠然，這多

少帶有個人文學性質的主觀意識。不過，這又從現實的客觀環境中觀照而來的吧！

三

主觀的意願踏實在客觀的現實上，才能存在的吧？不過我所謂的存在，不是已流行過的所謂「存在主義」的什麼高深的哲學之「存在」。談哲學在生活上也不能說沒有一些哲學的意味。所謂哲學的意味也並不完全是空幻玄虛的，而如此就沒有活生生的生活了，也就不必要哲學了。空有存在而不去生活，也就沒有生活，沒有生活也就沒有根，沒有根也沒有什麼樹。但是，現在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在無根無樹中先有枝葉，在枝葉上去找樹找根，這種奇怪的現象也許很需要，雖然是一種倒轉的生長，仍然有一種動態。有動態的生活，也是「活」的，也是有生命的。

目前倒轉的現象是過去社會倒轉的現實的影響所形成的。如能從倒轉裏找到生活的土壤和根，發展成完整的自然生長的樹，而不是歎息的落葉，而成爲樹上萬葉的起歌。那麼也是一個好的年代的開始，曾經被歌頌過和讚歎過的偉大的「悲劇」文學的年代，讓他偉大的過去吧！如做一場偉大的夢一樣的過去吧！

四

在此刻的紐約，有許多小樓擁擠在空洞的高樓大厦之中，雖然鋼鐵的架構，透明的落地玻璃窗，在冰凍中從未打開過。反而是那木製的陰暗的小窗，如需要張開眼睛一樣的常常打開，面向陽光，雖然常常爲大厦所遮蓋。那遮蓋過陽光的從未打開過的窗子，現在也被打開的窗子而打開了。雖然不完全是爲了陽光，不過也不完全是爲了陰暗。

五

風從東方來，風起萬葉歌，風打開每扇門窗，打開每一顆心。

風從東方來，東方在紅茶裏醒來，西方在咖啡裏入睡，你說對不對？

談恐懼

錢歌川

古書上說，「勇者不懼」，但世間勇者很少，一般人都是有所恐懼的。古代水患不治，野獸橫行，所以人民最怕的是洪水猛獸。猛獸中以虎爲首屈一指，使人談虎色變，像印度那樣的國家，一年死於虎口的人上萬，怎教人不畏虎呢？《禮記・擅弓》上說到一個故事：泰山旁邊有個婦人在墳前痛哭不止，問她爲什麼這樣憂傷，她說，「從前我阿翁被虎咬死，後來我丈夫又被虎咬死，現在我的兒子又被咬死了。」問她爲什麼不離開這個有虎患的地方，她回答說，「因爲這裏沒有苛政。」可見人民對於殘酷暴虐的政府，比老虎還更加畏懼，所以古話說，「苛政猛於虎。」

人總希望長生不死，死後會變成鬼，因此人都怕鬼(phasmophobia)，更怕害人的魔鬼(demonophobia)。前面說的「洪水猛獸」，「虎」，乃至猛於虎的「苛政」，都是現實存在的物事，它們既威脅到人的生命，對之懷着恐懼的心理是應該的，但鬼是實際上不存在的，爲什麼要對它畏懼呢？英文說的恐懼(phobia)，是指不合理的害怕，以下我們就來談談這種病態的恐懼吧。

美國有一個美貌的少婦，每次入浴時都要繫上一個救生圈，以防溺死。另外一個三十五歲的撰稿員，每天要洗手八十回到一百回，開關電燈也都不敢用手，生怕黏上細菌。在紐約曼哈坦有一個女人，去參加宴會時，不敢乘升降機，寧肯爬三十二層的樓梯走上去。一個六十七歲的紐約電影的音樂指導員，恐懼關閉的地方，坐汽車一定要打開車窗，也不敢乘升降機，寧肯爬樓梯上去。一個有三個孩子的母親，六年都沒有離開她的家，因爲她怕去人多的地方。

上面說的這些人，平時完全與常人無異，身體上沒有一點毛病，只是被某種恐懼所乘，受到它的折磨，而影響正常的生活。例如，怕坐飛機的估計有兩千萬的美國人，

不敢離開自己的家園的美國男女，約有五百萬人以上。此外，怕黑暗，怕禁閉，怕水，怕火，怕高，怕蛇，怕貓，怕狗的人，還不知道有多少萬呢。

那個怕水的少婦說，「我感覺到浴缸裏的水，是深得無底的。我知道如果我進入浴缸而沒有救生圈的話，我就會沉下去，滑入水底。我開始窒息。我不能呼吸。我感到耳中發出隆隆的聲音來。眼前的已不只是一個浴缸了……。我平日走近水邊的時候，這些感覺就要對我襲來，那怕是一個小小的池塘，大湖更不待言了。」這便是所謂對水的恐懼症(aquaphobia)。另外還有所謂恐水症(hydrophobia)，也叫狂犬病，是因爲狗發了狂，見水就怕，人被它咬了，也要發狂而恐水的。

那個不敢坐升降機，寧肯爬三十二層樓梯的婦女說，「我一想到完全幽閉不能走出的時候，我簡直受不了。只要那升降機的門一關上，我就恐怖起來，流出熱淚。我的面孔發紅，我的兩腿發抖，過後我察覺我全身都在哆嗦。我害怕得尖叫，兩臂戰慄，眞受不了。這樣禁閉在升降機中，我寧肯被人一刀刺死。」

那個電影音樂指導員說，「我一走進升降機，就開始發抖，呼吸不靈，好像是嚴重的氣喘病發作了似的。……有一次我要簽一個契約，而那律師却住在陌地生路一幢大廈的二十三層高的樓上。我不敢坐升降機上去，終於他帶了秘書和公證人走下樓來，和我簽了契約。」這便是所謂幽閉恐怖(claustrophobia)。

有一位近來患上高處恐怖症(acrophobia)的出版公司的總經理說，「那和坐在飛機上的恐懼完全不同，我雖則在起飛和降落時有點不安，不過那只是平常的害怕。對高處的恐怖就大不相同了。那是一種病態而虛弱的感覺，好像我全身的氣力，突然一下經由我的兩腿而衰竭了。」

他繼續談到他有一位朋友，住在一座摩天樓高層的公寓中，那裏有陽台可以俯瞰如臨深淵的街市。當他步出陽台，馬上就發生了恐怖，他再也不能走動了，尤其是兩腿都軟下來，好像濕的麵條一樣。

恐懼飛行(aviophobia)的容女士(Erica Jong)說，「飛機起飛以後，我的手指和脚趾都冰冷了，我的肚子跳到我的胸膛裏來，我鼻尖的溫度，降到我手指的溫度一樣。在神經極度緊張之下，我的心和飛機的引擎相呼應着……。」

有一位心理學家對蛇極爲恐怖(ophidiophobia)，他說，「那是一種悲慘的經驗，任何與蛇有關的東西，甚至於對蛇這個字，都使我身體上要發生可怕的反應和恐

怖，使得我喉頭梗塞，心臟跳躍。只要有一條蛇在我眼前一閃而過，就能產生它所有的一切了：它在蠕動，我感到，我見到，我觸到，我聽到，一切都在一閃中湧現出來！我知道這不過是紙上畫的一條蛇，但我仍然能觸到它的身體，仍然能見到它的形態。好像我可以感覺到一種圓圓的，肥滑的東西，在扭動着，蜿蜒而行……對着我來了……啊，眞倒霉，眞糟糕……。」

還有上面講的，一天要洗上百回手的撰稿人，是患上了不潔恐怖症（mysophobia）的人。別人還以爲他是有潔癖的。至於那個有三個孩子的女人，六年都不敢走出家門一步，因爲她對大庭廣衆感到恐怖（agoraphobia），所以她怕上街，怕去教堂，怕到超級市場去買食物。

另外還有一些人，是恐怖黑暗或黑夜的（nyctophobia），晚上就寢一定要開着燈才能入睡，如果走到任何黑暗的地方，就要嚇得發抖，這和怕鬼的心理，是有一脈相通之處的。

火是人類的一大發現，有火的部落，將火種傳給無火的部落，而成爲他們的盟主。火給人類的幫助極大，成爲文化的原動力。時至今日，居然還有人會患上恐火症（pyrophobia），見到火就會發生恐怖的。

在本文頭上說的「談虎色變」，對虎一類的動物發生恐怖（zoophobia），是不足爲奇的，可是有人對日常見到的家畜也怕，就是不正常的心理變態了。患上恐狗症（cynophobia）或恐貓症（ailurophobia）的人，在美國也不少。

還有些極端保守的人，非常恐怖甚至憎恨外國人（xenophobia），好像外來的陌生人，要危害他們的生存似的。這和現在一些傀儡政府，依賴洋人保護的媚外作風恰恰相反。

少數幾個美國政客，具有仇華心理的恐華症（Sinophobia），生怕中國强盛起來，危害到他們的利益。他們口口聲聲說中國是侵略者，好像中國的大軍，就要渡過太平洋來侵入美國西岸似的，雖則中國並沒有一兵一卒在自己的國土以外。當初如果美國兵不打到鴨綠江去，中國志願軍也不會參加朝鮮戰爭的。

美國有位治療恐懼症患者（phobics）的專家詹恩博士（Dr.Manuel Zane）說，凡是患有恐懼症的人，都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憑空感覺到某種情況。這些人大部分都是敏感的，富於想像的聰明人。他們可以設想自己處身在某種未來的狀態中，而預見到那時將要發生的事，而且

看得極其生動活現。他們所預見的事物，當然有發生的可能性，但多半是不會發生的。舉例來說，升降機是有可能中途停住的，飛機是有可能撞毀的，但這樣的事發生的機會極少。恐懼症患者的問題，是一心一意只想到萬一的事故，而忘記正常的安全可靠的因素了。

詹恩醫生有次同他的一個病人，關閉在黑暗的壁櫥中。醫生手裏拿着一架錄音機。病人是一個二十七歲的男子，一個對黑暗的恐怖者。「來了，來了。」那病人說，「我可以看到黑暗。它好像正把我推向牆壁。我迷糊不清。我開始感覺到我現在不是在壁櫥中，而是在一口棺材裏，四方用鐵釘釘牢，我不能出來呀。」過了好一陣子，他才平靜地繼續說，「我從門縫中已開始看到有光了。我從來沒有在黑暗中待得這樣長久的，長久到我已慣於黑暗，而可以看到有光了。平常我是一遇到黑暗就逃跑開，所以在黑暗中不能看到任何東西。」

這人便是美國幾百萬黑暗恐怖者當中的一個，有了這次壁櫥中的經驗之後，他的恐懼症也就慢慢地好了。

澳洲的神經病女醫生魏克斯（Claire Weekes）博士，認爲恐懼症也是神經病的一種形態。她說，「恐懼症的患者並不眞正以爲某個特殊地點或局面，對他有特別的危險，或是那裏有什麼東西會傷害他。他眞正害怕的，是他不曉得要怎樣應付那個局面。他只是非常敏感地覺得在他內心所發生的事，使他大爲恐懼。他感到虛弱，頭昏目眩。他生活在恐懼中，不能應付那種莫須有的局面，他只好在危險來臨之前逃走。」

其實，據這位醫生說，恐懼者所感覺的症候，只是緊張，極度的緊張而已。他的神經變得裸露而過於敏感。

許多專家都同意，克服恐懼症唯一可靠的療法，就是勇敢地面對恐懼。這方法適用於集體治療，個別治療，或是在家中自己治療。如果我們自己無畏地面對我們所害怕的物事，把它看個究竟，就會知道終於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的。這樣便可排除一些恐懼，而終至使它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個怕貓的女秘書，醫生使她和一隻活貓在一起，起初離得很遠，逐漸接近，直到最後她可以把那貓抱在她的膝上。怕水的女人，就受到鼓勵把頭浸沒在水中。她沒有淹死，自然就有了信心，不再對水有所恐懼了。

以前的恐懼症患者，大都沉默地忍受着那種痛苦，恥於說出他們的恐懼來，但現在他們敢於公開說出，同時一些專家對此也感到了研究的興趣，而許多醫院門戶大開，也樂意接受這種病患者，所以恐懼症現在已經逐漸減少了。

蟬鳴

（委內瑞拉）唐民

自從離開了故鄉，走進城市之後，不論唸書或就業，都沒有聽過蟬鳴了。

前年，我離開故鄉更遠，來到南美洲的委內瑞拉，在加拉加斯市住下來。這個城市是建在一個山腰裏的，週圍又爲羣山所環抱，市內大大小小的公園數不勝數，園內林木葱鬱，宅邊道旁，也都長滿了綠樹，因此差不多三十年來久未聽過、幾乎已經淡忘了的蟬鳴，在這異邦又重新聽到了。

那是去年三、四月間，我忽然聽到「吱吱、胡胡」的聲音，一聲聲，一陣陣，從週圍的樹上傳來。初時我還不知道是什麼聲音，過了幾天，在一個公園裏看見幾隻殭死的蟬，問起在此住得較久的人，這才知道我所聽到的乃是蟬鳴。

在異邦聽到蟬鳴，使我想起了兒時在故鄉捕蟬的情景。

我的兒童時代是在故鄉渡過的。那時候我們沒有什麼耍樂，只有打小動物的主意，如捉了蜻蜓來「放飛機」（用綫將牠的尾巴綁住，不讓牠走遠，然後放了牠，看牠飛翔），捉了螢火蟲來看牠閃閃發光（用玻璃瓶盛着，晚間看牠閃亮），但最好玩的還是捉了蟬來聽牠歌唱。

故鄉的塘邊有一株荔枝樹，每年差不多到了荔枝將熟的時候，蟬就開始鳴唱了。那時候，我們一羣小孩子就爬到樹上去捕蟬，但總是捉不著。待到農曆四月中，人們開

始包粽子，準備過端午節，這時我們小孩子不僅有粽子吃，而且還利用粽子的粘性去捕蟬。那是將一些粽子粘在一條長竹竿的一端，看到那裏有蟬，就將長竹竿伸上去，粽子粘着蟬翼，蟬就飛不了。有時一條竹竿不夠長，就將兩條竹竿駁起來，兩條竹竿仍然不夠長，再爬到樹上去，務求捕到蟬爲止。當蟬被捕獲之後，就將牠的翅膀剪掉，放進口袋裏，整天聽牠鳴唱。

如果我的記憶不錯，故鄉的蟬鳴，聲音低沉，而且只有在日間才唱的。但委內瑞拉的蟬鳴聲音較高亢，像中國雜技藝術中「抖空竹」時所發出的聲音一樣，這大概便是我在此地初聽聲音竟不知道這是蟬鳴的緣故吧。而且這裏的蟬，日夜都在鳴唱，好像沒有太多休息時間的樣子。有時我半夜醒來，也聽到蟬鳴。有好幾回我到離加拉加斯市大約有兩個小時汽車路程的一個「山園」去，到達時總是深夜凌晨之後，仍然會聽到蟬在葉幬裏唱歌。

同時，這裏的蟬體色較深，個子也較大，不知道這是不是與牠的鳴聲較爲高亢有關呢？

不過，今年這裏的蟬好像沒有去年那麼多，去年我常常在一些樹上看到蟬，也常常看到蟬在飛來飛去，但今年却很少見到。因此，去年那種一聲聲、一陣陣，此起彼落的蟬鳴之聲，也很少聽到了。

我們做小孩子時，歡喜捕蟬玩樂，但此地的兒童却怕蟬。去年我在一個公園裏曾看到：一隻蟬停在樹幹上，伸手就可以捕到了，但幾個孩子經過，都不敢去捉牠，還拾來棍子要去趕走牠。也是在這個公園裏，我看到了另一種情景：一位母親帶着兩個孩子經過這個公園，他們看到矮樹上停着一隻蟬，男孩子猶豫了一陣子，後來大着胆子去捉了這隻蟬，但做母親的却叫他快快摔掉，他也連忙的將蟬摔在地上。他們爲什麼怕蟬呢？是怕蟬的爪子嗎？這可能是一小點原因，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他們沒有這個習慣，對小動物沒有滋生親切的感情。

這裏的風俗，親友相訪，總要買些玩具送給孩子們的。孩子生日，也買玩具相贈。每年耶誕，更是人人爭買玩具互餽親友的子女。因此，這裏的兒童是不愁沒有玩具玩的。他們既然玩慣了玩具，對小動物就不免感覺陌生了。

現在蟬又在鳴唱了。它勾起了我兒時的回憶，我多麼想聽聽故鄉的蟬鳴啊！

非洲幾個國家的出版事業

柳玲依

近年，非洲一些國家的出版事業有了欣欣向榮的新景象。過去那種自己不產紙、不出書，或出版印刷力量很薄弱、受外國出版商支配的局面，正在逐漸發生變化中。許多國家紛紛建立起自己的國營出版機構，使文化出版事業有了新的發展。僅尼日利亞一國，就在過去兩年中，新增了至少十多家出版社。贊比亞的國家教育公司和坦桑尼亞出版社，過去原與英國「麥克米倫公司」合伙經營，現已把這方面的出版事業完全置於本國控制之下。有的國家現已開始出口圖書。目前，非洲國家建立不少具有一定規模的國營出版機構，如：「加納出版公司」，於一九六五年建立，其印刷部門設備完善，已出版有圖書七十種；「贊比亞國家教育公司」，於一九六七年建立，主要出版本國文字的著作，包括教科書和少量學術著作。出版圖書約共二百五十種左右。「坦桑尼亞出版公司」於一九六六年建立，主要出版小學教科書，現時擴大到出版一部分供成年人閱讀的斯瓦希里文圖書。約已出書一百種左右。「北尼日利亞出版公司」於一九六六年建立，原由 Gaskiya 公司與英國「麥克米倫公司」合股經營。現每年出書二十五種，大部分是豪薩文版。還有「埃塞俄比亞出版公司」，爲尼日利亞新建的一家國營出版社，現已出版了幾部學術著作。

至於「東非出版社」（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則是東非國家最大的一家商業出版社。到目前

英出版非洲小說選
列置芳丹娜小說叢書中

郭　杰

英國柯林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芳丹娜現代小說叢書》中的一本非洲作品選集，名爲《非洲的呼聲》（Voices of Africa），編者是巴巴拉·諾林（Barbara Nolen）。

巴巴拉·諾林畢業於史密斯學院，並在史丹福大學讀過書，她同她的丈夫大衛·法利斯·斯特朗爲了從事研究工作，曾到非洲各地旅行，她寫了很多本研究非洲當代作家的著作。

《非洲的呼聲》這本非洲小說集，收集作品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題爲《靈的世界》，包括有華薩族的民間故事《男人和他的醜老婆》、《斷頭》，及現代作家作品：凱特的《塞柯托首長開庭審判》、希恩利斯的《魔鬼怎樣跳舞跳死的》、吐吐奧那的《電視手藝的女鬼》、摩杜比的《我看到一個孤單的死者》，另外還有《戰神》、《死亡》等篇。第二部分題爲《鄉村的呼聲》，包括有武比蒂的《肯尼亞我的祖國》、卡杜的《歲月如流》、阿爾哈茲的《流放》、比迪的《地理課》、維古魯的《未耕的土地》、金密伊的《勝利者》，另外還有民間故事《最甜蜜的東西》、《月亮》、《水井》和一篇史詩。

外國文訊

爲止，已出書四百多種，包括有各學科著作，非洲文學和兒童讀物。

另有東非文學局（East African Literutare Bureau），是東非幾國的共同出版機構。重點出版非洲語文書，文學作品和成人教育讀物。現已出書三百多種。

內羅畢的「赤道出版社」（Equatorial Publishers），聲言「出版小說和驚險故事」，有英文的，也有非洲文字的。現已出書二十多種。

尼日利亞的「恩瓦米佛出版社」（Nwamife Publishers, Enugu, Nigeria）建立於一九七〇年末，出版文學書籍。

拉各斯的「黑人出版社」（Di Nigra Press），其宗旨是「把黑人作家從大出版社的手中解脫出來」。已出版圖書十種，其中《非洲之火》一書，特別受到讀衆的歡迎。

你要不們我，爸爸（外一章）

摯伊（美國）

「十三號又回來了。」醫院的女同事對我說。

「甚麼，你說老煙斗，他不是昨天才走的嗎？」我納罕地問。老煙斗是一名老病人，害的是糖尿病。他的左腿已在十多年前給割掉了，配上了假脚。右脚的小脚趾發炎，醫生怕它會潰爛，所以叫他入院治療。他一向住在養老院，但光顧這家醫院已很多次，每次總喜歡住十三號靠窗的床位，因爲窗外面對哥爾夫球場，柔軟鮮嫩的草地活像名貴的地氈，格外令人怡目。

我在經過十三號房的時候，不禁放慢脚步，老煙斗很喜歡聊天。我過去有空便喜歡聽他吹牛。六十九歲的他，深棕色的頭髮梳得光溜溜的，鬍子也刮得很乾淨，我佩服他在老人院住了那麼多年，仍然保持得那樣整潔和那一點點幽默。他正佇立窗前眺望，手握煙斗，鼻裏噴出悠悠的白煙。他不高，不會超過五呎六，但因爲瘦削，看來仍有點像枝竹桿。平時他安上假脚，走路慢的時候很難看出他是跛的，他打趣說，他仍可以跳華爾滋。

「格蘭先生，你回來啦。」我跟他打招呼。他看見我，立刻咧嘴笑了。那一副白亮的假牙，使他的面孔驟減了十歲。

「是你，劉，你好嗎？你不知道我回來這裏多開心。你們護士那麼友善，又有耐性，我才不捨得離開哩！」

「你怎麼回去了一晚便又回來？」

「那死鬼地方！厠所不分男女，又沒有鎖。值班的只有一名護士，叫她打一支針，足足等了兩小時，你知道我如果沒有打針便不能進食。昨晚一夜沒睡，恍惚住進鬼屋。那些老鬼推也推不動，我想找一個人談談也沒有。我今早拒絕了打針，我死也不願住那裏。」老煙斗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噴出的霧氣就更濃更白了。

美國一些老人院的設備像酒店，但很貴，未住進前就要先付足一年費用，可能要五千；但是申請的人很多，很

難進去。另一些設備差的，沒有人想去住，除非是神智不清或實在別無他法的人。

「那你現在怎辦？」

「唉，等候去另一間。醫生已警告過我，醫院有權趕我走。因爲我的發炎已消退了，如果他們不夠床位，叫我到哪裏去？」他蹙起眉頭。我想起他過去告訴過我的事。他只有一個女兒，結婚快二十年了。她丈夫開電油站，每星期入息八百元，他有三名孫女兒，都在唸書。他當初給錢女婿開電油站，又替女兒買車、買屋，他老伴死後，他住進女兒家，十年了，每個月付房租、伙食費，又貼錢給孫女兒學溜冰、學彈琴，而她們，十年也沒有帶他出去玩過，而且孫女兒們嫌他嚕囌，愛管閒事，在她們母親面前挑撥離間，而她的女兒，竟打電話給醫生說他神志不清、語無倫次，要醫生把他弄進老人院去。「我做過兒子，也做過父親，可從沒虧待過誰。眞不明白她會當我做眼中釘看。她自己的女兒將來會怎樣對她？」他訴說時幾乎要掉淚，我只替他不平，「其實我只佔閣樓的一個小房間。我又付錢給她，如果她是陌生人，也會收留我的。」我想起從來沒見過他女兒來探望他，估量他大概不會說謊。

此刻，我不知該怎樣安慰他，倒是他自己說：「這個社會的老人不如狗，被擠盡了汁後，連像樣的廢物箱也沒一個。」他又說：「我去見上帝的時候，要替他洗洗腦，也許他要學學中國人，孝敬老人家。」我看見他在苦笑，苦笑總比流淚使人好受。有時我覺得他的幽默也是在苦澀中提煉的。他曾說，煙斗是他的生命。我知道，只有精神空虛的人才會有這樣深的煙癖。

對狗羨慕之餘

有時我很羨慕美國的狗，比羨慕美國的人更甚。牠吃的是精製的食物，睡的是軟氈鋪的床。主人一有空便攬抱着牠，和牠嬉戲，帶牠去公園散步，替牠洗澡、剪毛。主人渡假也帶牠去海濱避暑，請客時也給牠的蓬髮結上花蝴蝶。牠要生小狗時，有醫生、護士廿四小時輪流值班。

偶爾也看見駛過的汽車窗口，探出一個尖尖的頭，兩隻蒲扇似的耳在滿足地搧動。那表情才像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呢！過去我一看見狗便心跳，在鄉間長大的我，早已聽聞人被狗咬的事，自己也被狗追過、吠過。現在却發覺美國狗一點也不兇惡。有時去朋友家中，他們的玩具

狗會跳上我的膝頭，我也只好表示一下友善，摸摸牠毛茸茸的背。有些狗看見陌生人也吠，只是牠的吠聲一點也不兇，倒像嬰孩吃飽了仍然要哭，舒展舒展牠的聲浪。我看見有些狗胖得像豬，行路、表情也像豬，那麼緩慢、平和、滿足，聯想起腹大便便的紳士、貴婦，便覺得物質太豐富也要成了負累。

美國狗不用上班，不像牠主人每天做十或八小時工作，要管理複雜的大機構，或要對付巨大的電腦，嘈雜的機房，呆板的打字機、計算機或電話筒。牠不用傷怎樣去多賺錢、逃稅、付賬的一切腦筋，更不用爲圖謀升級或巴結上司而至寢食皆忘。

美國狗不怕老了被棄，牠只有十來年命，生存的時間短促，而且多數會在主人生前先去。不像美國的很多老人，退休之後沒人照顧，老伴一死便失扶持。到不能自己炊膳或梳洗時，便得進住老人院，被編成床位號碼後，枯等着去見上帝。而他們的子女，照例每早要六點鐘起床帶狗出外散步，借地解決大小兩便，可能還要告假帶狗去看獸醫，甚至晚上擁狗而睡，跟牠恬然共夢。我看見報章上登載老人被劫、被謀殺，或死在屋內數星期才被發現的新聞；倒沒有聽過狗遭受同樣的命運。

英國家圖書館接受藏家罕有古版贈書

童　曼

英國的約翰・埃爾曼將收藏的十七本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初期出版的精裝罕見書籍，通過“國家圖書館之友”，贈給英國國家圖書館。這是英國國家圖書館五十年來從單獨來源獲得同一類別書籍中的重要的藏書。

其中一些書籍是獨一無二的孤本，珍貴程度使該圖書館過去獲得的早期出版書籍都爲之相形失色。埃爾曼這批藏書的捐獻，填補了非有這批書籍就無法填補的空缺。

這批藏書中包括在西班牙塞維利亞市首次出版的僅有六本書中的一本，這一本的出版日期，比英國國家圖書館先前存有的塞維利亞市出版的書還要早三年，該批藏書還包括一四七七年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市附近的多爾多薩（Tortosa）出版的僅有三本的古版書中的一本。

埃爾曼是著名藏書家阿爾伯特・埃爾曼的兒子。他現任“國家圖書館之友”司庫兼英國圖書館參考資料部諮詢委員會主席。

外國文訊

分歧

（新加坡）文　丹

一

幾天來天氣酷熱，在太陽下工作有如晒鹹魚乾一般。午後開工的時間到了，歇午的工友議論紛紛。一些年老的工友伸伸腰板撫着背，望着艷陽當空，不禁皺起眉頭來。

他們是一羣築路工人，在趕鋪一條將近竣工的道路。

「甲巴拉」阿苟開工去了，大家硬着頭皮又投入忙碌的排大石的工作中。

一位年老的馬來工友，正在吃力地搬動着大石。

「Orang Tua，把這堆大石搬開。」阿苟操着馬來語叫着。

那馬來工友「哦！」了一聲，動手扳動一塊大石，不動，再用力，不料牽動旁邊的石頭滾下，他一個躲避不及，大石壓過脚背滾在一邊。

站在一旁捶石的阿山見狀連忙趨前察看。那馬來工友痛得蹲下身脫掉鞋子不住地按摩。阿山扶他到一旁歇着，向女工要了風油爲他推拿。

阿山心裏感到憤懣：偌大一把年紀還要到工地上來討生活；要吃一碗飯也眞不容易啊！

當阿山走過來時正好聽到阿苟在發牢騷：

「頭家貪工錢便宜，請一些『死人』來湊數，還整天呱呱叫，說有那麼多工人，工作還做不開，是不是都在睡覺。」阿苟燃上一根烟，冷冷地說：「我說呢，有錢怕請不到工人？只要肯出多些工錢，要叫多少人我都可以爲他招來。像那樣大的年紀走路都困難，還要出來做工，眞是礙手礙脚。」

「他蠻可憐的，做了十幾年的清道夫，退休了還要來

做這種粗工。」一位女工同情地說。

「你同情他，又有誰來同情你？不爲自己打算才是傻子哩！要拿人工錢，就得替人做工。頭家給你一塊錢，至少也要做塊半的工作，我說的對不對？總不能叫老板虧本呀！」阿苟說着，有意無意瞟了一些年老工友一眼，語帶雙關。

「當你做頭家，我做工不拿工錢，不是盡給你賺了嗎？」一位年青工友諷喻道。

「大頭，他又不是你父親，何必要你强出頭？」阿苟老羞成怒了。

「我看不順眼。還沒做起頭家，倒學會爲頭家講話。只不過做一個『甲巴拉』，就要把人家的飯碗打破。你有飯吃也要顧得人家有粥水喝。我最討厭那種乞丐仗官勢、脚踏牛糞講大話的人。」大頭一點也不給這個「甲巴拉」面子。

阿苟面對這個高頭大馬、臂力過人，專好打抱不平的年青人，他不禁有點怯意，但是却心懷鬼胎算着今後如何來對付這傢伙。

阿山靜靜地聽着，心裏感觸很多：「大家都是工友，爲什麼有的偏顧着老闆，眞是賤骨頭！」

二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工程接近尾聲，期限逼近，老闆也催得緊。阿苟賣力地工作，希望能多得一點津貼。他想起過去當過拆舊屋的「甲巴拉」、監督過幾場大的築路工程，老板賺了錢，他也得了甜頭。他自信憑他多年的經驗，一定能把這項工程在限期內趕完。

爲了趕工，要做「補水」已經做了很多天。這一天，喝過下午茶，阿苟又對工友說：

「今天要做補水。」

「我不要做。」阿山第一個表示異議。

「我也不做。」大頭附和說。

「爲什麼不做？大頭，你不能回去，把壓路機開過來輾壓，看那裏凹下去，要補上石土。你回去了誰來駕駛？」阿苟說着，眼睛一直瞪着大頭。

「你駕也是一樣的。」大頭應道。

「要不要駕是你的事。頭家責問起來你就知道。」阿苟恫嚇地說。

「我只是兼職駕壓路機而已，又不像人家兼職有給津貼！」大頭若有所指地說。

癩頭最怕人揭帽，正是爛脚怕人踏，阿苟聽大頭語中帶刺，臉色倏然一變，欲言又止，緊閉着嘴，看他那副咬牙切齒的樣相，連假牙都快要給磨壞了。

「很多天來一直做『補水』，已弄得筋疲力盡。『補水』要做，只吃一塊乾巴巴的麵包，『補水』津貼還是一點鐘算一點鐘。頭家要賺錢快，又捨不得多給一點，反而要吃工友的鐘點。我們不做『補水』。」阿山說明不做超時的原因。

「這是頭家的事，有什麼要求向頭家說好了，跟我講沒用。」阿苟避開阿山銳利的目光。

「你是『甲巴拉』嘛，應該替大家出頭說幾句：『補水』要吃點心，鐘點一點算點半鐘。」大頭插嘴說。

這一下刺到阿苟的弱點，他的態度變得粗暴起來了。

「你們有本事自己不會去向頭家說？這關我什麼事？」

「你也是做工的，有做才有錢。頭家多給一點，難道你就不拿？還說不關你的事！」阿山非常不滿地說。「其實，期望你去向頭家要求加薪，簡直是白日做夢。靠人不如靠己。」

酷熱的陽光收斂了他的淫威，那是放工的時間到了。除了阿山、大頭，還有幾個工友都不想做超時工作。

這一下可急煞了阿苟，可也奈何不了誰。他狠狠地瞪着阿山與大頭。

三

出糧的日子，是工人最高興的時候；雖然是那麼一點的錢，左手拿來右手支出。每個工友拿了工錢懷着不同的心情離開了辦公室。

大頭進去的時候，老闆用夾着香烟的手指朝他一指說：「聽說你呱呱叫，不想駕壓路機。年青人不要耳朵輕，容易受人煽動。你好好做，我自有分寸。」

「我哪有說不駕壓路機？我受誰煽動？」大頭理直氣壯地反駁。

「好了，好了，不用多講，你心裏明白就好。年青人嘛，工作要賣力點，多做少講，將來才有前途！」老闆不容分說，擺擺手示意他離開。

不久阿山也來出糧。

老闆的臉色更古怪，兩顆眼珠老盯着阿山，企圖看透面前這個短髮樸素的青年。

「阿山，聽說你工作時講東說西，盡說廢話，阿苟勸你都不聽；鼓動人家不做『補水』，又叫大頭不駕壓路機。『補水』不做是你自己的事，怎麼可以唆使別人不做？」老闆嚴厲地斥責阿山。

「誰說我鼓動人家不做『補水』又叫大頭不駕壓路機？你說出來吧！」阿山壓抑住怒火，冷冷地說。

「你吃辣椒肚裏燒，有沒有講自己心裏明白。」

「是阿苟講的嗎？叫他來跟我對證一下。」阿山單刀直入，直逼老闆。

老闆既不承認，亦不否認；他慢條斯理地說：「阿苟是廿年的老工人了，他吃鹽比你吃米多，過橋比你走路多；他人又好，你應該要跟他合作，少跟他頂撞。我知道你很靈巧、能幹，我正需要這種人。只要你好好做，我會特別加薪給你。」老闆換了一副面孔，語氣和緩多了，就像長輩在教導後生仔一樣。

「我又沒有讀過多少書，只會拿鋤頭，有什麼能幹？你要加薪是應該的，要加大家都有，不應只我一個。」阿山頓一頓，又繼續說下去：「不過……。」

「有什麼話儘管說好了。你是想講『補水』津貼嗎？這個你放心，只要勤力做是不會吃虧的。」老闆用中指關節在辦公桌上叩打着、含糊地說。

阿山知道頭家擅耍太極，是條軟骨蛇，妄圖個別收買工友，破壞工友的團結，要提防他才好。阿山識穿老闆的詭計後，他不願再談下去。心裏盤算着一定要找那個在老闆面前搖唇鼓舌的傢伙算賬。

四

工作一天緊似一天。老闆經常到來巡視，也顯得很暴躁。對這兩天工友情緒的波動，他非常不滿，要阿苟監督得更緊。

阿苟陪着老闆，鑑貌辨色，小心翼翼地唯恐說錯話。

「我們的工作期限已到，現在展延一個月，到時不能完成要罰款，過一天要罰幾百塊，你知道嗎？」老闆盯着阿苟，慢吞吞地說：「告訴他們，大家要好好合作，頭家賺了錢不會虧待他們。要是誰想搗亂，工作不能完成被罰款，要他們負責。」說到最後一句加重語氣，只聽得阿苟心裏發毛，噤若寒蟬。可是老闆說完了話，却已離開工地去了。

五

一天炎日當頭，阿苟熱得周身發燙，勉强忍受口渴，看大家熱得提不起勁工作，心中有氣。阿樹去買了水來，只不過抽根烟的功夫，他已看不順眼了。

「阿樹，你這樣『吃蛇』，一個早上做多少工作？」阿苟劈頭地責備道。

阿樹不敢頂撞他。

「你要當心才好。」阿苟想借機會殺鷄儆猴。「工作做不開，近來頭家火氣大，常拿我來出氣。我要跟他說，用錢請人來『吃蛇』、談話，那裏還可以做工作？」

這一句，猶如一塊大石投入沉寂的死水，激起一圈圈的漣漪。工友憋不住氣開口了。

「阿苟，不要以爲你是『甲巴拉』就可隨便講話，說人『吃蛇』。我們這樣做還不夠，難道要拚了命才成？」一位工友說。

「有沒有『吃蛇』自己心裏明白。頭家說誰不要做『補水』、誰搗亂，叫他……。」

「叫他怎樣？」大頭打斷阿苟的話。

「滾！像你這種脚色，若是我做頭家早就踢掉你，那會留到現在！」阿苟現在是有恃無恐，準備拿大頭來開刀。

「哈，你憑什麼資格要我滾？」

「難道要向你『出字』（准證）才能要你滾嗎？上次老馬來礙手礙脚，我開口一聲馬上就去『吃自己』。」阿苟自鳴得意地說。

「我早料到老馬來人不做是你搞鬼的，現在你親口承認了，眞是沒良心。」阿山想起可憐的老馬來人，還有出糧那天被老闆責罵的事來，眞是怒火中燒，蔑視地說，「你這種人，只會拍馬屁，出賣工友，總有一天沒有好下場。」

「令伯的事不用你來管。你們這些害蟲，頭家早就點油做記號，遲早要你們滾蛋，還在睡覺！」阿苟狐假虎威，儼然自己是老闆心腹。

「滾，哈哈！你以爲我沒地方去，留戀這份鬼工？等我要走的那一天，我一定要教訓你這『甲巴拉』。」大頭憤激地說。

「×你老母，別人怕你，我才不怕。你以爲大隻可以吃人？」阿苟悻悻然地罵起來了。

「哼，不敢？你敢罵人我就敢打，去找你的靠山來。」話沒說完，一拳已打在阿苟的臉上，阿苟猝不及防，嘴角已滲出殷紅的血絲來。

這一下人羣騷動起來了。

阿山就站在大頭身邊，趕緊把他拉過一旁。工友都放下工作來勸架。一場衝突就這樣結束。

事後阿山批評大頭說：「你太衝動了，就是打死他也沒用，只有給頭家笑。說到底他也是一個工友，有妻子兒女母親要養，只是給頭家利用而懵然不知。只有用事實的教訓他才會清醒過來。」看看大頭沒有反應，默默沉思，阿山又繼續說下去。「起初我也是很痛恨他，現在明白了，事情要靠講道理來解決，拳頭是不能捶倒牆壁的。」

大頭雖是氣憤不過才打人，但事後也覺得很過意不去，心裏很難受。

六

阿苟自從給大頭打過以後，再聽過一些工友的說理，態度大變，對待工友和善多了。

這樣過了一兩年。

這年頭老闆更加富有了，生意也做得大。阿苟雖被倚重，然而，已有兩個新人上來與他競爭，不像過去獨佔鰲頭、得寵於老闆。偏巧這時，他又不幸地病倒了。

開始阿苟常常曠工，這是以前從沒有過的事。據說肚子常痛。後來聽工友說是患上絕症——肝癌。前後繼續一年有餘。

有些工友去探望他，包括阿山和大頭。見到阿苟消瘦得不成人形，大家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憤，畢竟大家曾是同事一場；何況他後期人也逐漸轉變了。

當阿苟見到工友來探病，露出悽涼的微笑。當眞是悲喜交集。

大家相對默默無言，還是阿苟打破僵局。

「謝……謝大家……來…來看我，頭…頭家他……他就不曾…來……來過一次。還是…大……大家有心。阿…阿山，大頭……你們……也…也眞有心；過……過去的事……。」阿苟拚着一口氣講了一些話，只累得胸脯一上一下起伏着，再也講不下去。

「大家是工友，理應互相照顧。過去的事別再提了，我們也有不是。你身體不好，別講太多話。」阿山安慰他一番。

「我……我要講，不……不講死也不……不瞑目。過……過去，老闆剛下山，沒…沒經驗，我當……當拆舊屋『甲巴拉』，一……一木一板……一磚一瓦，都……都爲頭家愛……愛惜，築……築路也……也爲他賺了大……大

錢，可是，現……現在……他發達了，發…達…了，一點良……良心都沒有……。」阿苟感情激動，胸脯劇烈起伏，好不容易喘過一口氣。阿苟嫂趕緊給丈夫按摩胸口。

她顯得很憔悴，閃動着一雙紅腫無神的眼，幽幽地說：「我眞沒想到，頭家是這樣沒有良心。阿苟因積勞成疾看醫生，公司沒給錢，病了這樣久，坐吃山崩，家裏一點儲蓄也用光了，親戚朋友借多了不敢再去，他要我向頭家去借，第一次開口借三百，勉强拿出一百；第二次借，推說沒有錢，改天再來。最後一次由頭家娘出面，拿一百塊錢給我，說：『以後不要再來，借多了沒辦法還，橫豎阿苟不能再來工作，就當作送妳算了。』我拿着一百塊錢，眼淚簌簌地流下。」說到傷心處，阿苟嫂眼眶早已模糊、泣不成聲，撩起袖管一個勁地拭擦。

工友們聽罷都感到自己的鼻子有點酸，體內熱火如焚。

過了一些日子，傳來阿苟的死訊——他終於含恨而去，走完了一條分歧的路，至死才醒悟，明白了好歹都是工人一家親的道理。這血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牛津大學出版巴基斯坦詩集

艾　常

卡拉奇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最近出版了一本詩集《巴基斯坦三詩人詩選》（Wordfall—Three Pakistani Poets），由卡林姆·奧瑪爾（Kaleem Omar）編纂。

三位巴基斯坦詩人是：陶菲克·拉法特（Taufiq Rafat）、馬基·古列西（Maki Kureishi）和卡林姆·奧瑪爾。他們都是用英文寫了這些詩的。

詩作內容，包括三位詩人就本國所見所聞的事物，分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各自的看法，抒發各自的感觸。

陶菲克·拉法特寫的題材相當廣泛，從《蛇》、《松鼠》寫到《被打傷了腦殼的男孩》。在他的一些字裏行間，流露出詩人對窮苦無告的人們的同情與憐憫。

卡林姆·奧瑪爾的詩作風格，則又大大不同於其他兩位寫的一般方物人情，他反映了現實社會的問題或時事。例如《未曾確實發生》（It did not Really Happen）是寫孟加拉的誕生，《葬禮》（Funeral）是寫巴基斯坦前總理的逝世。

外國文訊

黃媽

陳不諱

這是一間只有五十方呎的木屋。門關上了，唯一的一口窗也關了。都關得緊緊的。同時爲了節省電力，白天不開燈。但，木屋裏的人家習慣了藉着從板縫鑽進來的日光，孜孜矻矻地勞作。

「你們要吃多少碗飯？則管說，能吃多少便說多少！」黃媽朗聲對三個孩子說。

三個孩子住了手，吃驚地看着媽媽。今天有鷄吃，儘管只有半隻，而且還是雪鷄，這也夠三個孩子開心的了。這時聽見媽媽問他們吃多少碗飯，聽媽媽的語氣，是隨便他們吃多少。對這，三個孩子第一個反應就是吃驚，這太反常了。孩子們担心媽媽的病又發作了！他們長期來都是吃不飽的。幾天前，叔叔們送來了二十斤米，兩小罐生油，孩子們吃飯時還是不能吃飽。他們沒有問媽媽爲什麼，他們知道，媽媽不一定會給他們答覆。媽媽常常是這樣的，她不愛說話，愛沉思。以前，媽媽還愛自言自語，說話間淚流滿臉。近幾個月來好一點，少了自言自語，少了流淚。可是有反覆，不久又壞了一點。到了最近幾天，媽媽好得多了，多點跟孩子們說話。即使這樣，孩子們也沒有問媽媽，他們心裏明白，他們太清楚捱餓的滋味了，米缸有米也要留着吃，慢慢吃，吃不飽也總比餓肚子好得多。前天，昨天，孩子們也吃不飽呢。孩子們知道，媽媽有病，而且，媽媽比他們吃得更少。

「今天開年，大家都吃飽一點。」黃媽見孩子們沒開腔，給做了一句說明。

對的，這天是農曆年初二。習俗上，年初一是吃素的，年初二才吃葷。這叫做開年。

黃媽不待孩子們回答，自己先替他們安排了：「阿玲兩碗，阿海是男孩子，要吃多一點，三碗吧。阿珍吃得少

一點，碗半吧。兩碗、三碗、碗半，總共是六碗半。」

平時，阿玲吃大半碗，阿海吃一碗多一點，阿珍吃半碗。阿玲十一歲，阿海十歲，阿珍六歲。阿海吃得比較多，那是因爲他的食量確實比較大。黃媽也只是吃一碗。

阿玲接口說道：「媽媽也吃三碗吧。」

黃媽搖搖頭，笑道：「太多了，一碗半夠了！」

黃媽量了米，開始煮飯了。孩子們也繼續做手作。黃媽臉上帶着笑容，孩子們也哼着無名的小調兒。孩子們的工作是枯燥無味的，通常一做就是幾小時。他們做的是膠花，工序很多，要串上葉和花，要拔去「碎口」（註），做完一四四枝才不過三元多。黃媽和三個孩子從大清早到入夜不停手的做，頂多只能做兩籮即二百八十八枝，掙得七元左右。孩子們誰願意沒日沒夜地做這樣枯燥的工作呢？這個山頭是貧苦人家聚居處，周圍都不是好地方。但阿玲等三個孩子時常想着外面。一天之內，他們唯一能夠離開小木屋到外面蹓躂一下的時間，是在午飯後。那時間也不夠半小時。晚飯後，外面已經漆黑了。這個木屋區有那末幾盞街燈，然而燈光昏暗。晚飯後，媽媽讓孩子們在家裏休息一會，便又開始聚向微弱的燈光下埋頭工作了。孩子們大抵由於心裏高興，今天一連做了好幾小時，還是精神旺盛。外面也是比平時熱鬧的，大年初二嘛！許多孩子在嬉戲，有的在玩舞獅，用一個紅色的水桶做獅頭，把一塊花布繫在水桶上，作爲獅身，一個銻盆就是很好的鑼鼓了。他們玩得可高興哪！此地禁止燃放爆竹，但這些孩子自然有辦法偷偷地弄來幾枚，數量不多，偶然一兩聲砰嘭也平添不少歡樂的氣氛。也許是「山高皇帝遠」吧，燃放爆竹的孩子們沒有什麼禁忌。阿玲、阿海、阿珍三個孩子自然也是心癢癢的，不過他們想着一會有鷄吃，還可以吃飽飯，心裏便夠舒服，沒有其他別的餘憾了。

是吃飯的時候了，周圍漸漸安靜下來。小屋子裏也到達歡樂的高潮。孩子們像參加一頓盛宴那樣，首先是洗臉洗手，把衣服檢得整整齊齊的。他們還要梳理一下頭髮。阿玲一邊替阿珍梳頭，一邊說：「以前爸爸帶我去酒家飲酒，出門之前，也是要這樣準備妥當的。」其實，去酒家飲酒的經驗，阿玲只有過一次。

然後，他們把桌面收拾得整整齊齊。如果有枱布，他們還會鋪上枱布哩。那碟鷄還沒有上桌，孩子們已經把碗筷擺好了。

「一會兒我們以開水代酒，先不要吃飯，好不好？」阿玲提議說。「在酒家飲酒也是到最後才吃飯的。」

阿海立即反對：「吃飯便吃飯，要喝開水，吃了飯再喝。」他的肚子早已餓得咕咕作響。一陣陣鷄的香味飄過來，也是使他感到難耐的。

阿珍當然贊成阿海的意見。

阿玲以行動表示——黃媽把那碟鷄捧上桌子的時候，阿玲第一個拿着碗子去盛飯。

黃媽把電燈開了。於是，小屋子裏節日的氣氛更加濃郁了。阿珍更加像「劉姥姥入大觀園」似地，很有目不暇給的感覺。對她來說，這間生於斯、長於斯的小屋子，從來沒有現在這麼可愛、這麼動人！

以往，這家人是到了夜晚入黑，看不見東西，沒法繼續做手作的時候才開燈的。

一家人高高興興的吃飯了。他們高興，不僅由於有鷄吃和可以吃飽飯，更爲了另一個原因：孩子們看見母親的笑臉，母親看見孩子們的歡顏。這般笑臉歡顏，比鷄更使他們動心。

飯煲裏的飯轉瞬間便給吃了一半。桌子上那碟鷄卻像在變魔術似地，還有三分之二。這是由於大家都不願意多吃。

突然，有人拍門。黃媽變了臉色。

「誰呀？」阿玲叫道。

「請開門吧，我是來給黃媽拜年的！」拍門的人的應聲。來人是個女的。

黃媽仍然一臉緊張，她立刻放下碗筷，蹲下來把散亂在地上的膠花塞進床下去。孩子們也來幫忙。

「媽，那人是來給你拜年的。」阿玲提醒說。

黃媽沒有停手。她清楚記得那些戒條，其中有一條就是：不得再做工作掙錢，否則便要在公共援助金裏扣抵。黃媽一家能領的公共援助金不過二百二十元，一家四口，實在不夠生活，這才迫得向工廠接些膠花回來做，天天像做苦工那樣，一個月也掙不到二百元，如果要扣除這筆錢，能夠領的公共援助金就不到二十元了。工友們曾經好意地囑咐黃媽小心，接受公共援助之後，有關的衙門是隨時會派人來調查的。事實上，在申請公共援助金期間，黃媽便曾經接受過多次調查，雖然最後是獲得批准，但黃媽經不起長期精神緊張的折磨，病情又再度嚴重起來。批准之後，還不見有人來調查，不過，黃媽也是要待十天之後，才得首次領取援助金。

阿玲看見媽媽沒有反應，便再度提醒說：「媽，那人是來給你拜年的。」

拍門聲又響起來。大抵門外那人是等得不耐煩了。

黃媽連忙加快手脚，把膠花都塞進床底去了，才鬆一口氣，如釋重負地站起來。她喃喃說道：「拜年，拜年，爲什麼要來拜年，那是來吃人的，對了，不僅要吃鷄，還要吃人，吃阿黃，吃阿仁，吃人！吃人！」

阿黃是黃媽死去的丈夫，阿仁是黃媽死去的長子。

阿玲、阿海和阿珍看見媽媽又語無倫次，不禁害怕起來。外面那人又拍門了。這趟，阿玲也罵起來了：「早不來，遲不來，偏要在這個時候來！」小屋子裏的歡樂氣氛都給破壞無遺了。阿玲老大不高興地跑去開門。這時，阿玲等三個孩子根本沒有理會到那個來給媽媽拜年的人會不會給他們派「利是」，他們只是希望，早點把那人打發走，讓媽媽再次高興起來，一家人繼續高高興興的吃飯。這個新年，孩子們接過幾封「利是」，一封是媽媽給的，其餘的是相熟的鄰人給的。孩子們把「利是」都交給媽媽保管了。

阿玲開了門，門外那個女人拿出一個證件來，說：「我是社會福利署派來調查的！」說完，便逕自走進小屋子來了，威風凜凜的。

這個女人大約三十多歲，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大嘴巴上塗滿口紅，身上穿着西裝衫裙，手裏挽着一個大手袋。她踏進屋裏，便瞪着眼，張着大嘴巴，嘖嘖連聲地說：「哎喲，確實是眼見爲眞，什麼困難呵，急需援助呵，還吃鷄哩！」接着在家裏走了幾步，看準了，一手掀開米缸的蓋子，探頭看看，於是，又嘖嘖連聲地說：「半缸大米哩！」當然，端端正正地放在一旁的那兩小罐生油也輕易地讓她看到了，這下子，那嘖嘖的聲音更是一串串的自她的咽喉裏直衝出來了。

她嘖一聲，黃媽心裏便跳一下。

那個調查員自她的大手袋裏拿出一個「快勞夾」來，裏面是一叠調查表格。她在其中一張表格上填寫了好一會。之後，事情還沒有完。她走了一個圈，突然彎下腰來，在床底下掏出黃媽和孩子們收藏在那裏的膠花來。

她又飛快地在調查表上填寫着。她一邊寫一邊搖頭。

黃媽的腦袋裏轟轟地響着，眼前金星亂飛。

黃媽也不知道那個調查員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她呆呆地獃在一旁，口裏喃喃地說着孩子們聽不懂的話，淚如泉湧。孩子們叫她，她也渾然不覺。

黃媽的病情急劇惡化了。她瘋了！

五年前，黃媽便有點不正常了。她的不正常，打從五

年前那不幸的一天開始。那一天，黃媽一如常日那樣和丈夫阿黃與長子阿仁一起在建築地盤做工。他們都是建築工人。那天之前的連續幾天，都下着傾盆大雨。那天也不是完全放晴，還下着陣陣微雨，但手停口停，工人們都照樣開工。他們是繼續拆卸一幢舊樓。工人們都互相叮囑。危險是明顯的存在的。那幢舊樓的結構已經不穩，加上經過幾天豪雨的摧殘，更使它搖搖欲墜。那天開工不久，慘劇發生了，有一堵牆突然倒塌，工人們避無可避，阿黃、阿仁和另一位工人當場被壓殞命。事發時，黃媽在另一邊工作，倖免一死。她目覩兩位同甘共苦的親人突然遭難，大受刺激，此後，精神便有點不正常了。她沒有在建築地盤工作了，轉到工廠做雜工。她天天如常返工，如常買餸菜回家，如常照料孩子。工作的時候，她一言不發，只是苦苦思念死去的丈夫與長子。日子久了，她的病更加嚴重了。甚至在工作的時候也喃喃自語，說話是含混不清的，激憤的時候便揑緊拳頭，悲傷的時候便黯然流淚。終於她給開除了出來。黃媽繼續找工作，她記得家裏還有三個幼年孩子，他們要吃，要穿，要住，要讀書。問工的時候，她是正常的，由於她長得粗壯，又沒有什麼要求，工廠都樂於僱用她。入廠工作之後，她的精神病便漸漸顯露出來，於是工作又幹不長了。她輾轉於工廠大門之間。幾年後，她迅速地衰老了，瘦弱了。她仍然盡她的能力照顧三個孩子。三個孩子也沒有讀書了，在家裏做手作，幫補家用。一些舊工友可經常在關心她，每隔一段日子便送來一點金錢與食物接濟他們。這時候，沒有一間工廠願意僱用黃媽了，有的是知道她有精神病，有的不知道她有精神病，卻不願意請這末一個又老又弱的「阿婆」做工。幾年前阿黃與阿仁在工地身死，公司是有一點賠償的，扣除了殮葬費，加上幾年來的使用，雖然節省，也早已分文不存了。工友們替黃媽申請「公共援助」。據說，「公共援助」是政府對於急待援助的人們的一項救濟。黃媽一家還不算急待救濟嗎？結果，經過一番十分繁瑣的調查，社會福利署批准了黃媽的申請。黃媽一家四口，住的木屋月租二十五元，每月得到的「公共援助金」是二百二十元。

一連串的調查、審核，批准之後，「援助金」分文未領到手，又要竟日担心調查員的突擊「訪問」。黃媽的病情能不加重嗎？幸虧年廿九那天，幾個工友到訪，送來白米與生油，送來眞摯的關心，這才使黃媽得到一點精神「治療」，病情有了好轉。想不到調查員在年初二便奉命「拜年」，使不堪一擊的黃媽在狠狠一擊之下不能不全瘋

了。

正在這個時候，那幾位在年廿九曾經送來白米、生油的工友再次來了，他們是眞眞正正來給黃媽拜年的。他們還帶來另外的二十斤白米，還有臘味。可是，黃媽瞪着眼，認不出他們來了。久久盯着工友們帶來的白米、臘味。驀地，她把那些白米與臘味都擲出門外，一臉悲愴地對鋪滿一地的物品大呼大叫。然後，她回過頭來，跪倒在工友面前，流着苦淚哀求道：「你們不要爲難我們吧！饒饒我們吧！我們不敢了！饒饒我們吧！」

工友們已經從阿玲口中了解到調查員來「拜年」那回事，他們十分憤慨。他們扶起黃媽，這樣對黃媽說：「黃媽，你放心，我們會幫你的，我們一定會幫助你解決困難的！那些事情，你就當是做過一陣噩夢，讓它過去吧。」

註：膠花、膠葉等給啤機啤成形狀之後，往往連着一些需加去掉的多餘膠片，叫做碎口。

《大白鯊》作者新作《深深深》又告暢銷

華　茵

曾經寫過暢銷書《大白鯊》(Jaws)的美國作家彼得・賓治里（Peter Benchley）去年又寫成一部小說《深深深》（The Deep）。該書精裝本去年五月間一經發行，就賣出了二十萬册，而普及本初版且於去年四月間售去一百五十萬册，出版商旋即再版二百多萬册。

這本小說雖與《大白鯊》一樣，也是描寫有關海上遇險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深深深》寫的是一對正在歡度蜜月的夫婦在百慕達近海的沉船中發現寶物和鴉啡，他們喜出望外地滿以爲伸手可得。不料一羣歹徒早已在那裏垂涎三尺了。從此這對夫婦和歹徒之間展開了一場奪寶之爭，幸而潛水專家及時援救，使該對夫婦得以脫離險境。

和《大白鯊》一樣，小說《深深深》也被製片家看中而加以改編拍成電影，並於今年六月間在美國上映，七月將運往日本和本港獻映。

外國文訊

二房東與三房客

懷焰

林立的大厦，擠迫着都市的夜。一個個窗子，張着口，吐出白色的、黃色的、藍色的各色的光，像在吐着廢氣。

陳沛生夫婦都有點煩躁地瞪着螢幕，透過藍色的鏡片，一道藍色的光路，穿過他們白皙的臉，霸氣地橫貫這狹小的房間。「嘿！這般苦鬧，不看也罷！」陳沛生倏然站了起來。

「轉到另一個台吧，英文台正播映一部英語長片。」手中拿着一瓶眼藥水的陳太太說。「反正，還輪不到你洗澡……。」

「陳先生——」有人敲門：「你們的水燒開了……。」

「呃，謝謝。」陳沛生拉開門走出去，二房東馮太太正陷在一張——唯一的一張大沙發上看電視，她不時發出哈哈的笑聲，搭在肩膊上的毛巾隨着她滿身的肥肉抖動着。

陳沛生走到厨房，厨房正燈火通明，四個爐子都在燒水。要「排長龍」了。陳沛生嘆一口氣，隨手關掉了石油氣爐。扭轉頭看看，浴室的門依然關閉着。他知道是馮先生在裏面「嘆」報紙。還有，馮太太的水桶已擱在門外「留座」。

「唉，十一點鐘了。阿馮還留在浴室裏面？」陳太太問。

「倩文，我們這個浴室，比旺角還旺，就是下一場，也沒有我們的份兒。」

陳太太閉着眼睛苦笑：「我們出去工作的人，迫不得已，才要待放工後擠在這個時間洗澡；可是，馮太太在家享清福，也要等到這個時候來湊熱鬧。眞氣壞人。」她搖搖頭：「爲什麼她不爲別人着想一下？」

「哼，你眞天眞！爲別人着想？馮太是這種人？我們也沒有發言權，包租婆的威風誰不知道—愛怎樣就怎樣。」

「爸爸，我要打電話！」傳來一個小孩的叫聲，是馮太太的兒子阿寶：「我有兩條算術題，要問問豬仔。」

「看，我們的電話機又忙啦！」陳沛生邊說邊拉開門，只見尾房的朱小姐正拿着電話筒，那艷紅的唇膏快染到話筒上去了，那一雙還沒洗乾淨的沾着各色化裝品的眼睛，眯眯地，和笑得上彎的唇，在臉上劃了個圈。

「阿寶，你眞不通氣……。」阿馮扔下報紙，對兒子說，那雙眼却從朱小姐的臉移到她那裹着半透明睡衣的身上。

朱小姐很識趣，連忙放下電話筒。「叮」一聲，陳沛生鄰房的徐太太已聞聲衝了出來。

「阿寶，你跑到哪裏去了？你不是要打電話嗎？」

「乖，阿寶，先讓我打一個電話去掛號，我們的玉瑩病了。等一會兒，我請你吃雪糕。」

此刻，浴室的水聲已漸漸減少，馮太的香浴近尾聲了吧？陳沛生一手抓着內衣褲及毛巾，一手提起水桶，向浴室匆匆奔去。「砰！」迎面撞來的是另一隻水桶，陳沛生抬頭一看，原來是朱小姐正從厨房及時趕到，她的另一隻手，還提着噴煙的水壺。「對不起。」她嬌媚地一笑，「我趕着赴約。」

「啊——不要緊。」陳沛生只好退回去。

「哎喲！陳先生，你眞冒失，看，你的水桶又撞到我的杯櫃了。你的桶是鐵做的，我的杯櫃是玻璃做的呀！」馮太失聲說。

陳沛生一肚子氣，大脚踢上房門。「嘩，嘩，好痛！」他彎身，摸摸脚趾。

「算了，先躺一下。浴室空了時，我告訴你。」

陳沛生的確十分疲倦，想到明天在銀行的緊張工作，更加心煩。但是，渾身是汗，怎也睡不着。「喂——爲什麼馮太對朱小姐特別關照，對我們就板起臉孔？你好像和他們不大談得來……倩文。」陳沛生口裏不說，心中却道，假如你和他們的關係搞得好些，可能會方便點。

陳太太看看倒在床上的丈夫：「朱小姐是很會討人歡心的，她是化粧小姐，說的話又香又甜。還有，她就愛一包提子、一包點心的送給阿寶。她知道馮太愛打扮，常常免費替她化粧，馮太最貪小便宜，自然對她另眼相看了。阿陳，你知道，我不喜歡這一套。而且，我們依時交租，盡了義務，用不着巴結她啊！包租有什麼了不起！」陳太

憤憤不平地說，擲下了拿在手中釘鈕的襯衣。

「好啦，算啦。洗個澡要等兩個小時，要是拉肚子，那怎麼辦？」

「你問我，我問誰？阿陳，你別以爲我好受，每天進廚房做飯，都要看她的臉色，她就好像是個監官。」

睡眠不足，陳沛生回到銀行還是張不開眼睛。突然，他接到一個電話：「沛生，你家沒有什麼事吧？昨天晚上，我打了許多次電話給你，老是打不通。……不是，不是我的病有變化。是你的弟弟要從倫敦回來。今天下午二點鐘飛機到港，我行動不便，你父親又剛去了澳門，你快請假去接他吧。」是陳沛生的母親。

陳沛生又喜又急，喜的是久別十年的弟弟回來了，急的是已經十點鐘，未知是否可以獲得准假。

「請假？不行！爲什麼不提早說？你看，每個同事都這樣忙，你怎可以走開？」主任一口拒絕。

只好向太太求救啦。但是，太太是公司裏的「一腳踢」女秘書，她的老板又經常外出，她總不能關上公司的大門，一走了之的吧！

「奶奶也眞糊塗，昨天晚上，爲什麼不打電話告訴我們？」陳太太埋怨地說。

「哎喲——我的好太太，我們那個電話接不通呀。我媽還以爲發生了什麼事。哼，不是朱小姐電話傳情，就是馮太的『雀友』電話組局，不是阿寶借它找人問功課，就是阿馮跟人談『馬經』。太太，你說，現在該怎麼辦？」

「我說，早點找地方搬出去……。」

搬出去？對！另找一個地方，反正每個月要付三百多塊，困在「白鴿籠」裏既諸多不便，兼要受氣、看人家臉色。怎能不搬走呢？唔——今天晚上回家跟太太好好商量。

「聽朱小姐說，馮太每月的大租是柒佰捌拾元，我們的月租是三百二十，徐先生兩人月租二百五，朱小姐月租二百，不包水電。他們自己住一廳一房，不用交租，又便宜又自由。我看，做三房客倒不如做二房東。我們也去包一層，好嗎？阿陳……將來，我們有了小寶寶……」陳太太沒有說下去，她覺得有點委屈，因爲房子小，他們決定暫不生育。但是，她是多麼渴望當媽媽呀！

陳沛生很明白妻子的心意，看看這個八十平方呎的房子，眞的無法再放得下一張啤啤床了，除非買一個籃子，

把孩子吊起來。

「唔，我月入一千二百，你月入六百五十，加起來還不夠二千元。也許包一層面積不多的小樓還可以。倩文，現在差餉又增加，大租也不會便宜。是的，做二房東比做三房客好，看馮太多舒適寫意。哈哈，到了那個時候，你的三房客說不定還會一包提子一包點心送給你的小寶寶呢……哈哈……。」

「去你的，我又不是貪便宜的小人。」

「陳太，你又忘記關掉廚房的電燈了。」馮太太在外面喊。

「我看見阿馮要進去的。」陳太太生氣地對丈夫說，並且爬起來。「難道看見他要進去，我也要把電燈關了？」

「你已換上了睡袍，不要跑出去，別管她，反正我們要搬走。」陳沛生突然變得堅決地說。拉住了妻子。

通過經紀的介紹，陳沛生終於租了一個小小的單位，是在深水埗。三房一廳，都是袖珍型的，大租要八百元。夫婦倆算一算，自己住一房一廳，另兩個房間租出去。大的一個可租三百元，小的也可租二百五十。自己只需付二百五十元。當然，加上水電費、電話費及管理費，比以前住那一個房要付出的費用差不了多少。但是，多一個小廳，不再那麼拘束，也可招呼招呼親友。

「我們那幾千元積蓄都差不多用光了。」陳太太有點心痛。

「舒適和自由就已值回票價啦！太太。」陳沛生靠在新置的廉價的沙發上，欣賞着這個佈置得頗爲雅澹的小廳，有點心滿意足。「呃——倩文，要寫幾張招租帖子了，你的中文字寫得比我好，你寫。」

「叮噹……叮噹……。」陳沛生正拿着晚報走向厠所。「噫！反應眞快，有人看房子來了。」

「阿陳，先在防盜眼看看。」陳太太在房中揚聲說。

一男一女，打扮頗整齊。陳沛生看了看，開門。

「這個窗子……？」女的問。

「這個窗子向東南，夏凉冬暖。」陳沛生記起了經紀的話，借用一番。「而且，我們這裏很清靜。」

兩人左看看，右望望，女的還問得很多，好像對這個房子有點喜歡。後來，兩人在房中低聲談了一會兒。

「陳先生，我姓馬。」男的開口了。「我們決定租這一間房子，明天就來交租，同時搬傢俬來。」

「好的好的，你明天一定來吧。」

第二天是星期六。陳沛生有半天休息。來看房子的人眞不少，但是，還沒有正式成交。已經是下午五時多了。姓馬的還不見踪影。這時候，有兩個男人，自稱是堂兄弟的來看房子。他們對那間較小的房子毫無興趣，看也沒有看一眼。「我們兄弟就在附近工作，這間房子頗合我們的心意。啊——還未請教貴姓？」年紀稍大的一個問。

「小姓陳，閣下……？」

「啊哈！陳先生，怪不得人家說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們也姓陳，陳先生原籍——？」

「順德。」

「哈！大哥！想不到大家眞是同鄉，住在一起更好啦。」年輕的那個說。他有一雙令人警惕的三角眼。陳沛生不知想些什麼，沉默了一會，說：「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不錯。」年紀稍大的那個人打斷了他的話，並且，掏出一叠鈔票：「月租是三百元？這裏六百元，一個月上期，一個月按金。」他含笑地遞給陳沛生：「請你點收。」

「哦——」陳沛生有點不願接受似的：「我還沒有買租單簿子回來……。」

「不要緊，就寫個收款便條好了，我們都是很隨便的。」

這兩人倒眞爽快。那個姓馬的，恐怕沒有什麼誠意了。陳沛生接過那六百塊錢，並動筆寫收條。

「陳先生，如果你有反悔，依例要雙倍退款，沒意見吧？」

陳沛生點點頭：「當然，當然……」

忽然，他聽見有人在開門，他想，是倩文放工回來了。告訴她這個房間已經租出，她一定很開心。

「阿陳，馬先生及馬太搬傢俬來啦！」

「啊！」陳沛生大吃一驚，只見幾件笨重而陳舊的傢具已被抬進來。

「喂！這個房子是我們租的，你們爲什麼把東西放進去？」那個三角眼的男人上前攔阻。

「你是哪一位？你怎麼有權過問？」馬太毫不示弱。

「陳先生，昨天你答應把這個房子租給我們的，所以，我們才搬來。現在這個人攔阻我們，到底是什麼意思？」

「馬太，眞對不起，我以爲你們只是說說，沒下定金，所以，才將這個房租給他們。」

「陳先生，是你親口答應呵，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我馬某人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姓馬的冷笑：「你以爲我說話不算數嗎？」

「阿陳，你已收了這兩位先生的租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陳太太已覺察情形不妙。

陳沛生急得滿頭大汗，也無心跟妻子細說，他陪着笑，對姓馬的說：「馬先生，我不是這個意思，請你還就一下，另找地方吧。」

「另找地方？那是你講的笑話！我連東西都搬來了，怎麼能夠往回搬的？」

「兩位陳先生，我們還有一個略小的房間，也很適合兩位住……。」陳太太說。

「不必說了，陳太，我們租的是這一個房間，另外的一個我們是不喜歡的。陳先生，不要忘記，這是你的收據。」

「那麼，你們叫我怎麼辦呢？你們誰都不肯相就一下。」

「陳先生，這件事只能怪你自己糊塗。這樣吧，我們是不會搬走的，你不是可以將他們付給你的錢雙倍奉還給他們嗎？」姓馬的做好做歹地說：「兩位就相就一下吧！」

「這……。」無緣無故損失六百元，陳沛生實在不甘心。

陳太太看看那兩個男人，不似善類，就將陳沛生拉到一旁：「算了，阿陳，破財擋災，我看還是賠給他們吧。」

兩個男人數完鈔票，悻悻然地走了。

「馬先生，你的房租？」

「哦，房租？有，有。太太，你把租金帶了來嗎？」

「哎喲，我忘了，錢放在奶奶處，我們馬上回去拿來吧。」兩人說着，一溜煙似的跑了出去，陳沛生想隨便留下一個也留不住。

當然，馬先生和馬太太並沒有再回來。陳沛生又要掏腰包叫人將那些破爛傢具搬走。幸好，那個較小的房間終於順順利利地租出了。房客是一位姓何的單身女子，在幼稚園任教。至於那個多事的房間，空置了一段時間，才由陳太太小心謹慎地租給一對姓胡的夫婦，他們有一個三歲的小女兒。

每一件事的起初，往往是逗人歡喜的。看來，兩個房間的住客還不錯。然而，漸漸地，何姑娘不再那麼「淑女」了，她經常夜歸，還帶着男朋友回來渡宿。胡太太的那個小女兒也不再「陌生」了，她經常拉開陳沛生的雪

櫃，隨意地拿東西吃。還有，她最愛拿着小刀，在牆紙上畫圖畫，寫A、B、C……。對於這些，陳沛生夫婦還是採取規勸與忍耐的政策。後來，胡先生胡太太、何姑娘及何姑娘的男朋友經常在廳中組設牌局大戰，有時候鬧到凌晨一、兩點鐘。陳沛生夫婦不得不對胡太太說：「對不起，胡太，我們這個廳太小，是不適合打牌的。而且，有朋友來訪時，坐坐的地方也沒有……。」

「哎喲——陳先生，我們會『抽水』給你的，又沒有冷氣機，花不了多少電費嘛。」

「不是這個問題，胡太，我們只是租那個房間給你。」陳沛生不滿地說，看看坐在沙發上削蘋菓的胡太太，不由得想起以前的二房東——馮太太。馮太太有幾分勢利，她却有幾分刁潑。「我知道，我知道！」她冷笑一下，對着自己住的那間房大嚷：「胡志聰，快拿掃帚來。芬女，還呆在這裏幹什麼，跑回房間去。怪只怪你的爸爸窮，哭什麼？哼，別說去包一層樓啦，現在是打回『麻雀』的份兒也沒有……。」

「阿陳，她這樣大叫大喊，眞會嚇壞人，唉——好像她是房東，我們變成了住客。」陳太太憂心地說。

「倩文，放心。他們是不敢再在廳中胡鬧的。」

陳沛生只說對了一半。不錯，胡太太他們再沒有在廳中胡鬧了。可是，更加變本加厲，胡太太索性把麻雀枱開在房中，日夜候教。只要湊夠人數，就打個不休。「房子租了給我，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陳沛生夫婦時常被「麻雀」聲害得睡不安寧。陳太太還患了失眠症，變得精神不振，身體衰弱。「這樣鬧下去，恐怕我要進精神病院了。叫他們搬走吧！」陳太太對丈夫說。

陳沛生看看妻子，憐惜地說：「看你又說些傻話了。別擔心，我會叫他們搬走的。只怕，只怕不合法例。」

「法例？那些法例有什麼用？我再也無法忍受了。」

結果，陳太太付出一筆搬遷費，「請」走了姓胡的夫婦。

「那麼，何姑娘呢？」陳沛生問。

「她？她總算依期交租。而且，姓胡的走了，一隻手掌打不響。暫時別管她了。」陳太太變得有點煩躁：「難道，再賠錢請她走？我們再也賠不起了。爲誰辛苦爲誰忙呢？就爲了住！阿陳，我們是簽了兩年租約的？」

「嗯。」陳沛生沒精打彩地倒在沙發上，電視台正播映「廣厦千萬間」的節目。「倩文，再寫幾張招租紙吧。」

汽水的風波

瞿明

一 彈跳的球

區兆財是極端惱火的，他把皮球彈來彈去，胡亂的向空中拋擲，可憐的籃球架便撞得壓支壓支地響。

——前所未有的掃興！活像在熱鍋上澆冰水，眞教人洩氣。你看，火辣辣的太陽掛在頭上，滿身滿臉都是汗，我們在籃球比賽中獲勝，可不該犒賞嗎？可是，班主任孫潔竟敢搖頭，說個不字！

眞白費了于景隆老師一番心事！

只是請飲汽水吧了，又是于老師提出的，然而班主任却擺出什麼勞什子的原則來……

「你們這一班，聰明、活潑、成績好，運動的表現頂呱呱，誰不把你們當心肝寶貝啊？誰不願作你們的班主任？」姓于的是何等重視中四甲班。

當然，論到于老師的相貌，眞是不值得恭維的，說話時，常常側斜着頭，脖子像給毛蟲咬，只廿多歲，便有禿頭的傾向，只得稀疏的幾綹頭髮遮着青黃的腦殼，渾身雪白雪白的，似乎鎭日躲在暗黑的角落裏。但，他有一種姿態是很夠雄性的：當他微微昂頭，從左上襟挖出錢包，掏

出鈔票付賬時，那個揮手的模樣與氣派，才稍像某一格式的男人。

上年度怎麼給孫潔那廝騙倒，全班一窩蜂都把她捧作神像似的：說她關懷學生、要求嚴格、有正義感……還不是個死掐着錢包的女人，要是關懷我們，就趕緊把朱古力、蛋糕、雪條向我們嘴裏送了。她只精於空洞的搬出過時的理論，理論能教人飽肚嗎？

「體育是講究精神的。」

「這是個充滿物質刺激的世界，我們應該學習免疫。」

「如果你們敲斷了對手的脚，再來比賽誰跑得快，那公平嗎？」

少噴唾液，我們要的是汽水。我們全體運動員都要求班主任表示態度呢。我們是勝利者，別人連諂媚的機會也擠不上，怎麼你連這點世故也不懂，順水推舟，意思意思嘛。——

區兆財在寥闊的球場上來回跑，沒多少人，澹薄的陽光把地面照亮，一個大大的黃金坑。他如同瘋子般亂撞，務必要把全身的精力都耗盡掉，球是空洞的彈跳着，忽快忽慢的，連他壯碩的身影，都捲在一片白光之中。

——打得一身臭汗幹啥？班主任還不是冷冷漠漠。她最熱中的就是照顧那些膿包傷將。

——打勝仗還不大高興，扯直嗓門的竟叫着：「下一次，再不許你們走旁門左道，打籃球是用體力、頭腦，怎麼要撞人踢人這麼下三濫？」

雷志輝偏偏在錯誤的時空裏出現，把姓于的話搬出來：「我們威水，老師請飲汽水。」

「是呀，班主任，請飲汽水！」

衆人附和着。

「于老師都說是本份呢。是先生的責任。」

區兆財最忘不了那一刻，孫老師的臉孔鐵青，兩頰的紅潮退的那末快。她烱烱的盯着遠方的于景隆，在搖頭。

那種決絕的動作是叫人吃驚的。許多失望的眼色，也沒能軟化她。

「飲汽水，又不是吃大餐！」蕭蕭索索間有人在嘟囔起來了。

「人家于老師多疼他那一班啊。誰考第一名就請他到一流酒店吃大餐，優異生就該學習上等人的生活方式，勤力讀書才有機會享福、做上等人。人家吃大餐，我們只是要求喝點汽水，已經低級許多了……」

「要是我們的英文科考得八十分以上，于SIR請吃朱古力呢……」

區兆財想：「爸爸叫我落街買餸，餘錢也要歸我的，姐姐叫我寄信，也要一塊錢慰勞，我們是你的班，贏了波，成績好，替你臉上貼金呢，你竟……」

眞是個刺心的對比。怎麼孫老師你這樣吝嗇呢？就因爲死掐那幾塊錢，你將永遠失去我們了……

二　低氣壓

陽光太猛烈啊。照得人頭部漲痛，像萬千的黃蜂儘往腦袋刺殺。眼前是一片昏黑，金的銀的小小底光圈不斷飛旋着，彷彿一大堆金子銀子都朝她的腦殼及軀體進軍。

孫潔摸着牆壁走，脚步忒地沉重，一班純潔的學生要易手了，姓于的在放慢性毒。何止他呢，周遭都像設置了極濃黑的夜幕，要障着衆人的耳目。

一個青蒼的男人，陰惻惻的站在籃球架下，直看着這邊起哄。

那片嗡嗡的人聲驅之不走，像鬼火的飄來泛去，她想想那羣學生貪婪而狡獪的臉孔，便夠傷心的了。因爲滿足不了慾望，孩子們都浮起失望而不屑的神氣，孫潔便深感着噬心的痛楚。

新一代落入僞善者的陷阱，在夜幕下迷途，即將被栽培成了獵犬，無目的地狂吠亂跑！

一開始便是陰謀。打量是贏了球賽，獎賞汽水那末簡單嗎？

「爲什麼只請第一名的吃大餐，要獎，爲什麼不獎一本書，一本字典？」

「如何看待失敗者？」

孫潔悲哀的思索着。

一次，走過甲班的走廊，老于那像含着痰涎頂混濁的聲音響起來：「你們一定要專攻我教的科目，讀得成績好，有巨獎。」

他「悲壯」的高舉手臂，身軀仍是屈曲着，激動的指指點點，像跳躍在半空的田鷄。

老師如此不足怪，但連一些低年級的小子也是老成持重的，老遠看見師長，趕緊拍攏雙脚——九十度鞠躬，擺出絕不誠懇的諂媚相。一大班學生簇擁着你，總是有目的。

「先生，上次測驗，我幾多分？」

「先生，我考試及格嗎？」

「欠那三四分，孫先生，好心你發發慈悲，加分啦，你……」

孫潔很艱困的進行教育：「讀書不是爲了分數的。」

「不計分，我也懶得温習囉。」有人鼓起圓圓的小嘴說。

爲什麼脚下的地全變成浮泥？我是站立不穩的——孫潔勉强撐持細瘦的身子。剛才那一課眞難挨啊。她正闡述體育精神，只是那羣學生都變了騷動的小鴨，坐在位子裏硬是不肯安靜。許多許多鮮紅的嘴都在一開一闔，露出悽厲的白牙，彷彿那些紅與白的東西都連成一排排了，「嗤嗤」的撲過來，揚起的是吱吱喳喳的議論——

「沒物質刺激，這世界不會繁榮。」

「辛辛苦苦讀書、工作，不爲報酬爲什麼？」

暗角還有某小童唱着：「做老千好過做皇帝！」

區兆財霍然而立：「照老師這樣說，比賽要打輸才有丰度，跑步要跑最後才算光榮啊！」

「呵，呵。」全班都笑了，是那末有默契的。不少學生都記得：運動場上，孫老師爲誰最起勁的鼓掌呢？就是那遠遠落後、快要吐白泡，還不知自量要跑畢全程的所謂「運動員」。

仰着頭，他們都笑了，紅紅的嘴，悽厲的白牙，一陣陣刺耳的笑緊壓着腦神經。

孫潔仍在艱困的拾級而上——

怎麼梯級這麼多，走也走不完，還是要走的，不過現時是氣得兩眼昏花，眞要歇歇了……

三　戲子

于景隆站在籃球架下，陽光太猛，他要尋求蔭蔽，免得灼傷皮膚。

他丁字脚的站立。人人該注重姿態，姿態須雅觀。說話時更該選擇最圓滑的語句，像濕軟的熱毛巾，燙在臉上怪舒服……

「呵呵呵，不相信中四甲班不落在我掌握之中，一班腦細胞還沒發育好的小孩，我治不了？哼！」笑着，他有一對鬼眼，深陷的窟窿，然後是地球表面似的臉皮，是那末巉岩起伏。

大多數人在幫助我，證明我那一套人生觀是正確的。你孫潔說個仁義道德嘛，就像小螞蟻在打噴嚏，有啥用？電視電影連廣告都幫助我，吃喝玩樂不好嗎？校長也是咱的同路人，他只認成績，成績好，就算把那些學生弄得皮包骨，也是甘願的。

小孩子最饞嘴不過。最實惠的事莫如令他們開胃，胃口大開必然開心，不是皆大歡喜嗎？動輒教訓別人，是最易傷害彼此感情的。

老于是下定決心了：一定要好好爭取中四甲班的地盤，跟他們直升至中五班，即儼然高級起來的了。因此，他們的英文科成績必須冒頭。

除了對學生利誘外，還須威逼，更要建立絕對的威信，孫潔這班主任，一定要讓位了。

得趕緊到教員室看看那些試題，預早有意無意的洩漏一些，還要加强測驗內容，譬如一週兩次，最好是一天一次小測驗……

眞是想得心花怒放啊。一名低年級學生走過來，囁嚅着：「于老師……」

「你又不及格哪，你你你……我什麼的面子也給你丟盡了。不好好學英文，你休想在香港地討衣食。」

大大的球場，高高的他，舞動長長的手脚，而那矮小的女童却瑟縮着，不敢仰視那極瘦削的臉。

「去。」姓于的揮揮手，像揮走一隻討厭的小蒼蠅。

對低班是不能不威嚴的。他是悻悻的搓着掌。然而，遠遠的竟出現一個黑點，雷志輝扒着八字脚的走過來，得趕緊微笑了，對十六、七歲的男孩子須用「軟功」。下意識的摸摸口袋，是我破鈔的好機會，得請那班魯直的球員喝汽水，還要加料慶祝……

他低下頭，垂垂眼瞼，作深呼吸。由小至大便是演員，現刻要培養的情緒該是滿腔的關切，洶湧的熱情，無盡的愛心……

于景隆主動的迎上前去，挺雪白的臉是笑着的，他一把搭上對方的肩膊，便挺友好的進行「循循善誘」——

「哎喲，你們的班主任又罵你們哪，喲，眞可憐啊……」

「我們讀書工作都是爲了獻身社會嘛，要建設更繁榮、美好的世界，那有什麼不妥？生物本能就是要活得好一點、更文明一點……優勝劣敗，赫，……物質享受是適應人性需求的，呵呵呵，人人有自由權利要求物質文明。……」

姓于的又在大幅度的側頭了：「當然，孫老師有不請你們飲汽水的自由，莫怪她，老師是能夠隨便驚動的嗎？但有些眞正體貼關切學生的老師可不同……」

「……」

他倆的影子漸遠。急呼呼的却吹來一片烏雲，天空像消失了總的能源，四週轉暗，球場已沒花亮花亮的陽光，且灰黑起來，像一塊骯髒的破布，兀自掩覆着地面。

一九七七、四、十七稿

睡

黃花

一

我每天睡覺的時間不少
早上上工時
在巴士上（嗯，多半是站着）
我睡二十多分鐘

二

中午飯後
坐在昏黑的樓梯上
我睡十多分鐘

三

放工了
在巴士上（嗯，多半是坐着）
我睡二十多分鐘
舒舒服服
噢，那是深夜
　那是做夢的時間
我也在做夢
夢見自己甜甜的睡大覺

四

還有
工作的時候
雙手在啤機進進出出
感受到那「牙齒」的鋒利
我仍然爭取
一分鐘一分鐘
斷斷續續地
睡

五

當然
每晚我還得睡五、六個小時
啊，到底我是睡的機器
還是機器或者什麼
使我這樣睡呢

釣魚的啟示

林楓偉

第一次跟朋友出海釣魚的時候，把魚絲弄到一團糟，越理越亂，朋友爲我解結，佔去大部分時間，我想這一天他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樂趣。

幸運的還是我，幾個人只釣到石狗公，我却釣起了一條六七兩重的石斑，第一次嘗到釣得魚兒的歡欣。

逐漸，學會了收魚絲，鈎魚餌，看水流，分辨各種魚上鈎時的感應。

有一回，四人在鯉魚門海面垂釣，其中一位女孩子是第一次到海中心釣魚。接近黃昏了，大家幾乎一無所獲。坐在船頭的女孩子忽然哇的一聲叫起來，手忙脚亂的往上扯，把一條石斑扯到艇上，魚跳蹦着掙扎，她無從措手去把魚捉住，靠別人捉起來把鈎鈎解脫，又是別人替她鈎魚餌。

這一天，她是我們四人之中的勝利者，首次出海，把我們三個老手壓倒了。

最近，一位朋友往菲律賓參加國際釣魚比賽，以天時地利來說，當地選手佔了優勢。本港釣的是深海魚，半斤到十兩已稱爲大魚了。菲律賓的淺海魚重達數十斤，力大和兇猛。比賽結果，朋友以一條五十餘磅的梭魚奠定勝利。

新手經驗不足，沒有顧慮，臨事反而果斷，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老手會在猶疑之間失去機會。但是，第一次出海如果沒有老手替你解絲和鈎餌，這條石斑不會落到你的手上來。

點化之功

阮妮妮

自知有女孩子的弱點，每在不以爲意之間，摹仿別人的某一件事，而這一事情在旁人眼裏於自己是很不相稱的。這樣的事情看也看過不少。昨晚才選出一位靚女，三數天後，我們女孩子之中必有一位改了髮型，梳了一頭靚女裝。明星穿的新衣，也成爲女孩子獵奇的對象之一。銀幕上漂亮的時裝，穿到寫字樓上班，然後，你不停的抄寫、打字、打電話、捧着文件來來去去，不消半天，你會感覺到便服的好處。

生活上的事情，不容易引起我摹仿的興趣。爲了要寫一點東西，而又感到連這點小東西都無法令自己和別人滿意的

時候，則很需要吸取別人的營養。

有時不敢妄自菲薄，自以爲還寫出一點味道，遇到高手文章，欽佩之餘，受了它的影響，一不經心，可能出現摹仿，這便失去了自己的風格。

任何的仿效，必然低於原物，這是取法其下；上乘的方法，是跳出仿效，文學中的點化，從前人的佳作中吸取養料，別創新的意境。

宋代詩人林逋的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從前人的詩句中改動兩個字，以「疎」影代替「竹」影，「暗」香代替「桂」香，其餘的字句都是照抄前人。這樣一改，被喻爲「千古絕調」，原來的兩句詩反而很少被人提起。這一點林逋是得自點化之功了。

在我想起來，沒有江爲原來的兩句，未必有林逋的後來兩句。摹仿固然是女孩子的弱點，當摹仿而比別人出色的時候，女孩子也容易驕傲的。

是不是說，上乘的摹仿，須出自點化之功？

朝族的梨子

張茅

在街頭的生果攤，發現荔枝與梨子同時上市。未到蟬鳴季候，早熟的「三月紅」已首先登場；荔枝是嶺南夏天的佳果，現在各種紛陳，正合時令。梨子不應在這個時候見到的，到了秋凉時分，街頭小販叫着：「有雪梨，有熱氣！」才是秋梨登場季節。

最近見到的梨子，產自長白山朝鮮族，名叫甜梨，果色脂紅，略帶象牙黃色，個子和色澤與蘋果相似，故又叫蘋果梨。

今年春天，到長白山下一帶旅行，在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住下來的幾天，我們天天吃到甜梨。甜梨肉嫩爽口，水份飽滿，它比其他梨子香甜。甜梨早有出口，這是我們到了產地才知道，過去沒有留心。離開延邊的時候，朝鮮族的朋友到火車站送行，火車開動的一剎那，把一個脂紅的甜梨遞到我的手中，低聲說：「明年夏天再見你！」

這個甜梨，陪着我們走了一段頗長的旅程。它生長在白雪皚皚的東北，長了一身厚皮，存放很長時間也不會變壞。去了皮，果肉依然異常爽滑。

從街上看到出售的甜梨，禁不住想記朝族的朋友，神遊於長白山。

春天，延邊漫山遍野梨花盛開，秋天，果實纍纍。我們在這裏吃到的甜梨是去年秋天摘下來，冷藏到夏天上市。果味稍遜於當地所吃到的鮮梨。

鴨寮街

阿也

鴨寮街並不養鴨，這是人們都知道的。

而且，一般的人都知道，那裏有專賣無綫電零件的攤子，也有人賣唱片、錄音帶、電視機什麼的。

總之，每天正午後，那一段街道就倏地喧鬧起來，那些唱機、錄音機、收音機，不論是新的舊的，都嘶破喉嚨一樣地狂叫，彷彿不這樣，就不能招徠顧客。

可是，除了這些，你可曾留意過，夾雜在這些電器、古玩攤的罅縫中，和擠在街道一旁，有一些更特別的小販？

一截原子筆，半本拍紙簿，再加上兩張殘破骯髒的雞皮紙，上面歪歪斜斜地寫着似通非通的字句：「中醫實學畢業，專醫難症」——這就是他的全部家當了。

看他那枯亂的長髮，蠟青而乾癟的瘦臉，人們是不難看出他是一個毒癖很深的癮君子。

他沙啞地喊叫着，柴枝似的枯手，在空中亂舞，也許他以爲這樣，可以吸引一些顧客。

可是，首先映入人們眼帘的，是他枯手上長長的指甲，鑲着十行黑黑的汚垢……。

這樣，又有誰願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給他呢？

可是，他也沒有餓死。每天下午，都在那裏賣他的「獨步單方」，已有不少的日子了。

而在大押店那邊，又蹲着另一個老者。

臉上，黝黑的膚色，龜甲似的皺紋，還有那一身開始發白的黑布衣褲，在在說明他是來自新界的農民，可是，他不販菜，也不賣米，擺在他跟前的是那幾棵茶苗，幾個蘭頭。

他彎着腰，低着頭，沉默得像塊石頭。

這沉默，彷彿也在向人們訴說，生活的担子，把他壓

得多重啊！

這地方的農田，本就遭到官家的漠視，水利失修，加上天一旱，就更難耕作了。

於是，他只能攀山越嶺地去找點野樹奇花，帶到市區來作盆栽販賣。又有誰知道他爲了那些古拙的茶頭攀越過多少陡壁峭崖呢？

而現在，他又要在這押店前苦候多久，才能盼待到他的顧客……

驀然地，街口的小販慌亂地在收拾攤子。

那慌亂就像浪濤一樣向前湧來！

「狗王，狗王，狗王來執貨啦！」前面的人一面忙亂，一面向後面傳達着那些狗王到來掃蕩攤販的消息。

一個滿頭灰髮的老婦，顫巍巍地執拾着她的「貨物」，那是一堆故衣，爛褲，沒有了底的皮鞋，斷了柄的水勺。少到這街道的人可能不會相信這些破爛東西竟是貨物，可以出賣。

廢物，擺到街上出賣；出賣的是這城市的貧困啊！

推小車賣魚蛋的小販却朝她說：「急什麼？你過七十五啦，給捕去了，也罰不得你……」

「你知個屁！給狗王執了，這些貨就給當垃圾散啦。……」她把那塊斑駁的大布四角一拉，成了個大包袱，往身後一揹，和青壯的小販一起，競着逃了。

美作家華拉斯夫婦的近作

寒濤

伊文・華拉斯（Irving Wallace）在過去二十年間，曾寫了小說及其他作品十八部，全都成爲國際性的暢銷書，最近他又以一本《R文件》風行華盛頓。這本書以內幕事實和小說構思結合在一起，揭露了美國國內保安工作的種種弱點。故事當然是虛構的，但却並不是不可能發生這樣一種情況，FBI的首腦和一個輕信的總統勾結，破壞國會。這小說在美國引起普遍的驚震。

華拉斯的妻子塞爾維亞（Sylvia Wallace）也是一個小說家，她在未跟華拉斯結婚前，就已是一個成名的雜誌作家，最近她以其第一本小說《泉》（The Fountains），跟丈夫一起名列暢銷書榜上，她通過五個不同的女人的經歷，寫出她們對青春的追求，對美與愛的尋求，結果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她們在一個美麗的溫泉休養地碰在一起，於是展開了曲折的情節。

外國文訊

新加坡河畔

康靜城（新加坡）

三月，赤道上的炎陽
燒灼了馬路的每吋肌膚
我來了，啊，新加坡河
多少發生在岸畔的事物
都將勾起我的懷思與關注
雖然我住在十多哩外
但一個河上的苦力的孩子
父親已把他對這水域的感情
完完全全灌進我的血管裏了

來到岸畔小販中心
賣水者端來一杯蔗水
一枝水草插進杯裏
就像一枝長櫓插進河的深處
是的，沒有這條河
多少島民與我或許永遠嘗不到
這來自鄉間的蔗水的香甜

不管你是我的同胞
還是你來自五洲四海
到來這裏，你一定要看看
看看這不寬也不長的河
漂浮着數也數不清的船
不——應該說是一百五十年來
日夜和苦力們相依爲命的大艟舡
是以座座雄跨的鐵橋上
佇立着白皮膚、棕皮膚、黑皮膚的
與無數不甚黑也不甚白　也許是
西來的混血兒的遊客　手持相機
對準每一艘船、每一片風光
貪婪地攝取河上的各種角度
但攝不到的是
這苦力之河的血汗史！

而河的兩岸
濃濃綠綠的樹陰下
或寬或窄的騎樓旁
賣報紙的、補鞋的、賣牙膏牙刷的
賣海狗油的、以及賣梳子、刀片和

剪刀的……
來自星洲市的小市民喲
此起彼落呼喊叫賣聲
這裏那裏，在擁來擠去遊客中
爭着拋售手中的各自一份希望
也教人帶多一點難忘記憶歸去

一箭之遙，那裏銀行大廈高高聳立
斜斜的倒影落入了波心
那些是成長的繁榮之樹
那些是外資在張牙舞爪呢
而柴船頭依舊、港仔脚也依舊
多少賣香煙、賣黑米粥、賣油煠粿
　的婆婆
一樣伴着孩兒孫兒們
在生活的綫上衝鋒陷陣……

大鐘樓上的幾聲鐘響
洪亮盪來，喚回我的遐思　我的激
　情
我也該上路了，但不管那時那地
只要血液奔流不息
每秒鐘的生命都將爲你祝福
爲你永不拋棄苦力同胞的河
歌唱！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五日

游民

（印度尼西亞）

黑白

晨光熹微
河岸起炊煙
頗費思量
浪漢以何填飽飢腸

他凝眸空茫
盤腿坐
捆煙捲
惦家園
溪水依然清涼吧
榴槤熟透嗎……
爹娘呵！兒欲歸

噎嚷起來了，那街道
思潮逆跌進身畔的背筐
再由不得自己了
一千個不情願
一萬個生之催促
揹起了那"伙伴"
今晨朝哪方向
始料不及呵
垃圾堆裏檢破爛
最怕返來時
"營幕"蕩平了

懲罰之劍

（印度）卡華渣・亞馬・亞巴斯 作
李 昕 譯

卡華渣・亞馬・亞巴斯（一九一四——）是印度旁遮普一種叫「烏杜」方言的作家，這種方言來源於波斯古語。作者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方言詩人哈利（Hali）。

作者以散文著稱，出版過二十多本著作，有一些已被翻譯爲各種不同文字。作者同時是雜誌專欄作家、劇作家和電影導演。

在《懲罰之劍》中，作者描寫一位老婆婆所講述的一段小故事，與中國民間傳說的「惡人遭雷劈」頗爲相似，但却饒有印度的地方色彩。本篇據英譯本逸譯。

——譯 者

進來吧，孩子，別站在外面雨下，這會使你感冒的。進來，在我這個窮老太婆的茅屋裏避避雨吧，等雨停了……

天神的行爲是很奇特的，孩子，不是嗎？看看這雨——從天上往下倒，這是使乾死的土地復活的雨！是雨使種子發芽，成長爲植物。是雨給予我們生命。沒有雨，我們就會全死掉的。不是嗎？但是，雨也能夠毀滅生命，洪水泛濫，苗子全都在水中爛掉，整個整個的村莊都會被憤怒的洪流冲垮的。雨帶來生命，雨也會帶來死亡，這就看我們自己的所作所爲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可能插下粟而想收得麥子。不是嗎？天神能看到一切，注意一切，當罪惡和邪念控制了人的靈魂時，懲罰之神就會射出義憤之箭，結束邪惡的主宰……

天神的武器是多種多樣的，孩子……但最利害、最可怕的武器是什麼？……

看，孩子，看外面，你看到那切開濃黑雲層的閃電嗎？這就是鋒利無比的懲罰之劍，是與邪惡作鬥爭的劍，用來毀滅罪惡和不潔不淨事物的劍。你難道沒見過那些壞蛋聽到雷響時害怕的樣子嗎？

這把懲罰之劍不是用鋼鐵製成的，孩子，鋼的劍也會生銹，劍鋒也可能會變鈍或折斷。但這把上天之劍却是由最奇特，最優質的材料製成的。人們傳說以前一個偉大的瑜珈僧做懺悔，連着做了好幾年，他露天坐着，雨淋日晒，皮膚剝落，肌肉溶掉，最後變成一堆白骨。懲罰之劍就是用這些堅硬、純潔、鋒利如鑽石的白骨製成的。

孩子，你曾聽說過雷劈毒蛇吧，可你想過這是爲什麼嗎？因爲這些有毒的醜惡爬蟲前世是害人、毒人的壞蛋，所以天神罰他托生爲蛇。而且雷電不但劈毒蛇，它也擊毀人類中那些不潔淨的、毒辣的、邪惡的壞蛋。相信我，孩子，天神看到一切，能看穿七層的石牆，天神絕不會被潔白的衣裳或高貴的頭巾所騙，也不會上錢財的當。天神的眼睛看透人心，看清躲藏在內心的腐爛的、虛僞的東西。而當懲罰之劍行動時，就算最粗最壯的樹，也會像蠟做的一般，被劍切開，直抵壞蛋的脖子。我知道的，孩子，因爲我親眼見過……

你們今天的少年人，上學，讀書，不會相信我這個無知的老太婆，你會說我瘋了。也許是這樣，但我以懲罰之神的名爲誓，我講的是眞話，如有一句是假的，讓雷電把我劈死……

我記不清是幾多年以前，——可能是廿年、卅年前，

我早就沒去計算日子了。但村裏一定有許多還活着的人可以告訴你，我講的這個奇異的故事，並非由瘋子編造的。如果你想看看，走出村外，在廟子後面，過了水塘，就看到那一截樹樁，就在田野中心，樣子像隻巨大的醜烏鴉，伸出一隻警告的手指，指向天堂。以前這棵樹大得可以爲二十個人擋雨，但是自從那一天之後，這棵樹連一片新葉都不長了，因爲懲罰之劍把在樹下避雨的四個人擊毀……

那是下雨的一天，就像今天這個樣，雨下個不停，水塘滿溢了，村裏與公路之間的小道都被水淹了。人只得走過田裏，那裏也成了很多小水塘。村外那些「不可接觸的賤民」住宅區中，許多茅屋倒塌了，一個出世還不滿二十天的嬰兒被壓死了……

原諒我，孩子，我老了，眼睛疼，直流眼淚……別以爲我在哭。一個像我這樣的瘋婆子，有什麼好哭的呢？

就像我說的，那是雨季，但是那一天却很特別，雨竟停了幾個鐘頭，引誘了不少人走出屋外去辦事。一些人到田裏鋤地，一些到鄰近的村子去趕集，因爲那天剛好是墟期。天空仍是烏雲密佈，到了下午，又是瓢潑大雨，在附近的人馬上跑回家裏，但有四個人外出辦事，來不及趕回家，一個一個地跑到這棵大樹下避雨。你可以說，這是命運安排他們到這裏來的。

你那時還未出生，自然認不得他們。但最低限度，你聽說過他們其中一個，他是我們村裏現在的地主的哥哥，叫哈曼少爺，一個高個子，寬胸膛，黑鬍子的英俊男子漢。他未婚，我們這一區有許多地主的小姐都希望能幸運地當上他的妻子。當他騎馬走過時，姑娘們都會躲在窗後窺望着。他也很會講話，聽着他的甜言蜜語就會中了魔道一樣地着迷……

哈曼少爺是地主之子，但他却對農民很仁慈、客氣，而且還很慷慨，所以人人都尊重他，把他看作是地主的模範。他很愛打獵，那一天，雨一停，他就前往湖邊打野鴨。路上馬兒因響雷受驚，滑倒在泥裏，折斷了後腿。少爺險裏生還，不忍看着馬兒重傷受苦，遂拔鎗殺了馬兒。正待步行回家，天又下雨，迫得躲到大樹底下來，他看到那裏早已有三個人，他們全都互相認識。

一個是村裏的祭司，瘦個子的婆羅門僧人，額上明顯地塗上他那最高貴的等級標誌。他被認爲是村裏最聰明、最有學問的人，因爲他背熟了全部經文。他只有一件操心事——如何使村民不背離信仰。一些從城裏來的改良者，在村裏宣傳反對世襲的等級觀念和所謂「不可接觸的賤民」

的劃分時，沒人接受他們的宣傳，那完全是因爲祭司的緣故。祭司把他們叫做無神者，趕他們出村。祭司自己是獨身的，但却很關心村裏的男女道德問題。如果看到男女青年站在一起談話，他就會氣得半死，叫村會懲罰他們。他一再反復說：「不能容許我們的孩子學城裏的壞樣。偷偷相會，談情說愛，就會播下罪惡的種子。」所以，再沒有男女青年敢於當衆交談，最低限度不敢讓祭司看到或聽到。

但愛情却是奇異的，孩子，愛情就是不聽祭司的，有一個姑娘就陷落到祭司常說的那個無底罪惡深淵之中。她叫蔡姐，是銀匠的女兒。村民很震驚地發現了這個「無恥之人」不單是犯了罪，而且還生下了罪惡之果。一個未嫁姑娘竟然生了個兒子，還厚顏無恥地哺養了他。媽媽哭着，叫着，咒詛她。爸爸毫不憐惜地鞭打她。祭司以地獄之火恐嚇她。村裏父老哄騙她，要她供出兒子的父親來。但蔡姐不肯說。她張開口時，只說：「不，不，我不會出賣他。我知道我犯了罪，你們可以懲罰我，可以殺死我，但我不會說出他的名字。」於是，由祭司建議，把這女人連同野生兒子逐出村外，成爲了沒有身份憑藉的人。後來大家知道，她在「不可接觸的賤民」區裏住下了。祭司知道時說：「活該這樣，因爲在神的眼中，罪人與賤民是一樣的……」

在樹下避雨的，還有放債人巫查。他不是我們村裏居民，只是由於村裏沒有放債人，許多人只得和他作交易。不論誰需要錢辦婚禮、葬禮或幹別的什麼時，他就借出錢，但要拿了人家的土地或珠寶抵押。不用說的，他收息很高，而且從貸款中預先扣除首期利息。這正如別人所說，貸款就是合該如此的。所以不但沒有人責怪他，反而都說他好，把他看作是虔誠的人，因爲他總是慷慨捐贈任何宗教慶典的。當他知道蔡姐被逐的事時，他祝賀祭司，並說：「我看你太心軟，太寬大了。如果在我們村，我們就會打斷她的腿，然後把她拋進井裏去。」

巫查還有一個特點，他總是穿着雪白的衣裳——就像剛從洗衣店裏取出來的，而且身上總有玫瑰花的香味。雖然有人說，這是因爲他身上汗臭很濃之故。不管怎樣，他自己常常愛說：「如果身體是潔淨的，心裏也是潔淨的；如果心裏是潔淨的，身體也是潔淨的……」

樹下的第三個人是村裏的低級收稅官。孩子，現在這些官員已失去了他們過去的光榮。但在那個時候，對村民說來，收稅官就是他們的皇帝、總督、省長。所有文件，土地紀錄，土地面積數字，交換、出售等全都由他一手掌

握。村民都是文盲，收稅官叫他們把手印打在那裏就那裏。他總是在這些方面方便村民，村民也酬報予他一點金錢。你也可以說這是賄賂。但是，孩子，他却被認爲是虔誠的人。長長的鬍子，一天五次在村裏的回教寺院做禱告。他曾到過麥加朝聖一次，並準備再去，所以與他打交道的人必須多付一點錢——幫助他籌旅費嘛！他有兩個老婆，年青的一個只有二十歲，比他第一個老婆所生的女兒也大不了多少。他對老婆都很嚴格，要她們恪守婦道，特別是對年青的老婆，更不許出門半步。他脾氣暴躁，有一回把紡織工人那亞打得半死，使可憐的那亞躺了整整的三天。他也鞭打過補鞋匠，只是因爲補鞋匠竟敢問他討補鞋的工錢。但要說明的是，收稅官只用這種粗暴方法對待低層的人，對地主及地主家屬，對放債人等却是十分尊敬有禮的。只要有官員從區裏來到村中，他都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款待他們。所以人人都說收稅官不但好客，而且與大官們十分友好……

樹下前後總共就這四個人，都在祈求快點停雨。天已黑了，電閃雷鳴。在閃電時，他們看到老鞋匠和那罪人蔡姐朝大樹走來，兩人都衣服濕透。雨越下越大，很明顯他們也是想到大樹下來避雨的。

孩子，我忘了告訴你老鞋匠是個仁慈的好人，臉上皺得像舊皮鞋一樣。他雖是個「不可接觸的賤民」，但村民都稱他爲老叔叔，大多數人從小就穿着他做的鞋。正是他，收留了罪人蔡姐。蔡姐被逐出村時，抱着兒子哭着走過賤民區。老鞋匠孤獨一個人，一隻脚已踏進墳墓了，他對蔡姐說：「女兒，現在你已成了沒有身份憑藉的人了，就留在這裏，和你這不可接觸的老叔叔賤民在一起吧。等你父親氣過了之後，我會去求他讓你回家的。」盲人只想要眼睛，溺水者抓緊一根稻草，蔡姐她只好住在老鞋匠的破屋裏了。當她父親知道後說：「這總比在街上流蕩做乞丐好。」因爲老叔叔雖是賤民，但也被認爲是虔誠的人。可是，也有一些屬於高貴等級的人說她該投河自盡，而不應住進賤民家裏。更有一些頭腦發熱的青年，想要放火燒掉老鞋匠的破屋，幸好家長及時制止他們。而且，天不停下雨，在家裏生爐子都很困難，更不用說放火燒屋了。

孩子，我不是說過，天神的行爲是奇特的嗎？使破屋倒塌的不是火而是雨。老鞋匠那天在店裏做鞋，蔡姐到鄰居那裏討草藥，因爲嬰兒發了高燒。東牆倒塌，屋頂下陷時，只有嬰兒獨自在家。當老鞋匠和蔡姐趕回家時，小孩已經死了。可憐的孩子，連一聲也沒喊，只是靜靜地死

去，就像他靜靜地生下來一樣。當蔡姐看到兒子死了時，她變得可怕地安靜，既無眼淚，也沒嘆息和哭泣，似乎她已變成了石頭。人們說因爲兒子死時她沒有哭，憂傷藏在心裏，所以就瘋了……

啊！我的眼睛眞不行了。等雨停了，孩子，給我帶點眼藥來好嗎？

我眞糊塗，說到那裏去了。我在說四個人看到蔡姐和老鞋匠朝大樹走來時，他們怕得要死。

祭司大叫：「老鞋匠，你沒看到你朝哪裏走嗎？站住別動！」

老鞋匠停了下來，他總是個「不可接觸的賤民」嘛，就算別人叫他老叔叔，他還是習慣於服從高貴等級的人的命令的。他合掌請求：「可憐我們吧，祭司，讓我們到樹下避一避雨吧，我們會離開你們遠遠的。」

老鞋匠說着就準備上前一步。放債人大聲喊叫：「不許動！這只是棵小樹，不是宮殿，沒有多餘地方給你們。」他轉向地主少爺說：「少爺，我們得趕走他們，否則我們會和他們死在一塊的，那眞是很危險……」

收稅官問：「什麼危險？」

祭司說：「你不知道的，我們的經文說雷劈罪人和不潔淨的人。他們一個是罪人，一個是賤民，如果他們走到樹下，雷聲一響，我們就將陪着他們一起完蛋了。」

收稅官趕忙說：「一定得設法把他們趕走！」

放債人同意說：「對，對，我們沒理由爲他們担風險。」

蔡姐定眼瞪着少爺，少爺冷得渾身發抖。老鞋匠看看蔡姐，再次請求祭司：「祭司大人，這可憐的姑娘再淋雨就會得肺炎的，她的兒子已經死了——我家的屋頂塌了。」

蔡姐仍瞪着少爺，少爺別開臉，自顧打開鎗，檢查鎗筒，似乎對這些話毫無興趣。當然了，他是地主少爺嘛，這些下等人的死活跟他有什麼相干呢？

當祭司聽到嬰兒死了時說：「讚美上帝——罪惡之種子已經消滅了。」

老鞋匠再次請求說：「對的，祭司大人，上帝所做的都是好事，過去了的已經過去了，做過了就算了，這就是爲什麼我要把蔡姐帶回她父親家裏去，孩子沒了，她如果通過潔淨禮得到潔淨就可以回家了。」

放債人說：「老鞋匠，那是以後的事了，但現在，你們得到別處避雨，這棵樹下沒地方。」

老鞋匠說：「老爺，你知道附近再沒有別的樹的。」

放債人決定解釋清楚：「你是老人了，說明白，我們不想害你。但經文上寫明雷劈像你們這樣的人，你看，雷響不停，我們怎能爲你們担風險呢？……」

他還在說，但可憐的蔡姐冷得發抖，像是着了魔似的一步一步朝他們走去。老鞋匠想拉住她，這時一下閃電，火光在他們身後，把他們照得如同魔鬼一樣可怕，緊接是一聲雷響，震撼大地。

祭司嚇得要命，大聲叫着：「少爺，你的鎗呢？別讓她走近來，看雷電在追逐她，否則我們要和她一道喪命了。」

少爺把鎗托起，但雙手哆嗦。蔡姐面對鎗口，發狂地高叫：「少爺！你早就害夠了我了，如果你開鎗，我還有什麼更好的要求呢？你開吧，開鎗吧！我可以跟着我的兒子走了。我的兒子，也就是你的兒子呀。」

他們都認爲蔡姐是完全瘋了。這時，雲層裏一陣暗響，似乎又要閃電了——懲罰之劍出鞘了！蔡姐離開大樹只有四、五步，少爺仍不開鎗。放債人高叫：「開鎗吧，少爺，要不，瘋子要累我們全都完蛋的！」

但孩子，誰能殺死神所保護的人呢？少爺還來不及開鎗，懲罰之劍已在憤怒行動了——一陣耀眼的閃電，從雲層直迫大地，老鞋匠和蔡姐都睜不開眼。接着一陣巨響，像是百鎗齊鳴，大地震動，老鞋匠和蔡姐被震倒在地，他們以爲要死了，雷劈了罪人……

但當他們睜開眼睛一看，大樹已被擊倒，樹下四具死屍，臉都燒黑了，但眼睛仍睜着，茫然不解地看看上天——鎗仍握在少爺手裏，但却像是蠟製似的，完全變形了……

面對着懲罰之劍，他那支鎗又能派什麼用場呢？一切都由命運安排，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知道，因爲我親眼看到……

可能你以爲這是瘋婆子亂說一通，但我發誓它是眞的，孩子……

看，雨小了。當你走出去時，別忘了到藥店，告訴店主說我的眼睛又疼了，直流淚水，請他給我一點藥。告訴他，是瘋蔡姐叫你去的……

什麼？你已經走了？……你聽到我說的話嗎？是的，沒有人肯停下來聽我說完我的話的。但你總該等雨停了再走呀……。

莎士比亞戲劇在日反串演出

艾　常

莎士比亞戲劇今春在日本大行其道，比起以往演出的莎士比亞戲劇顯著不同。其特點是：原劇的女角也由男演員反串表演。比方，演日本歌舞伎的一雙父子演員在扮演奧瑟羅和埃古的角色。另有別一男演員則扮演了莎士比亞戲劇中苔絲德夢娜的角色。

在四十一場演出的戲票開始預售時，劇院售票處竟排着二千三百人的輪候隊伍。僅一天之內，就售完六千張戲票。最好座位的票價達十四元美金。

善於反串女角的阪東玉三郎在飾演奧瑟羅唱出他的男高音時，全場迅即鴉雀無聲。

這些莎士比亞戲劇由松竹劇團獻演。該劇團一年前發現一個由六歲就開始練藝的歌舞伎男演員因扮演莎氏戲劇《麥克佩斯》的主角而備受歡迎，從此便決定上演由全部男演員飾演的莎氏戲劇。該團網羅了善於演十七世紀歌舞伎的著名男演員。上述父子演員便是其中兩位，做父親的叫尾上松綠，做兒子的叫辰之助。尾上松綠的父親曾於一九二五年參加演出最先在日本演出的幾部莎氏戲劇。

該團的監督人說：歌舞伎和莎氏戲劇都要求有較高的表達能力，兩者頗有相似之處，特別是兩者都有獨白這個特點，而由男演員來主演則更能愉快地完成這個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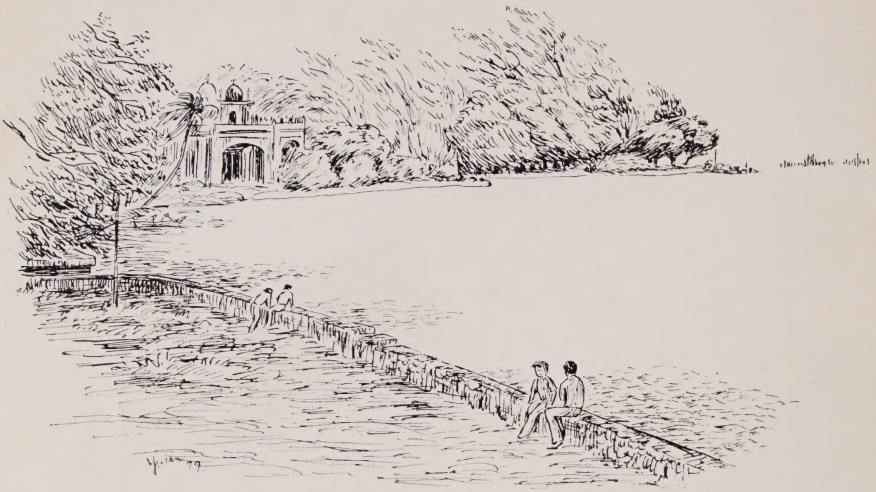
印度作協出版印尼詩選

禾　子

印度加爾各答作家協會(Writers' Workshop)附屬的「作家協會出版社」(Writers' Workshop Publication)最近出版了一本印尼詩選，內容收集了三個印尼詩人的作品。全書共一百二十四頁。譯者是澳大利亞人哈利・埃維林(Harry Aveling)。他從印尼文的原作譯成英文。這本詩集叫《阿爾朱納在沉思—印尼三位青年詩人》(Arjuna in Meditation—Three Young Indonesian Poets)。

加爾各答作家協會成立於一九五八年。成立宗旨之一是促進印度文藝作品的英譯出版工作。這個作家協會既是一個作家聚集討論文藝問題的場所，同時又是一個鼓勵以英語出版文藝作品的機構。它的出版重點放在印度人創作的文藝作品，外國人在印度的生活和文化的影響下寫出的作品以及外國作家所著與印度生活和文化有關的作品。

三個印尼青年詩人是阿卜杜爾・哈第(Abdul Hadi W.M)，達爾曼多(Darmanto)和蘇達爾齊・卡爾卓姆・巴支里(Sutardji Calzoum Bachri)。



蔴坡河口（速寫）　　育　杉作

蔴坡橋畔（速寫）　　育　杉作

海洋文藝

第四卷　第七期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NO. 3, ON NING LANE.
SAI YING PUN.
HONG KONG
發行：利源書報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一號
印刷：大新印
香港上環西
定價港幣一

3 1761 11926511 4